

學壽堂日記

章慰高題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一

民國十八年歲次己巳二月十日，即廢曆正月初一日丙戌，上午六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四十六度。

昨夜爲廢曆除夕，家人婦子咸不睡，俗謂之守歲，余亦不睡，相與爲博奕之戲，中夜意倦，仍讀我書，不久遂寤，去，然未閱時計，至夙興則天明矣。

論語雍也篇，仁者壽，清乾隆開張世榮有時文一通云，壽原乎靜，仁者之效可睹也，夫仁不與壽期，而壽必歸之仁，豈非以靜乎，此仁者之效耳，蓋形變之寓於世，非吾能私之，是以壽夭不貳，至人之所以立命也，雖然，立命而命基立矣，於斯時不言壽，正不諱言壽，吾於仁者之靜見之，靜以言其翕也，翕則其德凝，靜以言其專也，專則其業久，夫精神之用之貴藏也，志氣飛揚，卽妙年亦可卜其算，蓋暴於外者奪於中，故雖揚芳摘藻，英聲騰乎一時，而識者謂其精華之已竭，心思之役之貴一也，中情散徙，卽期月而已遷其守，蓋變於外者亂於中，故雖並登策筭，盛氣勦乎百年，而識者早窺其令德之不終，是故壽之理，主乎靜，壽之效必乎仁，非必守虛寂之說，以期一日之壽，夫喜怒哀樂，五性所動，而志出而無節，反足以搖德虛之精，仁者以禮制心，未嘗任情而流，亦未嘗窒情而鬱，和理出其性，有摠而彌甯者焉，故無事修言導引，而天君既調，百骸自甯，俯仰之間，要自

無天門之虞耳，非必却物成之乘，以希百年之壽也。夫聲色臭味，養生所資，而取諸而無禁，反足以召疾疢之干。仁者以道制欲，未嘗甘以自腴，亦未嘗苦以自瘠。命物守其宗，有淡而無極者焉。故無事預防衰損，而外累既捐，醇白自芳，醕酢之際，要不淪貞一之體耳。是故世豈無抱德煬和而不永其年者，而不知不朽之業，既建則一日可以千古，豈任彭殤之定乎？冥漠世亦有狗欲滅性，而反延其生者，而不知措身之理，既失，則百歲亦如瞬息，豈直土木之並其形骸，蓋壽不爭於數，而爭於理，不爭於遠，而爭於心。夫童幼之日月長，而壯歲之日月促，勞逸之致殊也。空山之光景遲，而農市之光景速，岑寂之境異也。仁者之壽，此物此志而已矣。蓋遺生而後身存，忘欲而後樂足，至人造命，何爲其無有哉？許仙屏評云：處處從靜字詮壽字，精理名言，賞給不暇。讀胡思泉先生作，反如大羹元酒之味，蓋得力於南華養生主也。楨謂此文提比言精神之用，貴藏心思之役，貴一中比言和遠出其性，有變而彌宙者，命物守其宗，有淡而無極者，幾也。一也和也，淡也。皆學壽之要者也。然世亦有仁而不壽，壽而不仁者，不朽之業，卽其壽百歲而土木其形骸，亦不得爲壽也。其收筆云：壽不爭於壽，而爭於理，不爭於遠，而爭於心，尤得仁壽之真理也。因錄而記之，俾世之人欲學壽者，覽焉。余此夜不睡而游戲，大失學壽之道，因取此文閱之，欲以自警也。

二月十一日，卽廢歷正月初二日丁亥，上午六時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昨夜復爲無謂之遊戲、深夜甫就寢、知其無益而亦就之、誠可哂也、起閱書、天已微明、

至陽明傳習錄、徐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注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楨謂朱子章句、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似未嘗誤、知所止尤貴一定而不移、不能定則必不能止、然所止非至善之地、尤不能定也、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是矣、然未明釋定字、終無以解於愛之問也、惟其駁朱子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則亦得之、

二月十二日、卽廢曆正月初三日戊子、上午四時四十分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王陽明傳習錄、徐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楨謂天下固無心外之事、心外之理、然天下之事理、未必盡善、所謂至善者、必其發諸性、則無病矣、徐愛問、至善、求諸心而遺其性、亦未爲善、問也、程子謂性卽理、未言心卽理、此以爲心卽理、毛西河見之、又多一重辨雜矣、

二月十三日、卽廢曆正月初四日己丑、上午五時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六度、

王陽明傳習錄、鄭朝問、至善、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問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亦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楨謂此言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不須從事物上求之、誠是矣、然竊疑從事物上求天理、必先格除其物欲、然後天理始發現、天理卽是性之至善者、不待外求也、所謂物格而后知致也、若欲從事物上求之、吾恐天理不能發現、此心已從物而化矣、

二月十四日、卽廢曆正月初五日庚寅、上午四時二十分、與寒暑表四十八度、

王陽明傳習錄、徐愛曰、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唯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就如稱其人知孝、其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

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知弟，聖人教人，必是要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己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雖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如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槩謂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誠爲教學者用功切要之法，今日知得一理，今日卽行之，明日又知一事，明日又行之，所行者無非其所知者，久之我縱不聖，亦可希賢矣。槩昔年講學，依此行去，受益甚多，然亦往往有知而不能行者，則蓋爲疑

間至今數十年、疑尙未釋然者亦甚多也、但不能因此之未行、而不復求知、亦未嘗疑陽明知行合一之非是耳、孟子乃所祖、則學孔子、植生平尤服膺此言、然學之不至、亦自知之、而不能不學也、己之力有所限、不能與天爭、惟有死而後已而已、有門人嘗問余、知而不能行者何事、余曰、探南北冰洋、余之知久矣、然不能行、余亦不欲爲此行也、以堯舜之道覺斯世、余之知亦久矣、然余無此勢、無此時、亦不欲行伊尹之知也、苟不自知其無此時勢、而妄行之、則余且大敗不可救矣、予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書賢之最能知行合一者也、孔子論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爲知之卽是行、不知而強行之、則僥矣、故曰不知爲不知、然學之不已、知既日進、則不知者亦無不知矣、故曰是知也、

二月十五日、卽廢歷正月初六日辛卯、上午五時五分、寒暑表四十八度、

王陽明傳習錄、徐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慎謂此心誠意之功是箇格物，苟知視聽言動皆有物累，而急爲格之，固未始非格物之道，觀其下文云，格物如孟子云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然則所謂物者心之不正者也，其下文又云，知是心之本體，自然會知，然則去其心之不正者，而其本體之知自然呈露，卽所謂物格而後致矣，後之學者，驟讀誠意之功，是箇格物一語，往往誤認中間去了致知一重工夫，實則陽明以致知爲致良知，不待外求，能格去其物，則良知自致，其自致之知，直中入於意之中，發出於意之外，意之所以能誠也，由是言之，中庸云不誠無物，蓋言誠卽無物，不字當作語詞讀，不可作非字解，余舊解不誠無物，亦尙未見到，今始悟及，姑記於是，待學者論定之。

二月十六日，卽廢歷正月初七日壬辰，上午三時二十分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王陽明傳習錄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領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慎謂陽明說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於理甚是，其以博文爲約禮功夫，則非也，謂博文卽是惟精，亦非，竊疑此亦宜分內外言之，文之發見者外也，理之隱微不可見者內也，人之爲學，其始只得



其文乃以禮約之、則去其渣滓、而天理存矣、惟精亦是約禮功夫、不可歸之博文、約禮是因文之厚、而以禮約之、不可以博文爲因約禮而設、此猶算法除分中之有約分也、余於丙寅六月十日日記、均有論博文約禮之說、可與此參觀、

二月十七日、卽曆正月朔八日癸巳、上午五時二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四度、

王陽明傳習錄、陸澄問、甯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那甯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楨謂此言甯靜不可爲未發之中、必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始是求中工夫、甚有真理、余於丙寅正月日記、嘗以百鍊節制之師爲比、駐於障地、雖未發動、亦自有一種森嚴不可犯之象、於民人則無秋毫之擾、卽王陽明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也、餘可與前說參觀、

二月十八日、卽曆正月初九日甲午、上午四時二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傳習錄、陸澄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

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筋力日強、則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萬育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積謂此言爲學須從本原上用力、是也、所謂本原者、論語學而篤、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卽所謂君子務本也、孝弟之人、必不犯上作亂、能知孝弟、則無事不可爲矣、王陽明又謂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說固不錯、但初學安知未發之中、從何涵養、是必先使此心所存、純是天理、則未發之中、無人欲夾雜其間、然後發而皆中節、斯爲學養已成之工夫、亦非初學所能也、格物之說、王陽明謂卽格心之非、此亦甚是、積謂凡爲學、必先去其不善、然後其善着可見、故格物之功用、實在致知之前、孩提之童、落地之後、知識漸長、所長之知識、取食爭力、大抵爲己者多、關於一身之嗜欲而已、必以漸去之、一面教其孝弟爲仁之事、則心中有天理存焉、天理漸存、嗜欲漸去、然後未發之中、可得而漸純矣、

二月十九日、卽廢歷正月初十日乙未、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傳習錄、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

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積謂陽明此言性一、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此說最精、而近人輒認性爲人欲、從此無性學矣、余甚憂之、安得人人讀陽明書明白此理、

二月二十日、卽曆正月十一日丙申、上午三時十五分、寒暑表五十四度、

傳習錄、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時時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統全、便是何思何慮矣、積謂陽明言、初學時其所思慮、多是人欲、此說固是、實則人之初生、略有知識、皆屬人欲、不待爲學時也、古稱

教兒嬰孩、此時豈能教以省察克治之功、但禁制之不令見可欲、則其心乾淨、稍長之時、人欲自去、天理自存、中庸言君子慎獨、獨者固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亦未始非吾人之獨處、不見可欲、無物至人化之弊也、此是教初學之工夫、至陽明論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則誠握要之談、

二月二十一日、卽廢歷正月十二日丁酉、上午一時十五分、寒暑表五十八度、

傳習錄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植謂此說是也、常人只是喜怒哀樂、填滿胸中、有觸卽發、不能謂之中、其所發者、更無中節之可言耳、

去年老友陳君仲碩、出脈所撰平等自由詩話、求爲之序、嘗援筆爲草一通、自以爲不佳、未寫與也、今日又加刪削點定、姑以與之、錄稿於此、稿曰、老友陳君仲碩、少通文學、老而益明治理、嘗爲余言、治天下非行平等制、不可行平等制、尤非人人得自由不可、余聞之、覺其深有治於余之素志也、憶余於光緒乙未丙申間、在桂林爲門弟子講老子之學、以爲能行老子之道、則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是非、無恩怨、無取與、乃至無仁義賤賤、無彼此、爾我、煦煦如春、登臺而渾然游於大道之中、豈非真平等而至自由者乎、余蓄此義、乃爲清政府治軍政、辛亥之秋、黎宋卿起義於武漢、乃乘時起於南京、應之、冀謀改革、以行老子之道、旣得南京、舉孫中山爲

臨時大總統以爲平等自由之制，可見於世界，掃除三千年專制之毒矣，不圖中山踐位三月，又入於專制魔王之手，於是中國遂遭軍閥蹂躪者十餘年，去年雖已南北統一，而專制流毒未盡掃除，仍不可謂平等自由，仲碩偶出其平等自由詩話相貶，蓋於至無聊之中，寄慨於詩詞之末，亦可傷矣，余無以慰仲碩，因草數行爲其書序，余老矣，無能爲也，仲碩尙強健有爲，願更出其好精神，與當世諸君子相見於政治大舞臺之上，他日平等自由之制，可以發見於斯世，余幸不死，猶可拄杖而一觀大平仁人之治，豈不樂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卽農曆正月十三日戊戌，上午二時五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八度。

傳習錄，王嘉秀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植謂權然後知輕重，欲執中而無權，則不知其孰爲輕，孰爲重，則何以知其爲中而執之，勢必以意執其一端，而命之爲中，其實亦執一而已，然則權者豈非憑之以取得其中者乎，然則謂權卽是理，亦無不可也，有事於此，以權度之，而合乎輕重之間，又以理衡之，而合乎道，卽是中矣，王氏之說，似猶未得解也。

二月二十三日，卽農曆正月十四日己亥，上午三時五十分與寒暑表六十度。

傳習錄，陸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問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

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積澗開思、離虛一切、都消滅了、光是心之本體、自然發而皆中節、苟有絲毫近於色利名、則此心便不能淨、有所發便向這邊走去、擴充起來、好色者便發生淫邪之事、好利者便發生攘奪之心、好名者便發生僞君子之心、如此則何事不可爲、陽明謂人能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似說不做劫盜之心、爲必無之事、不知近日人心之變、明火持兵、殺越人於貨者、固所在多有、至於公然擄兵而鬪者、何嘗非爲名利而起乎、上海一隅、擄人勒贖、動假幫助軍餉爲詞、一二百萬、信口勒取、其中且有文字妮妮動聽者、此輩若令好好讀書講學、其才未必不能治國、今之所爲、則自營其身家、豈不可歎、故爲正本清源之計、必令人人自洗其心、毋令有絲毫之不淨、則此心靜時是寂然不動、動時亦無不發、而中節、斯乃平天下之要也、

二月二十四日、卽曆正月十五日庚子、上午四時十分與、寒暑表五十六度、

陸澄問、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澄徹、略無纖塵染

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癒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會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蕩、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積謂此論、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最爲詳明、學者不知此說、則於中之爲天理、終有不明白之處、余輒錄之於此、然不能再爲發明也、昨夜譚煥章來、談至十二時後始行、余就寢已深夜、循常例四時起身、寫此篇甚倦、不能多寫、遂臥藤椅上仍睡去、

二月二十五日、即庚辰正月十六日辛丑、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二度、

傳習錄、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橫謂此言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而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竊發而不知、此非曾經身體力行者、不能知也、其言天理頓放著不循、此則

致知之功有未至，又言人欲頓放著不去，則格物之功有未至，聖學工夫，必以格物爲首，未有不能格物而可致知者也。

二月二十六日，卽慶曆正月十七日壬寅，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五十度。

傳習錄云：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植謂王陽明言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明明德，此卽大學全經之宗旨，欲明明德，非先格物，欲則不能致知，能格物，欲則己之知已達，而民之知未達，故明德之後，又在親民，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也。經文在親民，程子謂親當作新，乃與下文康誥曰作新民相合。經義乃相申，能明德者固能親民，然不可謂親民亦明德事也。古人平治天下，不欲令一夫失所，未聞不欲令一物失所也。仁民愛物，固大有等差矣，豈能民與物一視同仁耶？王言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謂物字卽人字，猶可，竟視物同於人，則非也。余特爲詳辨之。

二月二十七日，卽慶曆正月十八日癸卯，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五十三度。

傳習錄：子仁問：學而時習之，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何如？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闊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



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橫謂此言學去人欲，存天理，是也。謂學不必效先覺之所爲，則非也。人自墮地以來，卽爲人欲所蔽，不聞先哲去人欲存天理之言，則何從去之存之。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請從事斯語，不可謂從事斯語，便是專求諸外也。如陽明言，則人皆可不學，而專恃冥悟，其不流於冥心見性之說者幾希矣。余書至此，忽憶丙寅日記，曾亦論之急。檢查十一月所記，果有一段，但未援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說。時已深夜，憚於改作，姑亦留之。

二月二十八日，卽廢歷正月十九日甲辰，上午四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傳習錄，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原，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橫謂此段末云：曾子於其用處三語，蓋朱子集注之言。王陽明以體既未立，用安從生駁之，是也。唯以爲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亦非。此蓋夫子與門弟子論道，一貫之言，獨曾子有所悟。夫子既出而門人間之，曾子乃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曉之，記論語者乃節其文如此。其實一堂論道，固不獨曾子一人，觀其門人間曰之語，可知也。

三月一日，卽廢歷正月二十日乙巳，上午四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傳習錄、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常要踐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槩謂陽明解格物爲正心、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卽是格物工夫、此言誠意工夫、只是格物、蓋格物則不正者去而正者來、其工夫亦在誠意、非解格物爲誠意也、觀其下文又曰、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可見其學以誠意頂上串下、無一非誠意之工、意不誠不可以致知、卽不可以格物、亦不可以修身、並不可以齊家、更無從治國平天下、至於正心亦只是誠意工夫、這便是未發之中、其用工之要、全在著實用意四字、然著實用意卽是誠意、而非正心、心之本體、原無一物、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忿懣好樂亦在意而不在心也、余少時閱此段、一覽而過、以爲陽明誤解格物、不復著意、今翻閱而研究之、乃明其用意之所在、頗悔少年粗心浮氣、不能讀書也、

三月二日、卽曆歷正月二十一日丙午、上午一時、興寒暑表四十九度、

傳習錄、正之間、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憤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

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工、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木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禪謂大學言慎獨、歸之誠意章、中庸則以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釋君子慎獨之義、朱子謂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正之以己所不知爲言、認矣、王陽明因之、以爲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一語破的、可謂明矣、

三月三日、卽廢曆正月二十二日丁未、上午二時五十分興、寒暑表四十六度、

傳習錄、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

此便是聖賢大公之心，楨謂荀子所謂誠，但指其不偽而已，書曰作偽心勞日拙，心勞則失其養，故欲養心非誠不可也。

三月四日，卽廢歷正月二十三日戊申，上午二時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七度。

傳習錄云：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楨謂此論誤甚，人之心不可有物也。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者，物爲物欲，則爲天理，有物則人之心從之以化，人欲與而天理滅矣。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便是天理，安得云孝親便是物，此心無物，甚難得也。謂心外無物，而心內有物，豈非大誤。

三月五日，卽廢歷正月二十四日乙酉，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傳習錄云：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楨謂此論亦誤，云怒云過，則皆已發之情，惟中節始能不遷不貳耳。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視，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暗示氣象，先生曰：嗚呼，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楨謂不賭不聞之中，自有真睹真聞在，斯是性之真，卽未發之中也，亦卽真知也。

三月六日，卽廢歷正月二十五日庚戌，上午一時二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二度。

傳習錄、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積按陽明此說出自程子、其精到也、然竊謂欲克己、尤不可容己、

三月七日、卽廢歷正月二十六日辛亥、上午四時四十五分、典、寒暑表五十度、

傳習錄、馬子莘問、修道之謂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卻不是子思本旨、若別說出一段戒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源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舉、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之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積謂王陽明此說固是、然朱子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亦未嘗非人之學道、不能一蹴而幾、故必待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教、

原非性外別爲之教、陽明所謂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有過不及、便須品節之、然後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所以爲品節之也、學者之大患、在動輒鄙棄先儒、以爲彼之說不如吾說、未暇平心討論、而不知吾說固自彼中來、王氏之門、實多此類、是亦高明之失也、

三月八日、卽廢歷正月二十七日壬子、上午四時二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三度、

傳習錄、蔡希濶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心身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箇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槓謂朱子解格物爲窮理甚誤、其用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與首章次第相合、則未嘗不是也、蓋欲誠意、非先格除物欲、不能致知、知有未致、則意不能誠、故格物致知工夫、正因欲誠意而起、明明德固須用誠意工夫、尤須用致知工夫、知有未致、則德

亦莫從明也。知之所以未致，德之所以莫明，則皆由物不能格。物不格，則滿腹私意，人從物化矣。此大學入手，非先格除物欲，則一切工夫，皆莫從用也。王陽明所說於理雖合，終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其言朱子添箇敬字，方才扯得向心上來，不知從何說起。此可不必置辨。誠意工夫，必慎其獨。慎即是敬也。

三月九日，即廢歷正月二十八日癸丑，上午一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妖禱不戒，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爲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妖禱不戒，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妖禱不戒，是猶以

妖濫貳其心者也。猶以妖濫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尙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以不妖濫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妖濫，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資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賂也。楨謂盡心篇此章，原分知天事天立命三級。王陽明以知天爲最上一級，是聖人之事，事天爲賢人之事，立命爲學者之事，其義甚精。朱子集注云：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視聖人之能事，同於初學工夫。此由於誤解格物致知，學者不可不知也。

三月十日，卽曆歷正月二十九日甲寅，上午十二時三分，寒暑表六十二度。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我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



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從之於非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植謂陽明以格心之非爲格物，余固欲從之者也，其言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致知而非格物，余所不能從者也，無論良知不能謂之非，且卽求孝之理於親論之，見吾親之身畏寒，而思所以溫之，懼吾親之身爲熱所侵，而思所以清之，其孝之理，果出於親之身矣，舍吾親之身，而別求孝之理於吾心，則吾未見吾親之畏寒畏熱，而思及溫之清之之術，不可謂非吾之良知，抑此溫清之術，何嘗非在吾親之身邪，見孺子之入井而生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吾之良知也，不可謂因見孺子入井而始生，則非良知也，然則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與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又有何分別邪，余謂此非格物之事，宋儒及陽明，必求合格物致知併爲一說，實不可解也。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二

三月十一日，即廢歷二月初一日乙卯，上午五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四度。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印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之，則格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至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

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廢者、其端實始於此、橫謂王陽明訓格爲正、余前記因已采之、今又詳言卽物窮理之說不可通、尤協於余心、余更無言矣、惟其說又云、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不知格物之功本爲致知開路、有格物褻除道路、而知始可前行、誠意正心乃得次第而進、致與誠正爲一類、而與格之用力、則爲一先一後、亦是一反一正、不可併爲一談也、以知行論之、則格物中固有知有行、致誠正亦必知行併進、不可分爲兩截、陽明之言、則固未錯、又不可不分別言之耳、

三月十二日、卽廢歷二月初二日丙辰、上午二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度、

王陽明答問道通書云、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在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心不論氣、不爲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橫謂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指天地陰陽之氣、又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性尙在氣後、以此性乃就人之所成者而言也、然氣爲天地陰陽之氣、乃可言氣卽是性、人生之後、則離天地而在人、故程子嘗不容說、纔說氣卽是性、不是本原之氣矣、大抵人

生以後之氣、當兼質而言、是爲人之氣質、此不特不是天地陰陽之氣、亦不是性矣、余昔論氣與性之分、初亦認不清楚、後以程子所言細加研究、始悟其理、蓋人未生以前、此氣爲天地陰陽之氣、所以成人之性者也、人生而靜、則在人性既成以後、雖亦可謂之氣、而氣已非其氣矣、故必加質字以別之、亦程子所謂不容說者也、今夜語陽明之說、知其未嘗不是、然恐學者猶有不明之點、更爲論之、

三月十三日、卽廢歷二月初三日丁巳、上午三時四十分、與寒暑表五十六度、

王陽明答陸原靜書曰、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槩謂此言妄念之發、良知未嘗不在、雖昏塞之極、良知未嘗不明、自非體認有真者不知、槩生乎亦嘗有妄念、但一發卽與良知交戰、良知常勝、乃得以常存、而私衷恆惴惴焉懼其不勝而亡去也、謂良知是本體、無時而不照、是也、謂無時而或亡、則雖聖賢不能、使屢戰而良知皆敗、則良知屢屢敗退、必不能不亡、孟子言五霸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善則善、良知屢敗而不歸、烏知其尙存哉、

三月十四日、卽廢歷二月初四日戊午、上午四時二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二度、

王陽明答薛原靜書云、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矣、楨謂陽明此說最爲明澈、防人欲之私、於未萌之先、卽中庸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然尙非克於方萌之際、克於方萌之際、卽大學所謂格物、格物亦非卽物窮理之謂、而格除物欲之私也、能格除物欲之私、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知至而意誠矣、故致知誠意之功、必用在格物之後、不能同時也、陸原靜原書問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而又言清心寡欲則作聖之功畢、陽明所答則謂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作聖之功、視陸之所問不同、然陽明爲得其要也、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非言養生、亦非言清心、學者不可不知、

三月十五日、卽廢歷二月初五日己未、上午四時三分興、寒暑表五十二度、

陸原靜與王陽明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己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己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楨謂此言不思善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誠哉其不同也、既云隨物、則非不思善惡之時矣、不

思善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己涉於思善，亦未嘗不是，但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則必有所不能，善惡不思，是未發之中，宜用戒慎恐懼之功，若欲於此時求良知，則良知一起，便是思善，安得無思也。至孟子所言夜氣，則謂其未與物接，好惡與人相近，良心猶必有發見之時，非謂夜氣之皆善，亦非謂善惡不思，便是以存其夜氣之所生也。陸原靜此書及王陽明所答，余曾采於丙寅十月日記，一爲討論，今晚讀書，又得此條，覺尙有未盡之言，復爲論之。

三月十六日，卽廢歷二月初六日庚申，上午一時三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七度。

王陽明答陸原靜書云：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會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慎謂此所謂渣滓多，障蔽厚，正如明鏡之未加拂拭，欲其開明，非用格物之功不可，未用格物之功，而望良知之致，正如鏡面之灰塵未去，便欲以之照見顏色，其模糊必矣。既能格物，則如拂拭其鏡，渣滓盡去，清光大來，無少隔闕，捷如影響，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之良知，亦如明鏡，氣質不美者，鏡質本來不淨，易染塵埃，然能用功拂拭，則亦必放光明，不惑障蔽。今陽明但教原靜加致知之功，而不言格物，正猶未去塵埃之鏡，左照右照。

皆不能見、致知之功、亦徒用而已、

三月十七日、即廢曆二月初七日辛酉、上午二時十五分、寒暑表六十度、

陸原靜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生平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王陽明答云、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楨謂王陸所言、均不得其旨、樂者適心之謂、聖賢以道義適心、常人則以聲色爲樂、其樂同出於心、而所以爲樂者、則大異矣、使以聖賢之樂、加諸常人、常人必反以爲苦、以常人之樂、問諸聖賢、聖賢亦復不知也、陸言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不知慎獨之君子、自有心廣體胖之樂、安得指爲終身之憂哉、陽明答言、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尤爲含混、七情之樂、亦即喜怒哀樂之樂也、聖賢得之、發而中節、自是真樂、常人不能中節、便走入聲色之途、烏得與聖賢同有邪、

三月十八日、卽廢曆二月初八日壬戌、上午三時四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四度、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書云、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紛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善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植謂思有是非邪正、其正者卽是天理、邪者卽是私意、當其始欲發之時、以本心之良知判別之、誠無有不自知者、但始發卽便認爲良知、則有正無邪、蓋是好人、恐未必耳、故必先判別之、然後真實之良知乃見、不至認賊作子、陽明而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植謂致知之學所以不明者、由其少格物一段工夫、若先從格物著手、則非者邪者皆從格物而去、所留無非正者、則無不可認作良知矣、陽明解格物爲正其不正之心、則不正者去而正者留、正合此時作用、而師弟問答間、不知提出格物之說、蓋由不知以格物爲去物欲第一步工夫、卽以誠意爲首、猶之朱子以格物爲窮理、而不復知有物欲之當去也、

三月十九日、卽廢曆二月初九日癸亥、上午六時興、寒暑表六十一度、

昨下午因是、戲索文義路至德里朱漢槎處、請其打針、竟能酣睡、由夜十時至上午六時始起、已躡足八小時、此近數年所未有者也、然是夜竟未閱書、心仍不快、以爲失去一夕之夜氣矣、



王陽明答歐陽崇一書云、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其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槓謂此以集義爲只是致良知、其誼甚精、能致其良知、則物欲已去矣、然後能集義、義集而後能養吾浩然之氣、於是有事焉不致爲助長之行也、

三月二十日、卽廢歷二月初十日甲子、上午一時二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八度、

王陽明答羅整庵書云、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

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自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積謂陽明論致知誠意正心、可謂至明至詳矣、惟以格物相提並論、視爲一類、在內而非外、則未免誤會、豈知物爲害心意知之物、格之正所以推其來、物不向我、則我不與之同化、而知可致、意可誠、心可正、有此物則心不能正、意不能誠、知不能致、烏可謂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哉、陽明解格物爲格其非、而非窮其真理、積固甚疑之、然不以爲格除物欲、遂一閃而復入於窮理之途、誠所謂襲陷其內而不覺矣、孟子嘗闢義外之說、固未嘗闢物外之說、世之儒者認理爲外、固非、其認物爲外、固未可非也、雖整庵謂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尤未知用力之先後、不先格物、則一切工夫皆無從施、安得云困邪、陽明謂自始學至聖人只

此格物工夫，則又失之太簡，然則只須能格物，便可成聖人邪？

三月二十一日，即廢曆二月十一日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九度。

王陽明答顧文蔚書云：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勸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用，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拚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己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積謂陽明此書，論後世流俗之蔽，可謂切中，然猶竊疑其視良知過於高深，未必人人

皆能之、孟子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未必卽有天地萬物一體之量、以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量言之、則忠恕而已矣、良知可謂之忠恕、而獨特良知兩字、不復求仁求恕、孩提之童、豈亦能之、說得太高、難免啓學者之疑、轉疑良知非初學所有、而不復致意於此、反是害事矣、陽明別有與楊仕鳴書、論良知之學、謂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余亦嫌其言之太易、而自信之太奢、曾於丙寅十月日記論之、今此書亦猶是病也、

三月二十二日、卽廢歷二月十二日丙寅、上午四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六十度、

王陽明答孟文蔚書云、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區區因與說、我此問講學、却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若工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其明白簡易、何其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究竟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騷漢、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卽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隨

時羈事上致其良我，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也。槓謂如陽明此說，則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良知，致其良知，便是格物，便是誠意，便是正心，說格致誠正，則更不必說箇忘助，然則說來說去，連本題都失去了，欲令學者從何處捉摸乎？其書又云：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然孟子集義養氣之說，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萬世無弊者也。是則說來說去，連孟子集義都不是了，陽明所謂必有事焉，是時時去集義，豈不自相矛盾乎？槓於此章，以爲大旨在養浩然之氣，養氣則重在集義而生之，此氣爲集義所生，則非由外鍊，若急遽之間而有事，則是在外之事，胸無集義者，必至於芒芒然而爲助苗長之行爲，此則不惟無益而反害之矣，惟能不助長者，始能集義，而使此氣自然而生，適與陽明以必有事爲集義者相反對，故於其說不得不詳辨之也。丙寅三月九日日記，均有解必有事焉之說，但不甚詳，可取以參觀。

三月二十三日，卽廢歷二月十三日丁卯，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九度。

王陽明語錄云、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足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禎謂此說極精、然性即是道、則良知亦便是性、致良知亦便是率性也、

是日有友人邱橘農、持其曾祖瀛仙所繪江丰乞食圖請題、率占三絕授之、其一曰、窮則獨善思學佛、一箴一鉢有真如、飢渴之害非心害、豈必墮間乞祭餘、其二曰、英雄失路古今多、每至窮途輒放歌、不食嗟來原素志、死生由命奈天何、其三曰、生平學道性彌貧、妙畫留傳七十秋、大智光明真有象、披圖我欲效君修、佛說乞食十利、其八見我乞食、而其餘修善根者效我、末句用此意、

三月二十四日、即廢歷二月十四日戊寅、上午四時二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二度、

王陽明語錄云、先生曰、烝烝又不格、姦本注說象已自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父、以父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匿、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大意、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迨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禎謂陽明此段、解釋多誤、句讀從偽孔、既非經義、憑

己臆測尤繆，是不可不辨也。書言父而母，隱象傲，是指其父母弟之凶德。克諳者言舜能和諧之，以孝蒸蒸，則謂舜所以和諧之道，蒸蒸者形容其孝德之厚美耳。（兩漢經師皆訓蒸蒸爲孝，王伯申徵引甚詳，見經義述聞。）又不格，姦孔傳釋又爲治，王陽明讀又同義，此卻可取。蓋以孝蒸蒸，所以事其父母，以義格其姦，則所以待其弟也。不語辭，又不格姦者，以義正其姦耳。此爲四岳舉舜之詞，以其父母弟之凶德，早已舉國傳聞，而舜克諳之，所以可弔帝位也。是時尙未徵庸，堯聞匹岳所舉，乃釐降二女于媯汭耳。至孟子所言象謨，蓋都君之事，則在徵庸之後，其時象之欲殺舜尤急矣。前言以義正其姦，乃舜之本心如此，而不料象之竟不能格也。陽明謂舜初時要象好的心大急，是舜之過處，斯爲臆測之言，無可證實，亦不必說矣。

三月二十五日，卽廢曆二月十五日己巳，上午二時四十三分，典寒暑表七十度。

王陽明語錄，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搗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術，植謂景春嘗論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謂其不得爲大丈夫，見滕文公篇，此雖未及蘇秦，然亦一邱之貉也。稱之曰大丈夫，旣爲孟子所不許，安得謂其有聖人之資乎？安得謂其有良知之妙用乎？良知乃人之知最善者，孩提之童，可以不學而知，然閱歷淡則漸漸亡去，蘇秦張儀，其良知

亦已久矣、王陽明白命爲發明良知之人、顯有此說何也、

三月二十六日、卽廢歷二月十六日庚午、上午一時三十七分興、寒暑表六十五度、

王陽明語錄、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上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微視就是覷的、總而言之、只是這個眼、若見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個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槓謂此言性之本體、無善無惡、卽孟子所載、公都子稱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其言發用上、可以爲善、爲不善的、卽孟子所稱、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其所指流弊、原是有一定善、一定惡的、卽孟子所稱、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也、卽欲駁孟子、何防痛快直捷、於朱子所載理由之外、更爲指斥出來、顯爲是增刪一兩字、據爲己所特見、其實言下、只有喜時、怒時、看的、覷的、四種眼狀、理由何能充分、真無謂矣、今亦不爲之致辨、



請世人會讀孟子書者一討論之可耳

三月二十七日、卽廢歷二月十七日辛未、上午三時四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四度、

王陽明語錄、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忞忞、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忠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相謂此言雲自蔽日、日何嘗失、所譬甚切當、日者猶吾之本性、亦卽所謂良知也、物欲卽是雲、性爲物欲所蔽、猶雲之蔽日、必待雲開始得見日、物欲不除、永不得見吾之本性也、積習自虔、曩自三十至四十、皆暗明之時、偶然下雨、卻不甚大、雲見風卽散、正如古之所謂堯舜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也、四十一以後、漸有連陰、卻反覺人久在炎熱之中、得此轉是涼快、其實已常不見日了、於是十年、正猶墮入五里霧中、而已不知也、五十一之後、自五里霧中走出來、卻在萬山之中、飲食之資、禦風雨之具、都未攜得、心中欲求五風十雨之日、卻亦不可得也、中夜思及、不禁徬徨、書此自警、

三月二十八日、卽廢歷二月十八日壬申、上午二時五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二度、

王陽明語錄、九川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槩謂收心第一步工夫是格物、我能格除物欲、則性之欲不致感於物而動、雖聲色在前、亦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不致與之俱化、則此放心自然可收、此一問一答、似是平時從未用過格物之功、故一旦聲色在前、便有無可奈何之態、然能格物而不知誠意正心、終不敢謂收心之功已成、前所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乃是正心之效、而非格物之效、故謂爲第一節工夫、

三月二十九日、即廢歷二月十九日癸酉、上午一時三十分與寒暑表五十八度、

王陽明語錄、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大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槩謂此猶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此言人心是天淵、只爲私欲障礙窒塞、失了本體、自非去其障礙窒塞之物、不可復其本體、然則去此物非

格物之謂乎、復其本體、非致知乎、未有障礙窒塞之外物不除、而本體可復見者也、下言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了昭昭之天、不見天之全體、非撤去此遮蔽之物、則所見者僅是一面之天、然天之全體、固無不在也、語人曰、我雖不能全見、而天之全體未失、我固知之、此何異未成格物之功、而但誇其有良知者乎、然則大學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固是一定之工夫次第、未能格物而遽言知至、必不可者也、

三月三十日、即廢歷二月二十日甲戌、上午五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九度、

昨夜失眠、在藤椅上持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一本、閱至十二時、猶未合目、後不知何時睡去、至五時三十分始起、天已大明矣、毛詩講義云、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既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思無邪也、楨謂此論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其始發時同出一源、固是如此、但既發則性屬於陽、獨得其善、情屬於陰、不能無欲、發而皆中節、則性情皆正、發而不中節、則其出自情者邪而已、邪則不能止乎禮義、故孔子言詩以無邪爲主、大學言格物、亦是思無邪、能格除物欲、則何邪之有哉、

三月三十一日，卽廢歷二月二十一日乙亥，上午五時十五分興，寒暑表六十二度。

王陽明語錄，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槓謂陽明所答，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是也。但勉叔問無惡念，並非問去惡念，無惡念又無善念，便是未發之中。既覺此心空空蕩蕩，則存其心，養其性可耳。告子篇云：雖存乎人，豈無仁義之心哉？蓋言仁義之心，存乎人者，有生俱來，惟惡念一起，則仁義之念立亡，二者不能並立。欲求此心空空蕩蕩，亦不容易耳。

四月一日卽廢歷二月二十二日丙子，上午一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六十三度。

王陽明語錄，黃修易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眸子裏黑窅窅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眸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窅窅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功夫。槓謂濁水欲得其清，非令久貯不動，則渣滓不能澄定，欲定其渣滓，猶之格物欲也。物欲格盡，良知自來。未格物而求良知，卻是助長。陽明總將格物忘卻，何也？後有一條云：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此則是矣。但陽明意在駁朱子格物從事事物物上用功。

之說，卻不言其格去非心，更未嘗注意在去其物欲，此則不可不辨也。又原問既言妄念不生，則腔子裏已是乾乾淨淨，不至無光明矣，而又云黑窅窅的，可見妄念實未嘗無，此則未用格物之功，妄思良知，必不可能者也。

四月二日，卽廢歷二月二十三日丁丑，上午四時四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度。

易乾文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孔穎達正義，不易乎世者，不移易其心在於世俗，雖逢險難，不易本志也，不成乎名者，言自隱默，不成就於令名，使人知也，遯世无悶者，謂逃遯无道，雖逢无道，心无所悶，不見是而无悶者，言舉世皆非，雖不見善，而心亦无悶，上云遯世无悶，身處僻陋，不見是而无悶，此因見世俗行惡，是亦无悶，故再起无悶之文，楨謂孔解前三句，詞雖支尤，而說理尚可通，後一句不見是而无悶，作爲是非之是，則遯世不見善兩義，雖非重複，而別無深意，竊不能無疑，此段兩言无悶，上指遯世而不易其志，是就己之立志而言，下之无悶，則言世不知我之氏，戴我之功德，我亦无悶，是就世之對我而言，古人是氏通用，文言蓄借氏爲是也，白虎通云，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卽可知其德，亦卽文言用氏字之意，實言之，則謂名不見於世耳。

四月三日，卽廢歷二月二十四日戊寅，上午五時二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度。

王陽明語錄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工夫。積年少時趨庭，先君問曰：汝思無邪乎？對曰：知。先君曰：既知之如何不行？吾知汝一日之思，有八九分不屬於正，只一二分無邪耳。積聞之，悚然不敢對。先君曰：吾謂汝只一二分屬於無邪，其實一分無邪者亦不易得也。人不必思出於奸盜，始謂之邪，卽以食飯論，試問飯飽後汝思作何事？汝是不是欲邀人弈棋乎？（是時余甚嗜博奕）博奕雖不得謂之邪念，然亦不可謂出於正也。更有類於博奕者，則直是賭博，不得謂之非邪矣。由此觀之，吾人一言一動，皆必求其正，方可學聖賢。言動已見於外，有禮法可以範圍之，思在意中，無人知覺，非自家檢點不可也。此皆當時先君之語，今日讀王陽明語錄思及，因敬錄之。

四月四日，卽廢歷二月二十五日己卯，未交上午十一時，與寒暑表六十四度。

王陽明語錄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况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漫漫琢磨他起來，積謂陽明說似尚有未盡，語者蓋言使之做事也。上等之人，方可辦上等之事，下流則只可爲下等之事耳。易繫辭，語成器而動者也，謂語成器之人，亦卽此義。

四月五日、卽廢歷二月二十六日庚辰、上午五時興、寒暑表六十度、

王陽明語錄、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瑛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必爲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瑛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楨回憶少年時趨庭、先君問曰、汝今年十五歲矣、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汝今有何志、楨對曰、不敢言志、但願學焉、先君曰、爾之所謂願學者、吾知之矣、毋自以爲能作八比文字便是立志乎、不然、或於詩經禮記多能背誦、便自謂立志乎、如是則雖謂之無志可也、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謂有志者、志於道也、於是據德依仁、皆當視爲不可須臾離之事、至於讀書作文、不過是游於藝而已、汝明年十六、吾粵謂之成丁、俗謂之成人、質言之、成人便是成一個人、不成人則豈非禽獸乎、然以論語所記子路問成人、孔子所答可以爲成人之成、豈除了聖人之門、亦未必有人能踐其迹也、小子亦自勉之而已、楨當時聞此、庭訓未嘗不悚汗、立志願學、至於今年垂七十、實在無一成者也、學成人尙如此其難、况欲爲聖人乎、終夜澀此汗淚、齊下、深愧無以對我先人也、

今日清明、吾粵俗尙掃墓、遠遊海上、無期還家、一展松楸、惟有魂銷而已、雖有六兄七兄之子在粵、不知其視

此事誠意何如、意念所及、遂筆之日記、

四月六日、卽廢歷二月二十七日辛巳、上午二時三十五分、寒暑表六十六度、

王陽明語錄、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楨謂此論殊未當、喜怒哀樂未發時、皆在心、無所分別也、及其既發、遇當哀者、則心中只有哀、斷無又發樂之理、遇可樂者、便只覺其樂、亦決無正樂之時、忽又由心發生一片哀情者、間有正樂之際、外來忽有可哀之事、則此樂立刻收回心裏、而只見其哀、亦無哀樂並存、忽哭忽笑者也、問者言、哀哭時樂還在否、陽明不知答、以當哀則忘樂、而答以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然則哀樂由人不由心生、豈得謂心之本體耶、

四月七日、卽廢歷二月二十八日壬午、上午三時七分、寒暑表六十八度、

番禺林氏伯桐、楨之父執也、著有毛詩讀小三十卷、昨天有粵友攜以相贈、因披讀之、內一條云、關雎傳曰、夫婦有別、則父子親、何也、蓋內作色荒、則一家多不得所、其心易眩、若夫婦有別、其家事必治、則父子之親可知、詩序言、先王以是經夫婦、然後言成孝敬、厚人倫、亦此意也、楨謂夫婦有別、蓋謂男女有分、男治乎外、女治乎內、則一家之中、秩然有序、男有男之道、教其子女、有女之道、教其子女、男教其子者、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愛衆、親



仁、女之所以教子之道，則所謂家庭教育，自保抱提攜，以至於束髮就傅，一言一行，皆當教之，爲子女者慣受其父母之教，焉得不親。林氏開口卽以色荒爲言，於理未嘗不是，而於教子之道，則似尙未盡也。

又云，傳中言后妃有關雎之德，自爲句，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合下爲句，指后妃所思之淑女，非指后妃也。后妃助祭則共荐菜，采蘋傳曰，公侯夫人執蘋菜以助祭，王后則荐菜是也，以求荐菜，興起淑女，楨謂此知關雎之詩爲后妃思得人助采荐菜，以共祭祀，與後儒竟認爲文王思得淑女者，大不侔矣，但不知幽閒貞專之淑女卽后妃，而謂此爲后妃所思之人，則詩中絕無美后妃之德之詞，似實有未盡。楨往者說詩，以爲左右者，蓋指三人夫人九嬪以下，寤寐求之，則求三夫人九嬪以下之賢女，而非求窈窕之淑女，淑女仍是指后妃，下章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謂后妃視此左右相助之人，有如同志，而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林氏又著毛詩通考三十卷，有攷鄭箋異義者，於左右流之，謂毛意左右皆如字讀，鄭箋訓左右爲助，無意與楨謂左右如字讀，則言或左或右，而采此荐菜，仍未嘗無佐意，毛鄭非不同者也。

四月八日，卽廢歷二月二十九日癸未，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六十六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衝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者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

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楨謂詩序言聲成文謂之音、正謂詩之聲成文者、非以爲言語、林謂箋非序意、非也。

又云、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旣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楨攷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云、哀愛也、釋名釋言語篇、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然則哀有愛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正是言其愛、亦與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相合、不必改字爲衷也。

又云、君子好逑、傳曰逑正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義卽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淑女會合君子、有匹仇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也、楨謂仇說文云讎也、昔聞之先君、讎匹之義、當本用讎、其字從雙鳥、因鳥之雙棲、用爲人之雙匹、始本無怨耦之義、後又引申之爲怨耦耳、鄭謂和衆妾之怨實非、林駁之是也。

四月九日、卽廣歷二月三十日甲申、上午二時十五分、與寒暑表六十五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服思之也四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臥而不周正、甚於此矣、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楨謂詩言思服、而解作伏而思之、文義似有未安、且服讀爲伏、是明明破字矣、毛傳卻未指出伏字也、故楨上年說詩、從鄭而不從毛。

又云、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爲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時、標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植謂傳箋所言昏時、各有不同、上年余說詩、但就本詩立言、未暇旁徵博引、本詩明明有灼灼其華、之子于歸、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其葉蓁蓁、之子于歸、謂則挑之開華、結于成陰、皆可爲之子于歸之時、正是仲春及夏之際、是宜從鄭可知、近儒胡氏承琪謂、此詩三寫桃夭、傳以爲喻女容德、與何彼穠矣同意、通典載東晉云、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而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承琪按此議足以正集傳之誤、然則胡氏之爲此說、蓋欲駁朱子而已、亦不足以折服鄭康成也、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二

四月十日，即廢歷三月初一日乙酉，上午一時五十六分，寒暑表六十六度。

林氏攷鄧箋異義云，采繫傳曰于於，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士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豳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用於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也，象氣之舒，于並不訓往，楨謂林說是也。段氏玉裁亦如此說，但經傳以今字釋古字，究當作何解，不爲言明，後學亦恐無從辨定，人但知于爲語詞，然語詞之中，或承上，或起下，或意有所指，或無別意而虛助其聲，亦不可不爲分別言之。此經先言于以，接言采繫，則意在起下而有所指，又言于澗之中，則于者蓋指其澗也。詩中屢用于字，所指各有不同，若概以爲虛詞而輕輕讀過，則未免失其旨矣。余故爲辨之于此。

又林氏毛詩詁小云，采首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之也。王懷祖先生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首章泛言取，次則言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索傳言藏之，非謂既歸而藏，謂采得而暫安頓之也。又案有富也，既言采之，又言所采之富也。又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與采取也無別。案說文捋取易也，楨謂此說皆有未協。上年余著學壽堂詩說，曾有云，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首言始往采之，有之則既采之後之稱，所謂自解。

而有爲有也、次章言采時之能、或撮拾之、或撝取之、卒章言采有之後、收藏於衣襟而執之、執在曰拮、扱在曰擯也、此於三章所以爲采之情狀、似尙無重複、至撝之爲取、則是以手指就枝上所生之子、撝而下之、取子不取枝耳、今吾粵俗諺、猶有撝取之言、其字蓋本作撝、說文云、撝五指撝也、讀若律、後相承增手旁、遂只用撝耳、說文云、撝取易也、其取之但用指、安得不謂之易乎、毛傳云撝取也、蓋以撝爲撝取、而非訓撝作取、林氏不明此義、乃謂與采取無別矣、

四月十一日、卽廢歷三月初二日丙戌、上午四時興、寒暑表六十八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非毛意矣、傳曰、委蛇行可從迹也、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見、使人循其蹤迹而依倣之也、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楨上年著學壽堂詩說、於羔羊委蛇采毛傳、行可從迹也、以爲此亦善人踐迹之說、而於鄭箋則以爲說可相參、今得林說、謂其言動合宜、使人循其蹤迹而依倣之、雖未引論語踐迹之言、知其必有同心矣、但鄭說委曲自得之貌、似亦不相悖、可不必非之、惟以退食爲減膳、則誠無取焉耳、委蛇字釋文引韓詩作逶迤、正合行動之貌、當是詩之本義、或有以蛇行爲說者、卻不可從也、

林氏毛詩識小云、甘棠勿剪勿敗、敗字傳箋疏俱無文、案說文攷部、敗毀也、史記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名

家之彝鼎圖書、其爲甘棠也多矣、古人有數世而寶一笏者、有數世而寶一硯者、皆勿勳勿伐之義、楨去年說時、以敗字易知、亦未爲說、此以推於彝鼎圖書、立言則甚有理也、因思吾先君彝寶賜楨一硯、俾之著書、在粵時以陳軍之變失去、深爲痛心、物不足言、重先君手澤也、向曾登諸日記、今得林說、彌復有感於中矣、

四月十二日、卽廢歷三月初三日丁亥、上午三時十一分、與寒暑表六十三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蓋謂遠行以送之、楨上年說詩、亦采鄭箋將亦送也、本可無說、因林氏遠行以送之一言、細思將之爲送者、蓋言人之有行、我往扶持、因而送之、古詩好事相扶持、扶將字蓋有扶持之意、說文訓將爲帥、本無送義、唯手部將字解云扶也、因之遂用爲送耳、此同聲通用字也、

又林氏攷云、傳曰任大、疏曰、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楨謂此詩傳箋皆有未盡、且鄭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亦無任恤之說、上年楨說詩、以爲此紀其臨別贈言之情、况仲氏指戴嬌、任只則莊姜呼戴嬌而告以慰之也、莊姜若曰、好自任其萬福、元鳥詩鄭箋釋任字、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卽此意、其心塞淵、則指說話之頃、一言未了、口已哽咽不能言、唯有流涕而已、鼻之病爲塞、亦爲潤也、久之、莊姜乃溫和其詞氣而告之曰、善慎其身、以思先君之情、最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也、詩僅寥寥數語、而無限深情、皆可見之、固非侈言大德、作送行之泛語耳、

四月十三日、卽廢歷三月初四日戊子、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興、寒異表六十六度、

林氏毛詩識小云、日居月諸、居諸皆語助辭、後日月篇傳曰、日乎月乎、可證、胡迭而微、疏云、日常常明月、卽有虧、今日與月何爲更迭而虧傷乎、楨謂此解居諸爲語助辭、說見孔疏、可從也、解微爲虧傷、則不可從、蓋詩義無取於日月食之義也、說文解微爲隱行、殆言日月之更迭、其行甚隱、使人不覺其老之將至耳、

又云、傳曰寒瘞、釋文、崔集注本作實、案說文心部、瘞實也、寒實卽誠也、楨謂此詩其心寒淵、毛傳以寒瘞淵澆訓之、正義謂莊姜稱仲氏其心誠實而淡遠、亦從毛傳、楨以爲皆非也、此殆指當時分手之狀、莊姜旣以仲氏任只呼戴嬀而語之、只說出任只二字、其心已寒、口則哽咽不能言、唯有流涕而已、內經本神篇云、肺氣虛則鼻塞、五藏別論篇云、五藏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氣厥論云、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然則所謂寒與淵者、蓋當時哭泣流涕之情狀、自來經師皆謂是戴嬀稱道莊姜之德、蓋由不解醫理所致、楨去年說詩、旣已申明其說、而未遑徵引醫書、今見林氏亦如此說、遂再辨之、

四月十四日、卽廢歷三月初五日己丑、上午一時二十五分興、寒異表六十九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終風傳曰、昔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時有惡順之心、而後肯來見、旣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故下文又云、莫往莫來也、箋云、不欲見其戲諠、非毛義矣、楨謂此詩序傳箋疏、皆以斥州吁爲

呼爲言、林氏申毛抑鄭、其實皆錯也。朱子謂詳味時辭、有夫婦之情、而未見母子之意、然則是對莊公而作、非斥州吁矣。余上年說詩、循朱子之意、更審時辭、竊以爲詩言終風且暴、且霖、且暝、及暝、暝其陰、虺虺其雷、詭語皆當時實有之事、莊公遭此天變、而不知憂勤省惕、惟以譁浪笑敖、日往來於妻妾之間、莊姜規其莫往莫來、抑亦難能者矣。惠然肯來者、惠猶愛也、肯者著肯之謂、指其來意之切耳。此謂有惠顧之心、而後肯來、殆未合於事情也。

林氏又曰、願言則寔、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靈跽而不行也。箋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寔也、是破靈爲寔、既逾傳義、且紆曲多矣。楨謂此說於事情亦未協、釋文云、寔本作寔、音都歷反、故也。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款、詩云、願言則寔者、蓋謂寔不成寐、而思多志亦倦耳。言語助詞、亦不必訓我。

四月十五日、卽廢歷三月初六日庚寅、上午二時四十分、典寒暑表六十六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成軍伍之數。箋云、我與子成相親愛之思、志在相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渙遠矣。又下章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子嗟在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極其情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楨說與子成說、解作成軍伍之數、殊不可解。毛傳但云說數也、並無成軍伍之數之語。林氏臆測、不可從也。鄭箋破說爲悅、亦非。此章死



生契、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楨上年說詩、以爲此乃戌卒思其家人之情、言或死或生、或離或合、早與子有成說矣、所謂成說者、死離如何、生合又如何、皆臨別預測之言、然固無不望其生合者、未死則可生合矣、故下文又言、何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而脫離此征戍之苦乎、但只四句、實含無限澹情、下章云、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林申毛抑鄭、亦皆未嘗蓋此又爲思家嗟歎之詞、言今日之闕、恐我將不能存、存道之云遠、卽有傳言、亦不我信也、蓋生死存亡、實無幾希、可以自主、其言之危苦如此、誠令人不忍卒讀矣、四月十六日、卽癸酉三月初七日辛卯、上午一時七分、寒暑表六十四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澹涉之不可渡、輿禮法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澹謂八月之時、此亦傳意所包括、楨謂此說是也、然尙有未盡、匏葉雖苦、未嘗不可食、唯葉落盡而僅存匏、則不可食、但可供濟、此時匏尙有苦葉、供濟亦既不能、世人徒知用涉自濟、而水澹亦非可揭衣以過、此唯速求舟楫、庶有濟耳、不可輕於一涉也、詩意蓋以禮喻舟、詩謂淫亂之俗、如大水之泛濫、無舟楫以濟、渡下文招舟子、正是此意、非以匏葉喻舟也、上年余撰學壽堂詩說、可以參觀、

林氏毛詩識小云、招招舟子、傳曰、招招號召之貌、不言聲也、釋文引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此亦對文則別耳、楨謂毛傳言號召之貌、蓋手口兼用、不言聲也、四字乃林氏之說耳、釋文引韓詩云、招招聲也、則但言聲

而不言手矣。

四月十七日、卽廢歷三月初八日壬辰、上午一時三十六分、寒暑表七十八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釋言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也、釋訓文、大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楨謂式者鄭箋云、發聲也、不調爲用、似鄭是而毛非、微則毛鄭皆未協、說文云、微隱行也、蓋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微行、至於衛耳、微亦非指其微弱也、若以爲用中國之道而微、然則用狄之道便可不微乎、此大有語病、林意偏於毛、有所未覺耳、

四月十八日、卽廢歷三月初九日癸巳、上午一時、寒暑表七十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箋云、簡擇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楨謂簡猶閱也、此開始先言簡閱、伶官、若其人之才德、則於下文言之、鄭箋云、簡擇、亦是簡閱之意、所謂擇人以備祀事是也、方亦非四方之謂、方猶今、蓋言今將高舞耳、林伸毛抑鄭殆亦非是、是日呃逆猶劇、不能睡、亦不能觀書、勉書此數行、遂仍靠藤椅上尋睡、頭痛用紫光電路愈、然仍時發時止也、

四月十九日、卽廢歷三月初十日甲午、上午一時、寒暑表六十八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干舞是武舞、羽舞文是舞、萬舞則兼文武言、夏小正二月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則干舞亦可稱萬、春秋宣公八年、萬人去籥、則羽舞稱萬也、箋以萬舞俱爲干舞、似太拘、槓上年說詩、亦用毛義、孔氏疏云、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此林氏、仲毛之所本也、四月二十日、卽廢歷三月十一日乙未、上午一時三十五分、與寒暑表六十五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泉水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親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略之辭、則近輕忽、失傳意矣、槓上年說詩、從鄭箋訓聊爲且略之辭、以爲聊且之語、人所常言、無煩增釋、並未稱引毛傳、其實毛訓聊爲願、願者每也、詩言聊與之謀、猶言每與之謀、亦於鄭箋無大出入、林以親親之恩說毛傳、則非矣、

四月二十一日、卽廢歷三月十二日丙申、上午五時、與寒暑表六十三度、

毛詩識小云、北門傳曰、饗者無禮也、言無財以爲禮、貧者困於財、言無財以自養、此對文則別耳、散文則通、故爾雅釋言饗貧也、槓攷說文、六部婁解曰、無禮居也、饗卽饗字、毛傳本作饗無禮居、後人傳寫脫居字、遂以無禮爲饗、不知饗可訓貧、亦可訓無禮居、而不可訓無禮、顏子屨穿在陋巷、可謂貧矣、謂顏子無禮不可也、呃逆略愈、又作咳嗽、頭病仍時發、不能多讀書、

四月二十二日、卽廢歷三月十三日丁酉、上午二時三十分、與寒暑表六十四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差既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害爲曷併異毛音矣楨謂二子既死矣而猶責其不遠害似不近人情毛傳非也楨去年說此詩不瑕有害謂不者語助辭瑕之言胡也言二子胡有害於事而必使之爭相爲死如此也與鄭箋言二子於行無過差大意相同至林謂鄭箋讀害爲曷則詩句是不瑕有曷亦不詞矣

四月二十三日卽廢歷三月十四日戊戌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六度

林氏毛詩識小云詩牆有茨傳曰襄除也箋疏無文爾雅釋言文同可通作攘故爲除小雅出車獵猶于襄釋文襄或作攘楨攷說文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又云攘推也然則訓除之字當作攘古詩與襄通用已久故毛直以除訓襄耳楨上年說詩以其義易明亦不復釋之今補記於此

四月二十四日卽廢歷三月十五日己亥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四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傳曰美女爲媛爾雅釋訓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云媛韓詩作媛則謂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者亦傳所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楨上年說詩以爲邦之媛也一句當讀作邦之媛邪蓋當時皆稱宜姜美色倚爲一邦之光然無其德而但有美色適是貽羞耳故詩人反其詞以詰之

四月二十五日卽廢歷三月十六日庚子上午二時十四分興寒暑表七十七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傳曰寬能容衆綽綽也言其性情也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滯於一二事非毛意矣植上年說詩采正義云性寬容而情綽綽兮蓋指武公之態度非言其治事之仁也此句林氏伸毛而抑箋得之矣連日病呢兼咳嗽前四日走訪夏應堂診治服其藥兩帖呢略愈而咳愈甚不能多讀書僅記此條

四月二十六日即廢歷三月十七日辛丑上午三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一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考繁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穴部窮極也周禮大僕注以窮爲窮冤失職蓋失職則無可爲是窮極也序意當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稍紆曲矣植謂周禮注以窮爲窮冤失職正合退而窮處之謂冤者屈也屈抑之使不得盡其長即是窮處之謂至窮之爲極爲終又別一義不必引以說此也昨夜咳嗽甚劇痰中輒有血人極倦不能伏案

四月二十七日即廢歷三月十八日壬寅上午一時興寒暑表七十二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碩人之寬無傳者杜簡兮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寬者寬博易知也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不言其德而言其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虛乏之色乎植謂鄭氏此箋甚繆林氏駁之是也但寬當言其心空然無功名富貴之想留滯于中耳賢者退而窮處不以爲苦而反覺其樂此其所以爲碩人也

四月二十八日、卽廢歷三月十九日癸卯、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一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芄爾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爾之柔潤溫良、反與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爾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栢謂毛傳但言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無反與君德不如之說、蓋毛以芄爾之柔潤溫良、喻惠公之德、不以爲刺惠公之詩也、鄭守小序之說、乃失毛意矣、栢去年說詩、以爲細審詩詞、似無刺其驕而無禮之意、當是惠公初卽位、以童子而佩成人之釐、行國君之禮、其大夫作此詩以美之、欲勉其進德耳、今日咳更劇、吐血甚多、倦不能興、勉強書此數行、又臥藤椅而睡、

四月二十九日、卽廢歷三月二十日甲辰、上午一時三十六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芄爾篇容、兮遂兮、毛傳云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鄭箋云、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林氏攷鄭箋異義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釐爲類、不與瑞爲類、且以遂爲瑞、又須破字、不如傳義爲長、栢謂林氏攷鄭是也、栢上年說詩、以爲容者言其有容、呂覽士容篇、此國士之容也、可見士有士之容、人君亦有人君之容、遂者成也、言其有容而成人耳、此時惠公尙穉、祇可說其成人、不必頌之太過、

四月三十日、卽廢歷三月二十一日乙巳、上午二時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一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鄭云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栢

去年說詩於毛傳不能無疑，竊從鄭箋孔疏以伯爲字之說，林氏殆未細攷也。近日病咳甚劇，不能多說，勉書數行。

五月一日，卽廢歷三月二十二日丙午，上午十二時興，寒暑表七十二度。

林氏攷鄭箋異義云：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疏云：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不如傳義之濼婉矣。楨謂詩言激揚之水，不可以流一束之薪，其義至爲易明。毛取反興，謂其可流，窮所未喻。上年楨說詩，蓋從鄭氏，今見林氏伸毛抑鄭，不得不爲辨之。

五月二日，卽廢歷三月二十三日丁未，上午一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是夜咳未愈，雖坐起看書，却頭眩不欲握管，家人進以燉白梨一碗，梨心內有貝母一錢許，余但將梨湯啜之，仍伏案，未幾作咳，卽吐水盈碗，改以大痰盂盛之，吐水亦不少，乃起赴牀臥，良久睡去，早已天明六時矣，始再興。

林氏毛詩識小云：君子陽陽，傳曰：無所用其心也。疏曰：陽陽得志之貌，夫人自以爲志得意滿，則無所用心矣。君子之歉然不自足，非以悅人，乃所以警志也。楨謂毛說陽陽爲無所用其心，蓋猶言不動心耳。君子於此時

苟以全身遠害而已，固無足以勵其心，更無所謂志得意滿也。孔疏解陽陽爲得志之貌，且引晏子御爲比失之。

五月三日，卽廢歷三月二十四日戊申，上午四時十五分，寒暑表七十六度。

君子陽陽二章，君子陶陶，毛傳云：陶陶和樂貌。鄭箋云：陶陶猶陽陽也。檢去年說詩，以爲陶陶隨班逐行之貌，此雖不用毛傳，仍是從毛也。鄭風清人詩，駟介陶陶，毛傳云：陶陶驅馳之貌。卽余所言隨班逐行之貌所本也。此詩君子之仕於俗官者，苟以全身遠害，固無所謂志得意滿，更無所謂樂，但隨衆行此儀式而已。詩說原稿無多詞，恐後人不免誤會，因再識之於此。

五月四日，卽廢歷三月二十五日己酉，至五月二十日，卽廢歷四月十二日乙酉，均在病中，無日記。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四

五月二十一日、即廢歷四月十三日丙寅、上午三時興、寒寒表七十六度、

是日咳痰無血、精神頗飽、自振檢閱桌上、一月以來、積存信札、既畢、遂仍閱書、擬撰日記、閱林氏毛詩識小云、蕩蕩者、美惡不嫌同詞、書洪範王道蕩蕩、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美詞、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則惡詞、爾雅釋訓、蕩蕩僻也、楨謂蕩蕩者、廣大之貌、人之德廣、可謂美矣、故洪範以蕩蕩稱王道、論語以蕩蕩頌堯之爲君、然使爲君而祇見其惡之廣大、則爲天下所惡、不足稱矣、詩蕩篇、蕩蕩上帝、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書堯典、蕩蕩懷山襄陵、傳云、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濺除、此皆以蕩蕩形容其害也、

五月二十二日、即廢歷四月十四日丁卯、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七十六度、

孟子離婁篇、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楨謂君子初何嘗有求異於人之心、苟求其心之所安而已、而世願無與之同者、乃覺其獨異於人耳、然君子善與人同之心、未嘗一刻或異、故其不忍求異、不敢求異之心、時時自足於方寸、無有異行施於人世、然世之人不可與之同調者、君子自有異是非、不忍不異、亦不敢不異也、君子所以異人者、非得已也、晚讀金聲時文、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一篇、淡有會心、其講後云、異

之云者、天下皆小人、而吾君子焉耳、而天下之貴君子而賤小人也、亦通情也、誰甘處小人、而卒我以君子者哉、其力皆足以相持、其氣皆足以相報、其機智皆足以相乘而鬪捷、其學問意見皆足以相矜相放而不讓、孰爲君子、而君子者矯矯然居萬物之羣、而物莫之亂也、物卽能敗君子以名、抗君子以勢、而終莫能勝君子以品也、異哉、是遵何道乎、人倫萬物之間、非萬物逐逐於邪、而君子獨居其正、是非之在今日、其理亦有不可憑者矣、獨恃此隱微寤寐之地、居天下之所不辨、而悠悠有以自得者、其人力自此遠焉、毀譽動靜之際、非萬物處其下、而君子常據於上、屈伸之在今日、其故亦有不可知者矣、惟觀其精神意思之寄、闔天下之所不爭、羣然有以自重者、其人乃自此高焉、作異之器不沉、則嚶嚶自聖、不可一世之目、正所以佐其齋齋自恕、不欲過求之情、君子有不忍求異、不敢求異之心、而後異行不施於人世者、異性自足於方寸、好異之情不深、則竭慮於較長競短、分寸無益之場者、翻失其本於追聖執賢、不容淡漠之地、惟君子真有不忍不異、不敢不異之心、而後夷猶於不可窺者、乃所以刻勵於不可及、方靈皋云、實理充、精氣奮、探喉而出、皆聖賢檢身精語、

五月二十三日、卽廢歷四月十五日戊辰、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七十四度、

隨手取得程大中四書逸箋閱之內一條云、束脩解有二、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解、整釋之、他如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劉殷束脩至行、俱如前解、此與今集注異者、周禮膳

夫、掌內脩之類也、鄭注、脩、脯也、檀弓云、束脩之間、不出境、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間、不行境中、此皆從脩脯義、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卽自行束脩義也、朱子據經釋經、不得取史傳相証、論語類考、主集注脩脯義、獨疑十脡爲束之說、古今不相通、按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束脩、十脡脯也、集注蓋本此、杜詩薦伏滿疏、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延篤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解者謂十五以上、此又一義、槓謂古人求師、以束脩爲贄見之禮、實以表示束身脩行之意、其後凡能自脩者、皆謂之束脩、史稱鄭均束脩安貧、劉殷束脩至行、則不必有脩脯之贄、而亦可稱束脩、延篤云、吾自束脩以來、亦同一義也、

五月二十四日、卽廢歷四月十六日己巳、上午三時七分、寒暑表七十八度、

四書逸箋云、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卽癩也、故包注云、伯牛有惡疾、今集注先儒以爲癩也、先儒未審何指、按包注伯牛有惡疾、不欲人見、故孔子從牖執其手、與集注異、槓謂淮南子言伯牛爲厲、亦有不知爲字何解者、蓋謂伯牛有厲疾也、孟子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作善推其所有而已、是爲與有古通用、五月二十五日、卽廢歷四月十七日庚午、上午二時、寒暑表八十二度、

論語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沈練有制義一篇、其後比云、是故可者、可之、迹

似適而非適也、否者否之、迹似莫而非莫也、義焉而已、義有不敢於天下者、揆時度勢、不以官禮誤蒼生、義有不忍於天下者、盡性踐形、不以虛空壞名教、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天下之畏事者拙、而天下之喜事者狂、是故可者有時而否、無適而非徒無適也、否者有時而可、無莫而非徒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已、義爲天下所固有、卽以還之天下、而奇術異能無敢逞、義爲天下所未有、卽以補之天下、而因陋就簡弗能安、無方無體、無思無爲、而天下之獨斷者偏、而天下之兩歧者惑、古君子其精義之學、裕於吾身、其行義之功、著於天下、建自總規乎時勢、而聲色不驚、制作必酌夫古今、而聰明不作、易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比義也、世有其人、天下事無不治矣、非然者、與其高語圓通、竊似義非義之義、以害義、又不若適者之尙可有爲、莫者之尙可有守也、此擬定義字、發揮適與莫當然之理、無義之與比、則無適與莫之可言、而天下亦不可問矣、此等文字、直可傳道、非尋常儒者所能知也、此文爲象州鄭小谷補學軒批選詩文四十首之一

二月二十六日、卽廢歷四月十八日辛未、上午四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七十六度、

孟子萬章篇、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舊說皆以不肖爲不賢、積少時獨持異論、謂不肖者但言其不似乃父堯及舜耳、固非不佳之謂、乃父以天下與賢、而能恭遜不與人爭天下、此豈不賢者而能之乎、昨持明文一卷閱之、有黃淳耀作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破承起講云、帝子皆賢、以爲不肖者評之也、夫朱均特未有

天下耳、安在其不肖哉、况所不肖者二帝也、嘗謂天下有明德焉、有隱德焉、明德者定大位、立大政、其意主於開物成務、而不必營心於細謹、舜禹是也、隱德者推大器、辭大名、其意主於達言右功、而不必怙寵於天位、朱均是也、此則直以朱均爲有隱德、能贊成堯舜讓天下之美、固非啓之所能及、作者其時伏處專制之下、不敢倡言、而假朱均達其旨、此何等見解後之儒者夫孰能知之、因特表而出之、

五月二十七日、卽廢歷四月十九日壬申、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七十四度、

明項煜有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時藝、後比云、固有爲貪爲介、並世而不能相易者、茲則曠代而轉可易、何也、憂樂本環生之致、非連數之所得礙也、但精神原可默映、而必俟位置之已來、尙未得禹稷顏子之真相耳、亦有爲亢爲潛、一身而不能自易者、茲則對峙而轉可易、何也、行藏有迭用之靈、非形迹之所得囿也、但性情久已相通、而必據遭逢之忽轉、恐又沒禹稷顏子之深情耳、蓋聖賢無不自得之經論、亦無不同志之學問、其易地而然、不易地而不必然者、遇也、聖賢取之以無心、其易地而皆然、不易地而亦自然者、道也、聖賢卽之以自主、此以並世不能相易、一身亦不能自易、引起曠代相易爲說、蓋聖賢無不有自得之經倫、亦無不同志之學問、持理甚真、勒題更切矣、

五月二十八日、卽廢歷四月二十日癸酉、上午三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二度、

明黃淳耀、殛鯀於羽山、破承起講云、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蓋鯀罪之不至於死、而亦不可徒生也、羽之殛有、以夫嘗、觀帝堯之使鯀、疑聖人於此、何其輕於徇衆論、而緩於行天誅也、如鯀之圮族、而以四岳故用及用之、而九載弗效矣、不及其身刑之、猥以遺舜焉、是不亦以百姓爲嘗試、而軌法縱奸也哉、及觀舜之所以處鯀、而知鯀之爲罪、固未可與、其驢並論者也、楨謂此論未經人道、其以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觀殛之所以爲法、然以說文攷之、則以殛訓殊、殊卽死也、蔡氏集傳則以爲殛乃拘囚困苦之、未嘗以爲殊死、陸氏釋文云、殛誅也、曲禮、斷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竊謂虞書流放竄殛四罪、大抵皆非死刑、猶近世處置、德皇之類而已、因錄之於此、待天下人鑒之、

五月二十九日、廢歷四月二十一日甲戌、上午四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七十四度、

明陳際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全篇文云、君子有絕危之論、欲人知而保之也、夫人異於禽獸、而止在幾希之間、可以懼矣、可以知所保矣、且天下之物、以其族自相爲矜重者也、而各不相知、人之誇勝於禽獸、猶之禽獸誇勝於禽獸、孰從而知之、卽孰從而定之、然自我平心而論、人之自恃也亦危矣、人自謂異於禽獸、猶之天與地之相照、不可項就也、猶之生與死之相去、不可爲道里也、吾以爲誠如此言、則吾人卽溷漫費之、何至一擲而內、無餘資乎、吾人卽縱橫出之、何至一往而外、無地餘乎、然而古人持之兢兢、古人誨之諄諄者、非

過計也、亦曰吾所珍惜、以異於禽獸者無幾耳、天所賦予以異禽獸者無幾耳、造物之鑄形也、雖有智、不能自與其巧、共是同氣異積而生、而探毛之異、不足以相讓、是爪牙角距、世所指爲大羆者、政自不殊、所爲殊者、獨此區區之靈明而已矣、造化之賦秉也、雖有神聖、不能或一其然、共是食味別色而生、而喜怒之類、不足以相笑、是飲食顛戀、世所指爲絕遠者、亦自不殊、所爲有殊者、獨此隙隙之醇正者而已矣、夫世以爲可安者、以其遠也、使其近焉、則固已危之矣、夫世以爲不甚寶者、以其多也、使其少焉、則固已無之矣、而今也人焉、而與禽獸異焉、僅在幾希之間、則雖欲自安、雖欲自棄、而就與自安、孰與自棄也哉、幾希非人之所甚惡也、而分於所藉、使所藉者在愚不肖、則已矣、卽禽獸亦非人之所甚惡也、而觀其所岐、使所岐者在天與淵、則亦已矣、而不謂不然、故古人深懼之、而兢兢自嚴、古人深爲天下懼之、而諄諄相戒也、夫號名之在天地間者、無危於其幾、而珍於其希、蓋物之垂及、而慮其不免曰幾、物之罕至、而惜其不多曰希、是天下之所爭也、天下莫不知之、而莫不保之、豈意人之異於禽獸、固僅如此也哉、栢十五歲時、業師沈貢卿先生、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命題、使爲八比一通、余則歷舉人之不如禽獸者言之、大抵皆不出材與力、其爲禽獸所不能及者、則此方寸之靈明而已、沈先生甚爲誇異之、因檢陳際泰此文令讀之、余則爲之驚心動魄、幾至淚下、今偶閱明文此篇、憶及前事、輒爲記之、



五月三十日，卽廢歷四月二十二日乙亥，上午三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六度。

明人文震孟時藝，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顧者來，吾將圖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轎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聖章題破承云：齊有知恥之婦，可以愧世矣。蓋世盡乞也，知恥之婦人不多見，而富貴利達者，遂終身驕矣。此六句，已寫盡當時世情。世之富貴利達者，只知終身驕人，惜無知恥之婦人誦之耳。

五月三十一日，卽廢歷四月二十三日丙子，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明人金聲制義，象不得有爲於其國，破承起講云：聖人於教弟，封之以虛國而已，夫象必使之不得有爲，而後可授以國也。象其可封之人哉，且爵祿與事權並付者，任人之常理，威令不得與富貴並施者，親愛之權宜。此換全篇皆不能離此意。積竊謂此非舜意也。舜有天下，豈得認爲已有，而分之與弟哉。使象而有治國之材，則封之以國，雖曰不宜，苟不能治，而以愛弟之故，勉強封之，而別使吏治其國，其吏豈能有所爲哉。必無此理也。

此自孟子以來，皆未有正解。金聲文後自記云：閱一名作謂象化於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凶，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因漫草此。楨謂此雖無據，而於理則似之矣。必不得已，甯取此迂說。勝於置人民於不問也。此或金氏據理思索而得之，又不敢遽以爲是。遂託之閱一名作耶。惜余未得閱其作而知其人也。

六月一日，卽廢歷四月二十四日丁丑，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七十八。

是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因方臥藤榻上，聞有客來，遽起近之，輒朴於地，幸四肢皆無傷，尙與坐談小時，客去卽伏臥於牀，亦未吃飯，並不作日記。

六月二日，卽廢歷四月二十五日戊寅，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六度。

明人項煜制義，其題爲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講後出題云：但性不磨不斲也，識不斂不齎也，所爲不拂，不知經世之難也，人情不變，不知小信小忠之無用也。天於是取從來所不輕授，舉世所不克承之一境，而奉之若人，使之驕氣不得不銷，而後能虛其衷以觀天下之局，使之英鋒不得不斂，而後能潛其識以通萬物之情，慧從德濟焉，知以術精焉，天下共驚爲鬼輪神膈之靈，而烏知卽向者英雄泣血，忠孝傷心之所百折而千鍊者也。疾疾也，則孤臣孽子獨也。又後段云：心者經綸之源也，慮者變化之府也，人孰無心，安死而危生也，人孰無慮，淺失而深得也，然則慧知之正行旁行，陰用顯用而

畢達者、其得力於操心慮患久矣、何以有孤擊而不達者、其人真未嘗孤擊也、故君子須完孤擊之事、何以有不孤不斲而仍達者、其人實無刻不孤擊也、故君子須懷孤擊之心、孤擊既難期也、慧知尤無極也、惟終身焉爲疾疾中人可耳、此文直以疾疾爲不易得之境、惟終身焉爲疾疾中人斯達矣、

六月三日、卽廢歷四月二十六日巳卯、上午三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孟子盡心篇、君子不可虛拘、虛空也、拘留止也、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拘亦猶靡之也、蓋待君子不可以空文、必有恭敬之實、然後君子可得盡其心、明儒黃淳耀有君子不可虛拘時文一篇、許仙屏才調筆評云、緊切賊國情事爲言、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賊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出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得不爾、陳簡討吳聘君、陳布衣、不肯應科舉、有志者且然、况聖賢乎、黃文從策士情狀、托出孟子身分、泰山巖巖、正賴羣山嶺巖益形其峻大耳、然橫謂黃文雖佳、亦有未盡處、故不錄其文、只錄此批、

六月四日、卽廢歷四月二十七日庚辰、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八十度、

大學、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明陳際泰時文云、且夫家之難齊、甚於國之難治也、所謂甚於國者、有二、國者威權之所可馭也、用恩之地而威權之分失矣、國者耳目之所不接也、聶就之人而耳目之際真矣、威權不得而

施、則反其道、乃可以相易、耳目不得而匿、則益其事、乃足以相當、其必先修身乎、一家之中、其爲賢不肖者、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狹邪淫比、禁之而不止者、無術以至之也、吾修吾身、言必稱先王、勸必稽古昔、則作事可法、而無自恣其偷越之思、故其子弟之數、不肅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秉禮度義之意、夫詬辭讒毀、調之而愈甚者、無道以御之也、吾修吾身、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則用情正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劑而平、夫治家以和者、固不以乖戾致恩義之曠、而其弊或至於無節、治家以嚴者、固不以褻狎致婦子之嫌、而其弊或至於不樂、故齊家莫修身若也、身修固去其和與嚴之名、而兼乎和與嚴之利者乎、蓋闕雖麟趾之休、本於文德、而風火利貞之義、究歸言行、然則欲齊其家者、其所先吾可知矣、此文先以齊家之難、易與治國相比、知齊家之難、全在一家之中、賢與不肖相雜、愛與惡相攻、必使之循乎法、則無自恣其偷越之思、安其動靜、無自開其情欲之感、則身無有不修、而家無有不齊者矣、末更推言治家以和與嚴之利、並及其弊之所在、則更無微不至、修身齊家之義、至精至闢、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其言矣、方望溪評云、詞旨明達、體質純茂、又變其平日縱橫跌宕、而一歸於經術、真知言也、

六月五日、卽廢歷四月二十八日辛巳、上午一時三十分與、寒暑表七十二度、

明陳際泰時文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兩大股云徒曰修身必先正心則心之靜者已得心之感者又未必得也夫合心與意然後全其所爲心之神明與心之變化併措心之罪與治心之功俱在萌生之會而從心之寂然時觀心之正則向晦而入息皆可與上聖同功然既發其機於意又不能使不爲意強禁而使之不動亦非本心之正也依其所固然而不預之以私是意得其所爲意得其所爲意從意之息而觀心君子以爲彌正卽從意之日出而觀心彼心不爲不誠之意所累則心之空明者無方矣蓋舉心之感而并正之而後獲乎正心之全然則欲正其心者此說不可不務白也雖然猶未盡乎所以正心也徒曰正心必先誠意則夫意之不誠而爲心害人知之意之既誠而害心彌甚者未必知之也夫驗誠於知而後懼乎其爲意之發端固生於心之所倪乃意之發端尤生於明之所導苟不得其啓誨之功而任意之無愧者爲意之誠則愚孝與愚忠皆可與惡養同過而既授其權於知又不可少其所知略用而遂自安是益便其所爲不宜誠也揆其所宜然而以澆於其類是誠必得其所應誠誠得其所應誠將知其如是而果之君子不病其誠卽知其不必如是而不果彼意不爲不宜誠之事所牽則意之無妄者可以始終矣舉意之誤而盡知之而後正乎誠意之害且益獲乎正心之全則欲誠其意者不可不務白也此題前股云徒曰修身必先正心則心之靜者已得心之感者又未必得也下股云徒曰正心必先誠意則夫意之不誠而爲心害人知之意之既誠

執書心彌甚者、未必知之也、發明心意、知相關處、皆實得於心、筆曲而能達、非粗心浮氣者所得、領略、  
六月六日、卽廢曆四月二十九日壬午、上午三時與、寒暑表七十二度、

明陳際泰時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破承起講云、學外無說、得其致之道而已、夫學爲苦人之具、則人何  
事學也、自違其節候、而以行學可乎、且夫恃自然之說、世之自然而獲者、復幾人也、學而可取、則學而取之已  
矣、然人從事於學之途、卒未得乎學之效、則學之節候未詳也、善學者若不知有學焉、善取學之說者、若無驚  
於說焉、則惟時習矣乎、此文學外無說四字、洩盡學中甘苦之旨、癡也篇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樂卽是說也、不能說、則必以爲苦事、而不能得學之效、不能得學之效、則學中甘者固未知、苦亦不  
知也、故善學者、但取學之說者而已、人但不以學爲苦事、則必能說矣、然初不覓其有所說也、但學焉、則說者  
自至、子張篇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積少時讀此章書、嘗以問於先君、如何始能致其說、先君誨之曰、汝但  
時時習之、卽陳大士此文之旨也、中宵憶及趨庭事、因輒記之、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五

六月七日、卽廢曆五月初一日癸未、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七度、

中宵臥起、他書未閱、惟靜坐默誦、昨所記陳大士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文、中比有云、天下行能伎業、有神妙焉、自不習者觀之、亦復何味、然要終身爲之而不厭者、彼各有其趣、深之而知、不深而不知也、學而一曙爲之、則宜其中情之不嗜矣、夫歷乎其苦者、乃獲其甘也、蓋至得意忘言之後、其說不能以自已、此誠不在一曙間爾、積歷數生平所習、勿論其有道者、卽遊戲之事、其始絕無意味、多爲之則漸知其意、竟有樂之不疲者、口之於味、孩提之童、始但嗜乳、不知何謂五味也、投之以甜、則淡味爲所奪、及稍長而酸鹹亦可與甜相爭、不讓甜擅其美矣、其他如辣如苦、亦有覺其可口之時、大抵深之乃覺其趣味、不深則不覺也、陳大士之文、誠非有閱歷者不能道也、

六月八日、卽廢曆五月初二日甲申、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論語爲政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明釋萬藻時文破承題云、進求格、心之理、動其所自有者而已、夫德與禮、民心所自有、而恥之所賴以存者也、以此勸之、而格可知矣、積昔著四書質疑、謂格當讀爲恪、恪者敬



也、有恥且知敬、則德與禮可賴以存矣、然羅氏解格爲格心之格、亦未嘗不是、格心之非、卽是格物之欲、勝於宋儒以格物爲窮理矣、

六月九日、卽廢歷五月初三日乙酉、上午一時三十五分、寒暑表七十五度、

是日足病、不能移步、次晨又病喉痛、復入海甯醫院、喉痛全愈、乃於六月十八日、卽廢歷五月十二日出院、旋家、此數日皆無日記、

六月十九日、卽廢歷五月十三日乙未、上午三時與寒暑表七十九度、

孟子萬章篇、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明項煜時文云、捐子女以與賢、亦曠論也、夫將禪天下、而以其子女爲事女、可謂有聖人之術者矣、且舜與禹皆自匹夫而爲天子、而禹以功錫、舜以德升、功高則易以服人、而德尤不可以家喻戶說、夫舉大事、未服人心、不足以致天下之治、或轉以速天下之疑、堯獨憂之、以爲事不可以無漸、而機不可以不隱、將以天下託、先以子女託、事之漸者也、陽以子女託、陰以天下託、機之隱者也、此及下文、全篇皆以堯之讓舜、純以權術出之、具有淡心妙用爲言、桀少年時、不敢以爲是、亦不敢以爲非、中年後、以上古原有讓賢禪天下之道、所謂五帝官天下者、蓋不獨堯創爲之、此謂堯以權術讓天下、與舜實誼也、自禹之子無神讓之實、後世遂無官天下之政體、有提議此事、如漢之蓋寬饒者、且得罪而死、至於今且三千

年矣、項氏此文、不敢指斥專制政體之非、而但發明堯之苦心、亦別有深意哉、

六月二十日即廢曆五月十四日丙午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云、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于中國也、此以水譬性、以水之流譬欲、然則由地中之水、亦水之流者也、何以得爲節而不過者乎、告子以湍水譬性、孟子且闢之、以爲水性之就下、猶人性之善、安得謂流水卽是人欲乎、此亦戴氏之失言也、

六月二十一日即廢曆五月十五日丁酉上午一時與寒暑表七十九度、

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于是乎輕、輕者、于是乎重、變也、植謂戴氏謂權所以別輕重、得其理矣、惟以爲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爲常、則大失之、自古經傳訓常爲恆、爲久、爲不易、均適與戴說相反也、素問五運行大論、考建五常、注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又氣交變大論、應常不應卒、注云、常謂歲時之氣、不差甚刻者、此正言常者無有變更、而戴氏顧謂此重彼輕、則何以能不差甚刻乎、戴氏但憑臆見、毫無證據、吾不敢從、然亦不暇多爲之辨、後之讀者當自得之、

六月二十二日、卽廢曆五月十六日戊戌、壬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九度、

戴氏孟子字義疏證云、天下必無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皆出于有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于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主于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成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于是說說諍辭、反得刻讓君子而舉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楨謂欲之爲訓、心有所願而爲之、有君子之欲、亦有小人之欲、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皆欲之不可無者也、惟小人之欲、則專徇一己之私、甚至假濟人而利己、如齊宣之求所大欲、及後世專制之君主、借禮記嗜欲將至之言、欲王天下、鄭注云、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此則欲之萬不可有者也、戴東原因宋儒言寡欲、遂爲說以抬高欲字、似乎人只貴有欲、有欲始能有爲、持論未免太偏、余不敢取、

六月二十三日、卽廢曆五月十七日己亥、上午四時興、寒暑表八十度、

是日寫字書記顧春蘇、於下午九時三十分、在廣慈醫院病故、其家人均在北平、余給資派人仰朋游實通李二等爲之料理棺殮、顧春蘇抄錄所著書、有不解者、輒提出問字、人甚用功、不料竟短命而死、其家尙有老母、

無人侍養，余尙擬籌資寄北平養之也。是日心緒不佳，未著書。

六月二十四日，卽廢曆五月十八日，至

六月二十八日，卽廢曆五月二十二日，凡五日，因兩足麻木，赴海甯醫院，亦未著書。

六月二十九日，卽廢曆五月二十三日乙己，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是日爲余六十九生辰，臥藤榻上，隨意淡成一詩云：年年五月多愁疾，自覺吾生實不辰。富貴倘來原不屑，神仙願學失其真。未能教子遠言世，無地登天孰寄身。僞學區區隨分得，卽論文字亦難純。（朱子文集云：明歲七十矣，區區僞學，亦隨分得力，但恐文字不能詳，爲子被之恨耳。）近日多疾，醫生屢戒勿作詩，勿著書，此不過隨口拈成，不能爲詩也。

六月三十日，卽廢曆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八日，卽廢曆六月初二日，均在病中，無著述。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六

七月八日、即廢曆六月初二日甲寅、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八十二度、

是日由辣斐德路合忠坊一號、遷至虹口施高塔路恆豐里內恆盛里二十三號二十四號、

七月九日、即廢曆六月初三日乙卯、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八十三度、

是夜十時、陳典謨自海甯醫院來、持美國新出電器相鑿、云予足病用之、當有效驗、惜新屋電器不合、擬明日再修改用之、足徵良友關心賤體、誌之爲感、

七月十日、即廢曆六月初四日丙寅、至七月二十七日、即舊曆六月二十一日、均在病中、未撰日記、

是日吳栖筠甥以其部長孫科之命、攜來孫中山先生安葬紀念章一件、旁鏤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八一七、蓋此次葬事、委託前外交部長伍朝樞、在巴黎製一萬具、分贈舊同志云、

七月二十八日、即廢曆六月二十二日甲戌、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八十八度、

余自算八字、今年六月二十二日、交入丁字運、較之前行子字運爲佳、有此感覺、日間赴新中央戲院看影戲、歸時食晚飯頗有味、夜睡竟不作瀉、交二時即起身、伏案還讀我書、著日記、然以前荒而不治者亦已多矣、

七月二十九日、卽廢曆六月二十三日乙亥、上午一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八十六度、

昨日諸兒爲余將臥室外寫字室檢拾精潔、分貯書畫、有姚京受集天發神纒碑字七言對、云、廣陳歷史觀平治、共許將軍等天神、姚自言上聯所謂廣陳歷史、蓋嘗稽考中國數千年治平之蹟、惟堯舜之治、可稱有道之世、其他皆專制政體、不足言治平、旣成民國、推倒專制、改變政體、乃可復堯舜之制也、其言雖近誇、然其崇尚堯舜之意、亦不可沒、姑爲記之、

七月三十日、卽廢曆六月二十四日丙子、上午二時三十七分興、寒暑表八十六度、

昨日戴孝侯來坐、問民可使由之、近人有說謂民以爲可之事則行之、民以爲不可、則必不能行、但使之知其理則可耳、此亦通否、積謂民以爲可之事則行之、此甚是也、但民以爲不可、而亦必爲說之、則悖民之意、甚無謂也、積習解老子論治天下之道、以爲從事於道者、民亦同於道、從事於德者、民亦同於德、從事於失者、民亦同於失、卽民可使由之說、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亦是此理、然則論語仍當讀作民可使由之爲一句、豈但視其上之所率何如、不問民之可否矣、桀紂率天下以暴、其始何嘗相從、久而與之同化、則竟如一邱之貉、其實民何嘗知之哉、戴曰、然則昔人有謂此乃愚民政策、其病何如、余謂此亦非愚民也、以仁率、以暴率、皆其本分、初不自知耳、

七月三十一日、卽廢曆六月二十五日丁丑、上午一時五十分興、寒暑表八十八度、

董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楨謂人之性卽天心也、驗人之性以言天、則天意可知矣、今人之性亦無異於古人也、驗古人率性之行、則今人之師法也、大抵天與人皆一性而已、然今時之人以淫慾爲性、則非特失天性、亦且失古人之性矣、

八月一日、卽廢曆六月二十六日戊寅、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林逋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楨謂此數言實曲盡人情、非謔語也、今入民國、已無奉君之事、當易作以保富貴之策使民、則無往不愛民、今之官祇知腹削百姓而已、孰知所以愛民之道者乎、

八月二日、卽廢曆六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午一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王通云、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楨謂四禮乃人所以爲人之要務、缺一不可者也、冠禮之廢、由來已久、天下之人多忽其事、不知人不自重、則不足爲人、何能幹國棟家、天下之亂、蓋從此始矣、今日之婚姻、豈成婚禮乎、結婚與離婚相踈而至者矣、此由始不尊重其事、遂無以善其終、人之視離婚爲無足輕重、而廉恥之道盡喪矣、其家道尙可問



乎喪禮之於今日、其要在失其哀、人至父母死而不知哀、其良心尙何可問、世固有窮奢極欲、安排治喪、以耀外觀、其所謂孝子者、則且夷然樂之、論語所謂喪與其易也、甯戚、蓋聖人久以此事爲憂歎、喪禮如此、則祭禮更不必言矣、吾讀王通之論、不能無感、輒信筆道其一二於此、

八月三日、卽廢曆六月二十八日庚辰、上午一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王通云、罪莫大於好進、積謂此卽易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也、聖人數言、而此獨以進爲說、義猶有未盡者、蓋襲取聖人之餘緒、以爲高而已、洪邁謂其書出於阮逸所撰、其或有然乎、

八月四日、卽廢曆六月二十九日辛巳、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六度、

楊斛山云、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之動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卽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卽萌於此矣、故學者以慎獨爲貴、積謂此言心靜則能知幾、以靜御動之法也、幾者動之微也、惟心靜乃能知之、遇事靜其心以察之、則得矣、

# 學壽堂己日記卷七

八月五日、即廢曆七月初一日壬午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張翊撰白沙遺言纂要序云、儒有真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尚焉、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絕言、溷著述家起、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榛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長養夫真風也、其恆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謂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擴先生文集、中語、做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幹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楨謂孔子欲無言之語、蓋以力行爲本、不以言語爲重也、聖門

四科、固有言語一科、何嘗獨闕言語乎、白沙亦以力行爲重、故不徒尙言語耳、張東所此序、謂白沙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因有遺言纂要之輯、後之學者讀之、可得其宗旨之所在矣、

八月六日、卽廢曆七月初二日癸未、上午二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張謂白沙先生墓表云、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蹶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風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澗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志、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洛濂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因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諾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惜者、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

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爾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楨謂此誇張陳白沙主靜之學，未免太過。然謂救人心，卽以救天下，亦論治之要也。但救天下，恐亦非空言主靜所能。

八月七日，卽廢曆七月初三日甲申，上午三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薛敬軒讀書錄云：敬則中虛無物，又云：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又云：學至於心無一物，則有得矣。楨謂此卽中庸不誠無物之理，不誠無物者，惟誠乃無物也，不字語助詞。

八月八日，卽廢曆七月初四日乙酉，上午一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八十五度。

董仲舒曰：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楨謂王者所以治天下之道，兩句足以盡其義矣。今爲民國，尤重於承天意，明教化民，教明則民之性明，無有不善者矣。民無有不善，則永無亂世矣。

八月九日，卽廢曆七月初五日丙戌，上午二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蔣信桃岡口錄曰：人除却血肉，只有這一片精靈，喚做心。一動一靜之間，正是這精靈元初本體。故心也者，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不當於心外更求知得此心者，又何物？又曰：心亦是氣，虛靈知覺，乃氣之至精者。耳、心、纔喜，容色便喜；心、纔怒，容色便怒。此便見心與氣貫通在。未嘗二也。楨謂蔣氏此論心與氣甚精，但所謂

氣是源頭之氣，卽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非氣質之氣也。

八月十日，卽廢曆七月初六日丁亥，上午一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九度。

蔣信桃岡日錄云：心元是純粹至善，大學云止至善，其實只在人止之耳。失其止，便如純陽之氣，變而爲陰了。此便是惡。故周子揭無欲二字，爲聖功之要，非收拾此心到得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處，不得言無欲。非無欲，却何從見得至善？楨謂蔣氏言非無欲，却從何處見得至善？此語最精，惟無欲始是至善，一有欲則是惡矣。但以陰陽分善惡亦非，但以有欲無欲分善惡便得之，不可以陽爲善，而陰爲惡也。

八月十一日，卽廢曆七月初七日戊子，上午一時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九度。

蔣信桃岡日錄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個太和，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相發，五性感動，復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如皋陶論九德，孔子所言，榮參師由，偏處自有許多不同，既同出一個太和，則知的是性，愚的豈不是性，善的是性，惡的豈不是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工夫得到勿忘勿助之間，卽便是此體，那純粹至善底頭面，便現出來，便知天知性，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於此處見得，苟韓諸子不知性，正由不知此一段學問工夫，如今只須用工，不須想像他如何，工夫到得

真默處，卽識之矣。楨謂此卽孟子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而抬高孟子以爲工夫到得如此，其他如荀韓諸子皆不知此段學問工夫，然則自孟子直到蔣信，惟蔣信足以知孟子矣，吾不敢僭也。

八月十二日，卽廢曆七月初八日己丑，上午一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八十度。

桃岡日錄云，六經俱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稔，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命，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認，便見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問所當然所以然之說如何，曰只一個心，千事萬事總皆變化，又何顯何微，只形色便是天性，楨謂依此說便有心而無性，心是天命之性，便非心矣，六經明明說心，又說性，如何能合而爲一，况六經明明分別氣與心不同，又如何可謂心便是氣，真令人糊塗死了，安得起蔣氏於九原而問之。

八月十三日，卽廢曆七月初九日庚寅，上午二時四十三分興，寒暑表七十九度。

呂本中童蒙訓云，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者。季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樂高之難，大抵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邲殿，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與于雅邑、辭多受少、與于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而有寵、衡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留于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爲萬世貪冒不厭以致破家亡國之至戒也、楨謂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今在民國、以無財產爲可以免、有財產者、宜求自全之道、生在敬戒、戒在富也、

八月十四日、卽廢曆七月初十日辛卯、上午一時與寒暑表七十六度、

帝蒙訓云、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聖人也、楨謂此以不卑小官爲學聖人、極有理、余嘗教諸子、毋着意求官、家雖貧、當安其常、雖小官亦不可求、柳下惠之不卑小官、適逢其會、固非求小官而爲之也、小官且不可求、况大者乎、爲官而不能爲民治事、皆殃民者耳、大小皆不可也、

八月十五日、卽廢曆七月十一日壬辰、上午一時四十分與寒暑表七十五度、

帝蒙訓曰、王尙書敏仲古、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

之具、至煩、敏仲奉使、卽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楨謂此卽後人供張之費、前清時每易一督撫必有之、自內室床帳以至馬子、皆新置、罔畧飯食、皆供應三日、由省城首府縣任其事、故督撫抵任、首府縣必賠備一二萬金、爲督撫者則調以優缺、使填補虧空、變成常例、間有由省城善後局、以公帑開支、亦猶王敏仲之支官錢、置什物也、自督撫以下、則藩臬兩司道府、亦各有之、遞由其下之屬官置辦、余任江北提督、先檄飭不許辦供張、然抵任時善後局仍有置備、乃令該局提調開具價值、由已給還、所給還者四五千金也、

八月十六日、卽廢曆七月十二日癸巳、上午一時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童蒙訓云、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矣、楨少年侍先君、嘗請問爲學以何者爲本、先君曰、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但孝弟尤貴有誠心、無誠心則其孝弟皆僞也、此與李君行存誠心、理亦相同、有誠心則利欲必去、利欲不去而云存誠、亦僞也、

八月十七日、卽廢曆七月十三日甲午、上午二時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童蒙訓云、李君行先生說、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州聚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答曰、爲大人令去應舉、令及第後歸、今次以期服礙、卻欲且就



此處修學，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正者，君行之師，與積謂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此孝子事親之心，無時而不有，不待他人教者也。必待人教之而後行，已非出於至誠矣。有父母在者，不可不時時注意，不可虛讀此書也。

八月十八日，即廢曆七月十四日乙未，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四度。

童蒙訓云：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積謂說文云：誠，信也。爾雅經傳亦皆以誠爲信，訓詁自是如此。若加至字，則至誠自不得但解作信矣。

八月十九日，即廢曆七月十五日丙申，上午十二時二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童蒙訓曰：堯中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陽在內，則內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則內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辨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積謂此說極有理。當冬之日，余嘗食冰淇淋，夏之日，人皆飲水，余則飲湯，或有問其故者，余以冬夏日陰陽在內外爲對，然人多笑其怪矣。猶記在南京統兵日，有美國兵艦統兵官來拜，余往回拜時，正隆冬雨雪，其艦中以茶相饗，茶盅輒納以冰，余知其

理亦樂飲之也。

八月二十日、卽廢曆七月十六日丁酉、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童蒙訓曰、陳覺中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見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汙漫而無成也、楨謂此利字非功利之利、蓋厲字也、言廢厲而爲之、余昔著四書質疑、有此說、今讀童蒙訓、輒著之於此、俾學者省焉、

八月二十一日、卽廢曆七月十七日戊申、上午二時七分興、寒暑表七十六度、

童蒙訓云、聲中上呂吉甫書、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乃爲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哉、其精識遠見、殆過古人、此蓋誘吉甫使之爲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楨謂列禦寇以死人爲歸人、是也、人之未歸者、宜乘此時爲其生計、則歸時不虛此行矣、若出行而不爲善、則必爲惡、爲惡者人必環而攻之、雖有家亦不得歸矣、是不可不深省也、

八月二十二日、卽廢曆七月十八日己亥、上午一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七度、

董蒙訓云、蔡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慎、毫分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矣、楨按道德經五十九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楨撰述義引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心養性、亦嗇之謂也、能嗇則其心存而不舍、其性可復、其初、是謂早復、此理甚深、學者宜詳攷之、余之說詳老子道德經述義、

八月二十三日、卽廢曆七月十九日庚子、上午一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董蒙訓云、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楨少時讀書、頗以強記爲主、先君教之曰、僅能強記、終須忘去、不能得其用也、是宜用思爲要、是時楨方十餘齡、讀左傳日必百行、先君頤罵之、後不越兩年便多忘記矣、今夜讀董蒙訓、思前事、謹記之、

八月二十四日、卽廢曆七月二十日辛丑、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九度、

董蒙訓云、劉器之嘗爲子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言徽嘗世言熙、嘗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仕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

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積昔爲入幕之賓、恆以稱停二字爲處事之法、常舉叢蒙訓此篇、以教門生弟姪、有同事諸友來、亦必爲之言、蓋皆謂深得其益也、

八月二十五日、卽廢曆七月二十一日壬寅、上午一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八十一度、

叢蒙訓云、孫丈元忠學士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本中言、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一日侍講責某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何也、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朋義、亦少有也、侍講謂榮陽公也、積少時先君亦不許輕議古人短處、言論近於輕薄者、尤所深戒、時事偶一談論、藉以試言論之正否、則所不禁、然過後亦不許妄談也、

八月二十六日、卽廢曆七月二十二日癸卯、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八十度、

叢蒙訓云、或問榮陽公爲、小人所習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習、何者爲辱、自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積中年時、每見家人子弟、或有相罵者、必曉之曰、此不足爲辱也、我所無之事、彼非罵我也、使我有之、則改之爲貴、當反殿之、何必忿怒、及年老聞人相罵、輒曉之曰、顏淵犯而不校、汝何不學之、至於聞人有罵己者、則悚然自失曰、此我之過、宜當改之、或己無其事、則笑受之而已、亦不與辨也、

八月二十七日、卽廢曆七月二十三日甲辰、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童蒙訓云、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弟、某幸得從賢士大夫遊、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過相與邪、因思前輩自警修省如此、楨謂今人之所爲、能免禽獸之行、者蓋亦寡矣、孰如呂舜從、日自警省者乎、能知自警、則不至於物化、是能格物、此亦不易得者也、學者毋自視過高也、

八月二十八日、卽廢曆七月二十四日乙巳、上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四度、

童蒙訓云、孔子以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汗隆、而教無他說、故詩書所載、但說治亂大概、至孔子後、邪說竝起、故聖人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楨謂今日之異端、蓋亦多矣、共產其最著者也、以色列爲性、亦異端也、不急攻之、則性亡矣、性亡則人盡禽獸矣、此視共產之禍、尤烈也、八月二十九日、卽廢曆七月二十五日丙午、上午一時六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童蒙訓云、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楨謂前二不幸、知道者可自爲去取、若高才文章、人方樂得之、未有以爲不幸者也、豈知才愈高、則道愈退矣、如王介甫者、才不爲不高、文章不爲不妙、其後竟何如、歷代英雄豪傑之士、如王莽曹操之流、皆不幸之尤

者也。

八月三十日，即廢歷七月二十六日丁未，上午十二時二十五分，寒暑表九十度。

董蒙訓云：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也。至於公則不然，慎謂人心之同者，蓋所謂性相近也。

昨有蔣明極寄天韻閣詩存一本來，云內有矢貓詩一首，可自證三十年前之記憶力。蓋當時有一事，蔣明極知之，以此相調也。余試掩卷思之，居然未忘。今錄於後。矢貓詩云：晝常穩臥亂書堆，底事穿雲去不回。燈下暫看飢鼠出，花陰疑逐小蟲來。深恩負盡奴無行，飽食終歸將不才。堪笑主人太癡絕，隨風爲汝幾徘徊。此詩本事，蓋余在前清當統制時，有所賞識之日本第三期留學生曰章亮元，已薦升參謀處總辦。一日爲浙紳湯壽潛函邀回浙辦學，章爲所動，不辭而行。但云赴滬購辦圖書儀器，余次日聞之，即於晨起潛登輪舟赴滬。既抵滬，入其所寓旅邸，章適出室外大解，余就其寓所隨手獲此詩卷閱之，章回時始與相見，余語之曰：適得此詩甚佳，何人所爲也？章爲之失色，後亦卒爲余邀回南京。當時知者以此事頗類張良追韓信，傳說一時，然章後遁入商界，革命時已不在軍中矣。

八月三十一日，即廢歷七月二十七日戊申，未交上午十一時，寒暑表八十三度。

是夜過熱，睡不成寐，復起乘涼，隨取董蒙訓閱之，有一條云：紹聖崇甯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張彥和夫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難也。張才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上澗下溼，屋中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躡屐端坐於箔外，日看佛書，了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絕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強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楨看此條，掩卷思之，是時天熱甚，忽覺氣甚和，不畏熱，豈不大奇。

九月一日，卽廢歷七月二十八日己酉，上午二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董蒙訓云：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苦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任之，常矜憐者，必有飢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矜憐自棄其身哉。楨謂淫則忘善，此四字極可思，昔余在揭陽，嘗以此四字榜於書齋，以自警，一日莊心嘉過余。

曰、淫則忘善、當非淫慾之謂、蓋凡事過嗜之、皆可謂之淫、時余方與同人爲詩鐘、莊曰、專心於詩鐘、則忘却爲善、是亦淫也、余卽能詩鐘不爲、然歷三十年、余在南京、又常與樊樊山諸君爲之、卒未戒絕、余弟公倩、尤工於此、每會必得元、以是爲樂、余則信筆爲之、以爲逢場作戲、不矜心作意也、然不矜心作意、便於爲善有益乎、亦五十步百步而已、

九月二日、卽廢曆七月二十九日庚戌、上午三時二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七度、

意蒙訓云、田誠伯說、仲弓問于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爲然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見君行如此說、楨往時有一說、仲弓問于桑伯子、子曰、可耶簡、蓋也讀作耶、反詰之詞、夫子疑于桑伯子之簡爲未可也、仲弓乃曰、能居敬而行簡、則可、若居簡而行簡、則太簡、誠有所不可也、夫子乃以雍之言爲然、但楨雖爲此說、當時著四書質疑、亦未刊入、意尙不定也、今夜讀意蒙訓偶憶及、姑存之、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八

九月三日、卽廢曆八月初一日辛亥、上午一時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童蒙訓云、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教害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傅、及誅大臣、以爲將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爲天下後世害甚矣、竊謂公羊所說、皆專制時代之政、誠屬傷教害義、今入民國、應無此等事矣、然妾多則以子得勢力者、仍有之、雖無君臣之名分、而將而誅者、亦不能免、尙待賢者爲革除之也、

九月四日、卽廢曆八月初二日壬子、上午一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童蒙訓云、陳堯中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無有紀極、故取天下之象焉、楨謂凡爲學者、當先求其放心、然後讀書、放心不收、讀書不能有得也、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而已、何能畜德之有、

九月五日、卽廢曆八月初三日癸丑、上午一時十三分興、寒暑表七十一度、

董蒙訓云、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已也、將以成物也、我之所得者、不能盡推於人、非聖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後耳、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其窮也、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達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獨善一身之道也、施於一身而非有餘也、施於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謂聖人之道、學聖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爲心、而專以莊周爲我之書爲說、烏在其學聖人也、積讀此說、甚是、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是以堯舜之道教人、獨善其身、即是施於天下也、及其得志於天下、則天下皆樂堯舜之道、其身固已善矣、兼善獨善、非有二事、

九月六日、卽廢曆八月四日甲寅、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度、

南軒謝文游明季諸生、著左傳濟變錄、自序云、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窳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闕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揚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

所遺得之於勦、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又烏可無學也、楨謂此文頗精選、惜未見其書、其所錄春秋時名卿大夫、亦未得見其人名、不知其論斷如何、如甯武子者、孔子則取其愚、謝先生序中又未及愚者、更不知其論斷何如也、

九月七日、卽廢曆八月五日乙卯、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六十八度、

魏真庵爲申涵光傳、錄其語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隱、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楨謂此皆名言、學者宜奉爲師法也、申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云、

九月八日、卽廢曆八月初六日丙辰、上午二時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二度、

董蒙訓云、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蕞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三聖一賢、相繼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楨謂此言惟彼陶唐、今失厥道、明言啓失陶唐之道、亂其紀綱、明言啓亂陶唐之紀綱也、蓋不待至太康失邦而始亂矣、

九月九日、卽廢曆八月初七日丁巳、上午三時二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度、

張敦復聰訓齋語云、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

妄想生曠、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遑遑、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楨謂此言開通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栖栖遑遑、舉動無不礙者、此誠若爲楨寫照者、然楨生平不能有一閒處之時、每遇閒坐、必手一卷閱之、嘗以看書爲消寒消暑之法、隆冬手足冰凍、盛夏夾背汗流、惟持一卷閱之、始不覺其寒及熱也、敦復先生所言、皆身歷有得之言、深得余心也、

九月十日、卽廢曆八月初八日戊午、上午三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聽訓齋語云、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予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卽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飢、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蘇遇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餓、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曠忿之心、燒灼不靜、其苦爲何如耶、且窮盛之串、古人亦有之、疾手可熱、轉瞬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楨昔當貧窮時、每思古人遭際之艱難、以之自况、今讀張文端此書、尤先得我心也、在平南時、侍養老母、恆有朝夕不繼之時、一日縣之司出入友人、持百金來餽、云縣有某商、新聞當舖、持贈老夫子者、余聞之驚曰、商

開當舖、何與老夫子事、豈能受之、其人再三婉言曰、縣令亦有所贈、已受之矣、老夫子如不受、何詞以退此商、余曰、此但余不受之耳、如何退謝之、則余不問也、後縣令亦親來、以此爲言、余謂之曰、縣令有保衛此商之責、受之宜也、老夫子但爲縣令辦事、無受商禮之理、誓不敢受也、此令與余交最厚、卒以余不受、此悻悻而去、及余返入內室、老母以無米爲炊告、余則檢夾袍桂二襲往易資糴米、時方八月、夾袍桂乃適時之禮服也、此事猶如在目前、

九月十一日、卽廢曆八月初九日己未、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八度、

聊訓齋語云、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作爲樂、論語開首說悅樂、中庸言無人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跣天踏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子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賢仙佛、予何敢望、竊欲一邱一壑、傲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釋犬閒閒之樂云爾、楨謂此論尋樂、極有道理、予無事日惟讀書尋樂處、書中有得、予心處則大樂、其他一切游玩之事、皆不能樂也、白香山之一邱一壑、予亦無之、不以爲樂也、

九月十二日、卽曆曆八月初十日庚申、上午四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贈訓齋語云、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剽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殍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琴殄之人、易致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常儉而已、一切常思節儉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生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獨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卽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冲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答曰、子鄉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噓、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壽、又曰、智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

遇一切勞頓憂憤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深潭，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不可舍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右，時時體察，當有裨益耳。積謂此所言致壽四端，均有至理，不可不知。積少年時先君卽教以學壽之道，深知其理，而未嘗爲之說，今特錄樂圃先生之說於此，願世人閱此者皆學之，必得其壽也。

九月十三日，卽廢曆八月十一日辛酉，上午四時二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九度。

聰訓齋語云：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誇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賂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



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伎以累心、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于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以至由于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擯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講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子孫之道也、子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福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焚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積於三者之苦樂、亦備嘗之矣、其始以爲樂、未幾卽受其苦、實覺樂少而苦多也、今於富貴二事、自問大夢已覺、惟於子孫一途、尚有欲嘗之樂而未得者、所受之苦、則已多矣、或問曰、子之所謂苦樂者何、余曰、子孫賢孝則樂無窮矣、子孫不肖、則苦不堪言矣、願安所得清涼散而藥余於火坑中、八寶筏而渡余出苦海也、

九月十四日、卽廢曆八月十二日壬戌、上午三時五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九度、

聽訓齋語云、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疏、彼間或闖入、即時覺察、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楨謂此求心安之法、以築城於心喻之、亦古人防意如城之說也、欲求心安、非意誠不可、意能誠、則城內城外、均打掃乾淨、無紛擾者矣、其打掃之法、卽是用格物工夫、九月十五日、卽廢歷八月十三日癸亥、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一度、

聽訓齋語云、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訓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語、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擇交之說、予自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鴆之入口、蛇之螫膚、決無解救之法、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此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貌親切耳、楨讀此篇、覺其說理尙有未透、登之日記、欲爲詳解、忽憶及昨有門人呂國治之眷屬、閩女上信來、返求子以一書慰藉呂君、遂又執筆作書、此日記遂不得不束之

高閣矣、

九月十六日、卽廢歷八月十四日甲子、上午三時五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二度、

聽訓齋語云、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采、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趣之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剝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迹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聲氣、飲食起居、交遊酬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其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苦於無客爲伴、日則步屨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案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間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楫謂此說固是、然古人片紙隻字、寶其獨有也、苟或毀失、則無復在人間世、寶之亦宜、惟須得真迹爲可寶耳、

九月十七日、卽廢歷八月十五日乙丑、上午一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聽訓齋語云、昔者米脂令蕭君、擢李賊之祖、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後復爲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詎不信邪、予

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訶詈，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舉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積謂此論雖不可易，以余生平所經見，誠覺造化不可測，今亦不暇一一舉似，惟願吾人遇事以正理應之，生死聽諸命定焉可耳。

九月十八日，卽廢歷八月十六日丙寅，上午一時五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聽訓齋語云：人生豪俠之名，至不易副，積生平亦最厭豪俠之名，此言其至不易副，誠是閱歷有得之言，歲癸未，在梧州見一醫師曰高守忠，出入必挾一鉄棍，人皆以高鉄棍呼之，八家兄季同謂其醫學甚佳，時時延之至家，且爲鉄棍歌一首贈之，余則避而不見，家兄謂余曰：此人有豪俠之稱，何妨一見之，余答曰：正唯其有豪俠之名，不敢見之，並醫藥亦不敢試之也，後此人亦無殊異之迹，與常流同盡而已，此亦圃翁所謂至不易副者也，夜讀書方思兄見圃翁此段，兼思及高守忠，因記之。

九月十九日，卽廢歷八月十七日丁卯，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六十五度。

聽訓齋語云：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澹，卻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

家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於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卻自尋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恆境、是窮奇樸杌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獨至於立身制行而反之也、楨生平聞先君之教、亦極惡動作好奇、一日有人抵書於楨、以名士稱某君、先君見之、教楨曰、昔人云果然諸葛異名士、必有諸葛之才、乃不負此稱、今人能作數通時文、吟數首五言八韻詩、對人看書、輒貌爲一目十行、似過目成誦然者、動作怪異駭人之態、便以名士自居、吾甚不願汝輩效之也、今夜讀圃翁聽訓齋語、憶及先君所教、因錄而記之、

九月二十日、卽廢曆八月十八日戌辰、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六十九度、

聽訓齋語云、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着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鴛鴦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鴛鴦能爲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爲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所易見者也、楨謂此說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久之、則凡有所爲、無非益人、而絕無損人者矣、此雖聖賢亦不是過也、欲學聖賢、復有何難、但

仍須絕欲格物，不能絕欲格物，先有損於己，何能有益於人哉。

九月二十一日，卽廢歷八月十九日己巳，上午二時五十五分，寒暑表六十五度。

近日風俗淫靡，竟謂男女交媾爲性交，以白文其過，於是以至善之性，竟成爲至惡之性，性不能養，而性亡矣。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蓋人之性，受之於天，今謂淫爲性，是評性，直誣天矣。推其藉口於性之說，無非以孟子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均有色字，而孔疏於詩序不淫其色，有通謂女人爲色之語，遂以男女之交爲性之事矣。不知孟子形色之說，形者體也，趙岐注云：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蓋以形屬之體，色屬之貌，說文：色，顏氣也，顏氣之爲物，本是空者，非形體可比也，告子之食色，亦是食爲實，色爲虛，未嘗以色爲女人，明乎色之非女人，則評性之說，不擊自破矣。

九月二十三日，卽廢歷八月二十日庚午，上午四時十五分，寒暑表六十九度。

昨日有友人來坐，翻閱余之日記，問曰：何以謂之踐形也？余曰：人之得以有形有色，皆天賦之性所成者也，但人不能一一悉如天之所賦，盡其人理，其所以爲人之道，必多缺憾，惟聖人然後可以悉如其形而踐之。朱注云：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此說是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猶言惟聖人然後可以成人耳。友人聞之，大笑曰：今人以淫

欲爲人性，然則人之能變形者，必能盡其淫之之理邪？世有張博士其人者，蓋亦聖人之徒矣，誤解聖經，其流弊一至如此，君不可不爲一說以明之。友旣去，遂舉其言登入日記，以與昨夕之說相印證。

九月二十三日，卽廢歷八月二十一日辛未，上午一時三十五分，寒暑表六十九度。

聰訓齋語云：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古人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齒者去其角，附之翬者兩其足。齊於此則豐於彼，理有乘除，事無兼美。予閱歷頗深，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功名非難非易，只在爭命中之有無。嘗譬之溫室養牡丹，必花頭中原結蕊，火焙則正月早開，然雖開而元氣索然，花既不滿足，根亦旋萎矣。若本來不結花，卽火焙無益，既有花矣，何如培以沃壤，灌以甘泉，待其時至發華，根本既不虧，而花亦肥大經久。此予所深洞於天時物理，而非矯爲迂闊之談也。積謂此段說分字，極有理，禮禮運篇，男有分，亦卽指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我所得於天者多，則聽天由命行之，自然上達，不待求而自至，所得於天者少，則古來數奇不偶者多矣。此非其才學有未至，得之於天者少，則無可如何也。然我之爲學，不怨天，不尤人，則雖無其數，而自有其德，今縱不得人爵，天爵有必得之數，天固無如我何耳。

九月二十四日，卽廢歷八月二十二日壬申，上午二時三十分，寒暑表七十一度。

聰訓齋語云、譚子化書、訓儉字甚詳、其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齋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修、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寬、儉於衣服、則肢體逸、儉於言語、則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神安、儉於交遊、則匪類遠、儉於酬酢、則歲月寬、而本業修、儉於書札、則後患寡、儉於干請、則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嬖遊、則學業進、其中義蘊甚廣、大約不外於葆壽之道、楨謂此說儉字甚詳、余少年乘承庭訓、卽恪守儉字之道、生平禾嘗穿絢繡、日食雖非每餐皆白飯、而每日之中、恆有一餐白飯不用菜者、此不特節用於養身體亦甚有益、第九子所生之孫小名申申、年三歲、黎明卽進余室、亦隨余餐白飯、頗以此爲甘也、世固有以餐白飯爲淡而無味者也、

九月二十五日、卽廢歷八月二十三日癸酉、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一度、

晚在床上、思及孟子盡心篇、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言人之於道、習之而不能時時省察、行之而不能使之著明於天下、終是道自爲道、我自爲我耳、行與習兩句、當分知與行說、著卽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之謂也、

九月二十六日、卽廢歷八月二十四日甲戌、上午一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七十度、

方宗誠書傳補義云、盤庚三篇、皆以心字爲要領、告臣曰、黜乃心、無傲從康、告民曰、宣乃心、無迂乃心、甄子一



人猶同心，各設中於乃心，汝有戕則在乃心，自言則曰：朕心攸困，予其敷心腹腎腸，而終之曰：永肩一心。蓋臣民始所以不願遷者，各人之私心也。至於永肩一心，則事無不成矣。盤庚心學之功，端本澄源，故其所以化民心者，俱能拔本塞原，可爲萬世法也。積謂此說甚精，其言黜乃心者，人之心，汝好高，黜之便不徒慕高，則自無傲矣。迂者遠也，宜用也。凡事能用心，則無遠於事情之弊矣。贊予一人猶同心者，言與予心之所謀者同也。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性，人能保持此性，置於心中，無所偏激，則事得矣。盤庚若曰：吾甚願汝毋自戕其性，以困乃心。若予之心，則已困矣。今余唯有布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而已則以一心永任之也。盤庚之言，誠善於用心者也。

九月二十七日，卽廢曆八月二十五日乙亥，上午三時興，寒暑表六十八度。

盤庚曰：言生生，中篇曰：汝萬民乃不生，生，言此時不遷，則無生理。篇末曰：往哉生生，勅其民往新邑謀生，業生，生不窮也。下篇曰：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言我不任好賄之人，敢竭其力以謀生業。又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言爾百姓不必以好貨寶爲念，惟各謀其生，則其功自然不窮也。凡言生皆有生生不窮之意。易繫詞曰：生生之謂易，老子道德經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生皆自然而生，只有一生，便自有生生之道也。人有絕其生機，乃無生矣。

九月二十八日，即廢歷八月二十六日丙子，上午四時與，寒暑表七十一度。

方宗誠書傳補義云：凡辦天下大事，非知仁勇全，不能有成。盤庚憂深慮遠，洞徹利害，不爲苟且旦夕之計，知也。愷惻輶綏，勸化臣民，不以人從欲，強其所不願，亦不因臣民不欲，而不爲長久之謀，仁也。舉國皆無遠識，而以一己之力，潛移默化，堅定不搖，必期於成而後已，勇也。此辦天下大事之法也。楨謂此言辦天下大事，非知仁勇全，不能有成，誠是也。然即治小事，亦何嘗不須知仁勇全備，始足以折之。余昔在潮陽，與劉子瞻大令論治獄，亦舉知仁勇三德爲之往復申辨，蓋治獄非有知識，不能燭奸，非有愛民之心，不能服人，非有毅力，不能終乃事也。

九月二十九日，即廢歷八月二十七日丁丑，上午三時二十五分與，寒暑表七十一度。

虞書大禹謨篇，帝曰：俾予從欲以治，楨謂自來聖人治天下修身，以從欲爲言者，惟舜與孔子而已。舜之從欲以治，則歸其功於禹，曰：俾予者，謂有禹佐之，則己可無爲，故能從其所欲也。孔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蓋就一己之修身言之，非言其治天下也。然其時年已七十矣，未至七十，猶不敢言也。虞書上文云：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至是舜年亦已九十三矣，則從欲以治，爲期亦不久。古人制欲之功如此，下文訓禹，又有敬修其可顯之言，可顯猶孟子所謂可欲也。

九月三十日，即廢歷八月二十八日戊寅，上午十二時二十分與寒暑表七十七度。

昨日檢書得樊增祥讀盛湖山人集題後一首云：乾嘉之際多通儒，漢學大昌唐律疏。瑰奇獨數芳堅節，朝陽鳴鳳天下無。其次金農鑿冰雪，千巖白石何差殊。錢王翁阮汪孫朱，才爲學庵味不腴。袁王蔣趙洪黃吳，食筭雖美籜則粗。橄欖回甘道幾世，古微一老雄萬夫。經巢却亭酌西江，蟬螿瑤柱充庖廚。吟朋相率入沈興，超躡乾嘉軼國初。盛湖生際嘉道間，考據益足張文瀾。恣肆不爲黎二樵，率俗不染張南山。一編遺集耐百讀，歌呼直拍摩挲肩。近體雅興惜衰口，古風莫鄭相周旋。四十餘年居幕府，僑處五羊生浙士。高揖蒲衣問派流，嫻從樊榭求機杼。導線能穿九曲珠，射生已殺千鈞弩。電燈如燦照青編，快比飢猿食生果。叶先生二子皆鳳毛，先生九男余所識，唯固啣統制公倩太守。金娉擊海摩長霄，談兵戰藝俱可喜。獨恨未識其父耳，未見其人見其詩。黃絹辛潔絕妙辭，海南寄我綠荔支。擬共此詩雙嘆之，此詩用箋紙兩幅寫之。末題固卿公倩仁兄老夫子鄧政，宣統辛亥六月樊增祥。此詩箋向爲公倩弟保存，公倩弟故後，乃由弟婦沈交回積處，恐其久而復失，爰錄諸日記。今晚得此詩，吟誦久之，亦不復閱他書也。

十月一日，即廢歷八月二十九日己卯，上午二時十分與寒暑表六十八度。

方宗誠書傳補義云：洪範六三德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可見其言臣道也。三德正直生養之合乎中者。

也。剛克柔克，矯其生質之偏，以求合乎中者也。合乎中則好惡得其正，嗜欲得其平，然後可以經世而宰物，不能合乎中則偏參，偏則好惡不當乎理，嗜欲無節於內，有不害于而家，凶於于國者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辟與大學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辟同訓，謂偏也。非謂君也。作福作威玉食，皆是偏辟之行，皆內不能正直剛克柔克而致，臣固不可，君又豈可哉。五皇極明曰：無偏無頗，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作福作威，不卽作好作惡之甚者哉，而謂惟君可以如是，非經義也。玉食萬方，乃後世人君之侈言，古帝王無是說也。此皆後世儒者誤讀辟字音義之過耳。植謂解辟與大學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辟，同訓爲偏，極得經義，向來僞孔傳及蔡氏集傳均解辟爲君，後儒沿其誤蓋二千年矣。人人以爲，惟君主則作威作福，無不可爲，且有玉食萬方之說，今人民國無君主矣，而專用其權者，亦不可不防。特采方說以曉天下之人，不可再爲其誤也。

十月二日，卽廢歷八月三十日庚辰，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度。

書西伯戡黎篇，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僞孔傳云：至人以人事觀股，灼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蔡沈集傳亦同此說。至人屢見莊子，田子方篇云：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又天下篇云：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山木篇云：至人不聞，子何喜哉。郭注：寂泊無傍，乃至人也。植謂至人

者古謂有道之人、其人格蓋在聖人之上、聖人猶以治民稱、至人則無爲也、祖伊所言格人、卽是至人、後世以善言謂之格言、亦此義也、

余今年大病愈後、赴三民照相館、映小照、適門人樊漱圃來省視、爲題數語云、揖讓唯臬許爲真、大同世之逸民、名儒名將名士不足云、嗟、曠古乃有斯人、余得之樂不可言、生平得知交題贈多矣、無有如漱圃所題、直中余之心坎者、然其實余何足當、有此志焉耳、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九

十月三日、即廢歷九月初一日辛巳、上午二時十一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方宗誠書傳補義、列爵惟五分、士惟三、此平天下之大法度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平天下之大樞機也、雖列爵分士、而不知用賢、任能、天下何由而治、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此平天下之大關要也、既真能用賢、任能、則登民教民之政、始可興行、然教民之道、最不可繁瑣、故止以五倫爲教、而五教之中、又以食喪祭三者爲先、蓋民以食爲天、飢寒而欲其講禮義難矣、故足食爲首、五倫以孝爲百行之原、五常之本、喪祭二端不講、是不篤乎親、而欲其興於仁難矣、故五教以喪祭爲尤要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平天下之大根本也、人君如此、自然可以垂拱而治、萬世經常之道、具於是矣、栢謂此說萬世經常之道、不過民食喪祭三端、可謂得其要矣、今之人能以此爲重者誰乎、

十月四日、即廢歷九月初二日壬午、上午一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九度、

唐李翱復書性云、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

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燿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植謂李習之此說最精、人之性爲情所惑、而不能充其性亦多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亦姑爲情解嘲而已、植生平卽誤於多情二字、至今年垂七十、猶未復性也、讀李習之書、不禁爲之三歎、

十月五日、卽廢歷九月初三日癸未、上午三時、與寒暑表七十度、

孫師鄭讀經、發國論云、宋儒餒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近人多斥爲迂謬之談、然人道實賴以維繫、孔子刪詩、特取柏舟、以明再嫁非禮、禮記又持著終身不改、夫死不嫁之文、聖經賢傳之用意深矣、夫先王制禮、順乎人情、故有不得已而嫁者、亦所不禁、然會社終薄其爲人、左傳息媯云、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蓋漢婦之也、王介甫有婦人得再嫁之說、張敬夫痛駁其非、近世新刑律、并有無夫姦不爲罪之條、於是廉恥道喪、語云、作法於涼、其弊猶食、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教人以貞潔、猶恐流於淫邪、今乃以淫邪爲教、吾真不知其流弊所極矣、植謂近世淫風盛行、夫婦之道、誠無術以持之、竊取孫氏之說於此、世有留心風教者、其亦諒之而有所勸於心乎、

十月六日，即廢曆六月初四日申，上午一時五十分與，寒暑表八十一度。

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劉寶楠云：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云：君子言朋友者，圖慮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辨，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蓋便辟是體柔，卽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卽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卽所謂巧言也。說文：編，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諂言。論語曰：友諛佞，此當出古論。植謂詩既醉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亦是以朋友施之。君臣而言，今入民國，更無君臣名分，無論尊卑，皆朋友耳。

十月七日，即廢曆九月初五日乙酉，上午三時二十分與，寒暑表七十九度。

書傳補義云：微子之命篇，可見微子去之，不過適於荒野耳，又或是就其初封之微國，亦未可知。斷無如左傳史記所言歸周見武王之理。漢武庚既誅，殷祀無人承繼，成王周公延之，然後出而就封，此方是聖賢之出處。植謂微子去之，當在紂未死之時，及紂既死，未封之時，則適於荒野，自是必有之事。周書所載微子之命，乃初封微子之時，其何時就國，雖不可知，要不必更待成王周公延之，其時亦非適於荒野，而不就國，始是去



之事實也。

十月八日，即廢歷九月初六日丙戌，上午一時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七度。

易說卦傳，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謂今人夫婦，動即言離，婚有不可以一朝居者，夫婦之道苦矣，聖人於數千年前，即有不可不久之戒，若有先見者，然晚讀易得此，輒記之，欲以恆久之道勸世也。前閱讀經救國論，亦似有此說，渙夜人倦，不暇翻書，亦以此道一言可明，不必旁徵博引矣。

陳君仲經之母劉太夫人，今歲七十壽辰，余爲詩二章祝之，詩曰：感誼吾家重甥舅，即今中表多令聞，自昔設堂會講學，人人都道宣文君，孫曾隨子視期頤，我亦登堂拜母儀，猶記廿年前聚首，老年姊弟共談詩，太夫人少習詩書，曾在湘省充師範學堂監督，辛亥革命後，復以私財設女子教員養成所，旋又改爲道南女子師範學校，規制完備，成材甚多，人皆稱之無異，韋母宋氏宣文君也。

十月九日，即廢歷九月初七日丁亥，上午二時五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讀經救國論云：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孫雋案：孔子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見文字關係之重，白虎通云：賈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率而承之，故曰文，魏文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北齊書文苑傳序云：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

在文乎。元史儒學傳云：六經者道之所在，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吾國文化發達最早，實受古聖之賜。近世不學之夫，憚其艱深，意欲改用白話，不啻厭棄裳而治之頰，欲相率而入裸人之國也。及觀其所爲白話，則鄙倍粗率，格格不吐，足令讀者生厭，嗚呼！不文之言，安能行遠哉！楨謂此輩非能文之人，不能道也。近世白話之書盛行，特采之於此，俾爲學者鑒焉。

十月十日，卽廢歷九月初八日戊子，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尙書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於今。孫雄讀經救國論云：微子篇此數節，歷舉殷社之所由淪喪，語絕沈痛，而觀吾國今日之現象，乃無一語不相符合。自辛亥以來，上至執政，下至細民，咸自放於禮法之外，而以草竊姦究爲事。大則竊國，小則竊鉤，朋比容隱，熟視而無覩也。馬融尙書注云：非但小人學爲姦究，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今日之察案百職，縱欲敗度，可謂甚矣。小民方興，言刑爵無常，則小民並起爲讎敵也。今日黨派統系之競爭，其互相敵讎，若有不共戴天之勢，實則各思弋取權利而已。殷鑒不遠，吾懼國亡之無日矣。孫氏此書，作於民國庚申，距今己巳，亦越十年矣。移風易俗，吾茲有望於執政之流也。

十月十一日，卽廢歷九月初九日己丑，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禮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鄭注、且先言未遑餘事、孔疏、所且先者五、謂聖人卽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言民未行也、以治報親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楨謂此經注疏本甚明白、不煩解釋、昨有友人舉且先二字爲問、余遽答之曰、此猶今人言姑且先辨耳、天下事繁、以此五者爲急、姑先爲之、其他民事、不得與焉、留待後舉也、然五者一一皆了、則民事亦無所不足、蓋民事無不自人道始、五者皆人道所先也、經文無姑字、蓋以且訓姑、詩泉水箋云、言且者、意不盡、此且先亦有不盡之意、民不與焉、亦非民不干與之謂、言其他民事不在其內耳、

十月十二日、卽廢歷九月初十日庚寅、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七十五度、

書傳補義云、堯舜相傳、一欽字爲心法、治法之要、湯武伊傅周召相傳、則是一敬字、敬比欽用力、乃安勉之分也、孔子曰、修己以敬、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子思戒慎恐懼、篤恭而天下平、更將敬字工夫發揮盡矣、楨謂此說敬字比欽字用力、乃安勉之分、實則欽字比敬字用力、說文、欽、欠兒、段玉裁云、凡氣不足而後、欠、欽者、倦而張口之兒、引中之、乃欲然、如不足謂之欽、詩晨風篇、憂心欽欽、傳曰、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小雅

鼓鐘篇、鼓鐘欽、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皆言沖虛之意、釋詁曰、欽敬也、致虞夏商書言欽、周書則言敬、欽與敬意略同、而詞有別、先君說文籒云、人倦欲寐則欠、欠、睡不足亦然、今粵俗尚有欠、欠之語、音如欠、蘇、楨少時嘗聞庭訓、古之聖人治事、惟日不足、懼其倦勤、故有欽哉之言、後之聖人言敬、則專在戒慎恐懼、卽不治事者亦宜戒懼、但言敬亦未嘗不同、故字書欽與敬皆同訓、然虞夏商書亦多言敬者、舜典篇、敬敷五教、大禹謨篇、敬修其可願、敬哉有土、益稷篇、敢不敬應、五子之歌篇、奈何不敬、太甲篇下、克敬惟親、盤庚篇中、永敬大恤、盤庚篇下、念敬我衆、又云、罔有弗欽、則一篇之中、敬欽亦互用、故不獨周書以下始用敬字也、

十月十三日、卽廢歷九月十一日辛卯、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七度、

書傳補義云、欽明二字、堯聖德之本也、程朱論學、以居敬窮理爲宗、居敬所以希聖之欽、窮理所以希聖之明、欽明者生安之德也、居敬窮理者、學利困勉之功也、及其至之則一也、楨謂此言居敬所以希聖之欽、窮理所以希聖之明、導學者以作聖之路、誠得之矣、但堯之欽明、乃史臣贊堯治平天下用力之所在、不必以爲生安之德、以爲生安之德、則啓學者畏難苟安之心矣、

十月十四日、卽廢歷九月十二日壬辰、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七十度、

書傳補義云、天人一理、天工人其代之、不但天子百官是代天工、卽庶民日用、無不是代天工、不但天子百官

要贊天地之化育，卽庶民亦無不可贊天地之化育，特民可使由之，而何以代天工，何以贊化育之道不知也。堯所以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使天下之人皆知順天時以行事，上之政令，下之興作，莫不順天而動，因時而行，則自然萬事成，萬化出矣。此位天地育萬物之首務與，楨謂此說天工無不是，庶民日用之事，最爲有理，所謂天工者，無非順天時以行事，無他奇妙，不順天時，卽是違天。

十月十五日，卽廢歷九月十三日癸巳，上午十二時與寒暑表六十九度。

書傳補義云：盤庚誕告用寶，寶誠也。此史臣善形容盤庚之心也。天下惟至誠爲能動人，盤庚所以丁寧反覆告戒者，乃至誠愛民，爲之謀長治久安之道耳。若無此至誠本領，縱反覆訓誥，何能動人。楨謂此說固是，然寶字在說文爲多穀，訓誠非其本義也。其字當作坦，說文坦安也。易履釋文引廣雅坦坦明也。誕告用寶，言大誥用明耳，亦卽明其心之所安也。文選注寶古但字，寶可作但，卽可作坦耳。論語述而篇：君子坦蕩蕩，亦卽安平之義。

十月十六日，卽廢歷九月十四日甲午，上午二時十分與寒暑表六十五度。

書傳補義云：說命恭默思道四字，學道之要法。道不思不得明，然非恭默則精神外馳，心不精一，雖思無所得。危、四、字卽程朱居敬窮理之本，楨謂此說甚精。宋儒言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余以爲靜坐亦不能無流弊，惟靜

坐而能思道，則心不外馳，更以恭字爲之主，卽是居敬誠學道之要法也。

十月十七日，卽廢歷九月十五日乙未，上午三時興，寒暑表六十度。

書西伯截黎篇，不處天性，余昔年讀此，尙有誤解，今夜始悟，及不處天性者，蓋言般民不能得其天性之樂，虞與稷同，上文不有康食，謂無安食，日在愁苦之中，自然無天性之樂，所謂天性之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卽一樂也，若妻離子散，牛衣對泣，豈有樂境，下文不迪率典，言無常法之可循，皆指般民之苦而言也。

十月十八日，卽廢歷九月十六日丙申，上午四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度。

書傳補義云，虞書緊要提出幾字，曰一日二日萬幾，曰惟幾惟康，曰惟時惟幾，蓋謹之於幾，則易爲功，發之於事而後制之，則難爲力，大學中庸極力發揮慎獨二字，周子極力發明慎勵二字，皆從此幾字悟出，此爲治之要，亦爲學之本，與楨謂此言幾字爲治之要，亦爲學之本，深得體要，易經言幾字亦多精義，余昔年於日記，曾囑發之，今適有病失眠，過子又未就寢，信手檢得此書錄之，不及多說也。

十月十九日，卽廢歷九月十七日丁酉，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七十三度。

書傳補義云，書召誥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則天理存，不敬則人欲肆，由是治亂存亡之機，分於此矣，楨謂方氏此說甚是，然未說所字，若如僞孔傳解作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仍未了然也，論語爲政篇，居其所

皇疏所猶地也。此亦當訓爲地。言凡事皆以敬爲之地。不可移動者也。亦卽是主敬之意耳。蔡沈集傳云。所猶虛也。猶所其無逸之所。亦未嘗不可通。

十月二十日。卽慶曆九月十八日戊戌。上午二時四十分。與寒暑表六十一度。

孟子盡心篇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孫雉讀經救國論曰。殺一無罪。非仁也。充不忍之心也。若推勘至精深之處。卽如曾子所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皆不忍之心也。如是則國民無負枉者矣。豈有殺人以利一己之事乎。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道非義。一介不以取諸人。足爲千古竅牒之法。則漢楊震卻暮夜之金。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者。更覺大義凜然。士未有不慎於所取。而能成學問事業者也。居仁由義。而後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若稍有不仁不義。行有不慊於心。則其氣餒。而不能當大任矣。然則大人之事。皆吾天性中所固有也。橫謂此說甚爲精詳。余昔著仁說。亦嘗論之。亦可與孫氏之論參觀也。

十月二十一日。卽慶曆九月十九日己亥。上午四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九度。

齊說命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傳說聞高宗贊美其言。乃自謙退。而言其知之非艱。望高宗之行之耳。後人遂謂凡事皆知不難而行難。其實非傳說之本意也。

十月二十二日、卽寒歷九月二十日庚子、上午二時四十五分、寒暑表六十一度、

余著說文部首述義、於亦字云、亦本古腋字、人之兩臂腋、有兩相須之意、故公羊昭十七年傳何注、左氏昭二十年傳孔疏、均云亦者兩相須之意、兩相須亦有重累之義、故論語學而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皇疏云亦猶重也、此不亦字、王引之謂是語助、然讀爲不說乎、語意終覺不妥、蓋言學而時習之、不重可說耳、孟子滕文公篇、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善乎者、深然之、亦重之意也、若以爲語詞、則讀作不善乎、猶有疑慮、不可不知、昨教小兒偶及此經語、遂舉說文部首述義爲之說、而記於此、

十月二十三日、卽九月二十一日辛丑、上午四時三十分、寒暑表六十度、

近得陽明與禪一書、署日本忽滑谷快天著、下邳劉仁航靈華譯、其論禪之弊習云、自宋朝以來、弊風特多、試爲舉出、有所謂唱和坐禪、公案坐禪、念佛坐禪、土地神坐禪、調伏坐禪、所謂唱和坐禪者、師家以一則話頭、授與學人、學人坐而唱之、例如授以趙州之無字、學人則羣唱曰、無無無無無、殆若鳴雨之鳩、又如授以雲門之須彌山、則羣唱曰、須彌山、須彌山、須彌山、恰如寒蟬之吟、夫此若得開悟、則兩鳩寒蟬亦得晤、所謂公案坐禪者、師家授以公案一則、使學人做工夫、做工夫後、來向師述其意境、若與師合、則印可證明、更與他公案、謂之透公案、此多捏奇話、向口頭裏作怪、夢中說夢、忝不知恥、譬如猿猴水中捉月、夫此若能得道、則猿猴亦應得



道、所謂念佛者、師家從來并不實參、曾未夢見佛法、以癡福報、認作主人、或雖曾從事、規矩坐禪、而未示一事、乃請彌陀、觀音、文殊、彌勒等、以爲本尊、於坐中默念其名、或念其呪、謂依其力、此生悟道、來生生於淨土、自作教人、聚頭而坐、宛如水母、假目蝦而求食、夫此若可得道、則水母亦可得道、又所謂土地神坐禪者、兀然枯坐、毫無所事、不言不視、不唱話頭、如三家村邊、不造泥塑之土地神、不能因理觀察、但守師所示、所謂非思量、無分別、結跏趺坐、時候既到、身心自然脫落、廓然大悟、夫此若能大悟、則石人士佛、亦當大悟、又所謂調伏坐禪者、譬如野馬、置欄勒、游蛇入竹筒、遵師所示、以坐禪工夫、爲降伏煩惱妄想、夫此若能開悟、則勒馬筒蛇、亦當開悟、此五種坐禪、皆學不得法、成佛法中魔業、參禪之徒、若遇此類、僞善智識、當速避之、如避毒蟲、發心不正、不但徒勞、且爲輪迴之困、故欲透脫生死、真識諸法實相、須遵佛祖之教、如理思惟、如理觀察、乃最初方便也、以前所引、爲過激之評論、但對於禪病之流、頂門一針、亦吾儕所當深謝者矣、楨謂此論五種坐禪之病、不爲無見、特錄之以曉學者、著書者余不識之、惟譯者劉仁航、則民國十三年余游北京、寓宣武門外、下斜街、曾來過訪、相與談哲學玄理、似多所得、且嘗會見余所著老子述義、唯兩見之後、余遂南下、亦不再見矣、

十月二十四日、卽廢歷九月二十二日壬寅、上午一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六十三度、

陽明與禪第三章、有按語云、儒教在中國、所以得優勝之祕訣者、其攻擊佛老、以虛無二字、爲鐵甲軍也、不知

其用全力戰勝者僅佛老之喑卒游兵耳。夫老子猶龍，孔子與同時而師資焉。若可痛詆則孔子問禮者誤耶。魯學各有統系，管商行歸，故合諸侯匡天下。孟荀述王，故道湯武法後王。孔子述帝，故祖堯舜。觀孔子不稱武湯文武，成周爲小康。老子崇皇，唯尚鄧治道德。老子所論，多與世大同。天下一統之事，故尚靜尚樸之類，皆非六君子乃其鐵案矣。有國家時世運可行，及國事，老子則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何嘗專於虛無死靜哉。老子爲周史，得蓋見古代文明真髓，故孔子往問禮，然老子乃以禮爲亂道者，惟其由博返約，盡吐糟粕而得精華，如遍讀三藏十二部，乃不留一字耳。故孔子見老子三月不出，此真非後生無知所能夢見也。至於佛法，所謂無爲法者，盡屬小乘出家制度，大概爲學小乘而設。若大乘菩薩道，現身無量，於煩惱中行菩提，何拘拘出家哉。觀維摩詰所說經，可以見矣。華嚴經末數卷，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忽而天上，忽而人間，迷離變化，無妙不有。有長者身，有居士身，有女子身，皆乘大悲普度衆生，安事出家一格哉。又佛所說世間倫理諸經甚多，其最簡明者，若六方禮經、六綱九十四目，今全世界實踐倫理，無以過之。他若心地觀經、報恩經、父母恩重經，詞特愷切，決非孝經內則可比。玉耶女經，論女人職務極詳。又尼乾子經，論政刑兵賦元理數百條，法律似儒教周禮。及今之理法矣。拙編有佛教倫理叢書，可以觀焉。而孤陋寡聞，上奉原道一篇，爲謗佛得意文章，不亦悲乎。昔人言讀天下書未遍，未可妄下雌黃。夫遍讀誠難，然無知妄作，見笑大方矣。至陸王皆出自禪，凡說禪語，而仍詆禪者，雖其得神

遺說，要悉於佛教世間法一部經典，未加研究耳。蓋大藏數千卷，而文人學士，偶從僧侶，得數卷禪門語錄，遂以爲盡窺見佛學之秘，猶之今西國教士，駁孔子者，專據論語也。世亦可以已乎。楨按此說老釋之教詳矣。余於老子之學，嘗致力焉。釋學則未嘗問津也。其說釋學之處，當俟世之深於佛者研究之。

十月二十五日，節慶歷九月二十三日癸卯，上午十二時四十分興，寒暑表六十四度。

陽明與禪第五章有云：世稱吳康齋風格高邁，師道尊嚴，不以言教而以身教，有孔門沂水舞雩之意。陳白沙來受業，康齋絕無講說，使楮蔬編籒，每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使奉茶，如是數月。白沙學大進，此吳康齋教授門人方法。與禪僧教弟子同。會元曰：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服勤天臺道悟禪師左右，一日問曰：自某到來，未蒙指示心要，道悟曰：吾未嘗不指示汝。汝擊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非心要也。又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楨謂此但盡凡心四字，足以盡心要矣。陳白沙但研墨奉茶數月，其學大進者，已得其心要也，不須更求指示。此白沙之善學也。

十月二十六日，節慶曆九月二十四日甲辰，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六十四度。

陽明與禪云：吳康齋曰：南軒讀孟子甚樂，浩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蕙風徐來，山間闃寂，天地自闕，日月自長，仰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驗之，又曰：大凡處順境亦不可喜，喜心生

者騷侈所由起也。處逆境亦不可厭。厭心生者，怨尤所由起也。一喜一憂，皆不可動其中。聖賢心如山水，或順或逆，處之以理，豈以外至者爲憂樂邪？又曰：此心務使湛然虛明，則應事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須臾不可忽。苟本心爲事物所擾，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人須整理心下，使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使昏，昏則倒。萬事自此墜，可不懼耶？此心收斂，不爲外物所汨，怨天尤人者，皆未透得此關耳。食後坐東窗，四體舒泰，神氣清明，讀書愈進益，數日同趣。此又透一關。又詩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誦此諸語，宛如禪僧之偈。後人評吳康齋爲出入朱陸之間，非無故也。而吳康齋門下胡敬齋曰：與吾道相似者，無如禪學。後人誤認存念，多流於禪，或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而未嘗不靜也。楨謂康齋之學，誠近於禪，然能知敬以直內，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一喜一憂，皆不可動其中，惟知戒慎恐懼，亦禪門所無者也。

十月二十七日，卽廢曆九月二十五日乙巳，上午五時興，寒暑表五十七度。

陽明與禪云：胡敬齋又曰：孟子夜氣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理氣爲一，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且晝之間，不爲物欲汨沒。胡敬齋著居業錄，又極推程朱痛費禪學，然其論心理氣三者合一，足爲王學前茅矣。與胡敬齋同門之陳白沙，其禪境較師吳康齋更深一層，其學以靜爲主。

教學者端坐澄心於靜中發出端倪其語自己見性悟道曰閉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廢寢忘食如是累年而卒不得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有靜坐久後覺吾心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乃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與又爲歌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機何用窺陳篇又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誠寂中又云前輩謂學者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則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又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與理便無所貴人心上一物容留不得才著一物則礙人心本來體段皆一般唯要靜以養之便自闊大由此觀之白沙之師吳康齋尙出入朱陸之間而白沙則全私淑陸學矣不僅陸學又由禪學而修儒道者也楨謂學以靜爲主無有不近於禪者白沙主靜故有禪味主靜而能身體力行則非禪矣

十月二十五日卽廢曆九月二十六日丙午上午四時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一度

陽明與禪云白沙弟子滿甘泉者與陽明爲魚水之交二十餘年講學友可知白沙學風影響陽明當不少矣滿甘泉曰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卽翁是天地之氣通於我呼之卽闕是我之氣通於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爲一體又曰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動靜皆忘不若時動時靜察見天地而存養之其天地人一體論動靜論存養天理論無不與陽明說相表裏陽明曰吾初從事此學幾

至放倒、自交甘泉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遏、由此可知陳白沙師弟之禪風、所影響於陽明者深矣、陽明以前諸學人、既淺濶禪風如此、則陽明之禪味儒學、良非偶然也、楨謂湛甘泉有答余督學書云、古之論學、未有以靜爲言者、以靜爲言者、皆禪也、故孔門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動靜着力、何者、靜不可以致力、穩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靜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慎恐懼、獨皆動以致其力之方也、何者、靜不可見、苟求之靜焉、駸駸乎入於荒忽寂滅之中矣、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敬立而動靜渾矣、此合內外之遺者、又答王宜學云、虛實同體也、佛氏歧而二之、已不識性、且求去根塵、非得虛真也、世儒以佛氏爲虛無、烏足以及此、由此二書觀之、則湛甘泉不獨非禪學、且嘗闢佛矣、卽主靜亦不以爲然也、忽氏謂其禪味影響於陽明、殊未深攷、

十月二十九日、卽曆曆九月二十七日丁未、上午三時興、寒暑表六十一度、

昨有日本人來閒談、出陽明與禪一書與之閱、據言日人並無所謂忽滑谷快天者、亦無忽滑谷之姓、意是假託耳、反問楨曰、此書究竟何如、楨告之曰、中國近日講坐禪者亦多、殆欲援儒入佛者耳、楨向來閱書、不分門戶、是者則取之、非者則駁之、此書既已開編閱之、亦且閱竟再說、雖駁難不純、總勝於閑小說也、昨論湛甘泉之學、湛尙有答王宜學一書云、天地至虛而已、虛則動靜皆虛、故能合一、恐未可以至靜言、楨告著日記、亦謂

天地之氣，只是健而不能息，無有靜時，今舉以證洪說，未嘗不相合也。

十月三十日，即廢曆九月二十八日戊申，上午二時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二度。

陽明與禪云，陽明年十三歲，母夫人鄭氏卒，先生居喪，哭泣甚哀，父所寵小夫人，待先生不以禮，先生游街市，見有縛一鵝而求售者，出錢買之，復懷銀五錢，贈一巫媪，授以口語，令見庶母時如此云云，先生歸，將鵝鳥置庶母被中，庶母發被，則鵝鳥冲出，繞屋而飛，口作怪聲，小夫人大懼，閉窗逐之，良久方去，俗忌野鳥入室，以為不祥，先生聞房中驚詫聲，伴為不知，入問其故，小夫人述此怪異，先生曰：何不召巫者陶之？小夫人使人召巫媪，巫媪入門，便言家有怪氣，既見小夫人，又言夫人氣色不佳，當有災害，小夫人告以發被得鵝之異，巫媪曰：老婦當為問諸家神，即具香燭，小夫人下拜，索楮錢焚訖，媪即託鄭夫人附體言曰：汝待我兒無禮，吾將訴諸天曹，以取汝命，適有怪鳥，即我所化，小夫人信以為真，跪拜無數，伏罪過，此後不敢再言，良久，媪乃蘇，曰：適見夫人氣色甚怒，將託怪鳥，啄爾生穢，幸夫人許以改過，方給升屋而去，小夫人由此待先生加意有禮云，陽明此時僅十三歲，小童，乃翻弄大人如木偶，乳虎有食牛之氣，殆謂是矣，楨謂此齊東野人之語也，不足以誣陽明，余亦無暇為陽明辨之，夜深無事，姑錄諸日記，以當解嘲云耳。

十月三十一日，即廢曆九月二十九日己酉，上午十二時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三度。

陽明與禪云傳習錄、一友問工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開教、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致良知、又何須講明、良知本是明白、着實用功便是、不肯用工、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欲求講明致之之工、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把麈尾藏過、試其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得、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若捨了這個、有何可提得耶、少間、又有一友請問工夫切要、先生傍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坐者皆躍然、此末後一言、實無言而機用自存也、禪謂此講致良知之工、以禪學爲譬、只問良知是否禪學、良知非禪學、則陽明亦非講禪學矣、清初諸子、頗以陽明之學近禪爲譏、而此書則惟恐其不近禪、明儒學案謂陽明固嘗逃於禪、後乃覺其非而去之、此亦持平之論也、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十

十一月一日、卽廢歷十月初一日庚戌、上午一時興、寒暑表六十度、

陽明與禪云、陽明就何人學禪、其事不明、但當時儒家仙家、無不帶禪風禪味、陽明亦順時勢演成、而爲禪學修養、其親密之友洪甘泉、爲陽明作墓誌銘有曰、初溺任俠之習、再溺騎射之習、三溺詞章之習、四溺神仙之習、五溺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聖賢之學、又所稱王門顏子徐愛者、亦言陽明常汪濫詞章、出入二氏之學、而陽明亦自言之曰、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以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如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三十年錯用功、積少年時始習儒學、亦兼習二氏、後以染入較多者爲儒、遂從其多者、而轉畏二氏之難、未嘗悔而攻擊二氏也、入之不深、猶在門外、雖欲攻擊之、亦不可也、今年老著書、猶以儒者爲多、以此較易得之、然有時亦縱覽二氏之書、欲著佛學述義、而卒不能成、能成則余之心願畢矣、但恐終不能成耳、

十一月二日、卽廢歷十月初二日辛亥、上午一時三十六分興、寒暑表五十七度、

陽明與禪云、陽明三十七歲時狀態、黃綰記之、其文曰、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未能去懷、乃

爲石槲自誓曰、今惟俟死耳、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忽一夕大悟、踴躍如狂云、要之、陽明學術之素養、合種種派別分子以成、其重要者、第一陸象山學說、第二陳白沙等明儒學說、第三神仙養生說、第四佛教中之禪學、第五周程二子等宋儒學說、以上五種學說、又無一不受禪學影響、陸象山學說、酷似禪學、固不必論、陳白沙學說、亦含禪味、其詳見下章、其陽明所攷究之老莊哲學、與禪學關係、可抽繹較論之、以見陽明所受來源焉、楨謂此言陽明學說合五種派別而成、固不能斥其非是、而龍場一晤、年譜則言其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顯、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旨證之、莫不磨合、因著五經憶說、然則此時始悟求理於事物之誤、所得者格物之理、蓋格其非心、爲格物之學、亦非佛氏禪家之學、學者不可不知也、

十一月三日、即廢歷十月初三日壬子、上午二時十二分、寒暑表五十九度、

陽明與禪云、中國思想、向分南北二大派別、世所習知、而南方思想代表者爲老子、莊子、列子、北方思想代表者、孔孟荀卿等爲首、北方思想之特徵、爲形式爲實際爲常識、要屬於平凡、南方思想之特徵、則是爲理想、爲非形式、富於哲學上幽玄之思索、蓋北人氣質剛直勇勁、南人氣質柔和溫順、觀孔子與子路問答、可以知、極北民風之差異矣、即此可知南北人氣質思想之差異、由於天然、何者、南方一帶之地、氣候溫暖、烟雲變化、

土地肥沃、富於花卉香草、山明水秀、柳綠花紅、景物妍美、而北方則反是、氣候寒冷、土地磽确、多崇山峻嶺、曠野平原、澗流滾滾、產物稀少、水旱連年不絕、故必強鷙堅忍、乃克戰勝自然、以資生活、鍛鍊結果、氣質剛勁、所由來也、然以囿於生活、無沈思冥想之餘地、於是其見解限於常識實際一面、若夫南人則天產豐富、衣食易足、因貪安逸、馳於禮法之外、流於放恣、養成浮華柔弱之風、是其所短、然以衣食餘裕、生活利便、得抽其精神餘暇、馳思高遠、遂成理想哲學、入於虛無幽玄之域焉、陽明所生爲浙江省紹興府餘姚縣、偏處南方、其受南方思想餘澤、亦勢然也、楨謂此說固未嘗不是、然南北天氣、數千年後漸差、地之所生、亦復殊異、勢有必然、有心人當更有一番觀覽也、

十一月四日、卽舊曆十月初四日癸丑、上午三時四十分、與寒暑表五十八度、

陽明與禪云、由吾人所觀察、老莊與禪之契合者、第一爲寡欲主義、禪者、其教理在於寡欲儉素、夫禪爲治心要道、而毋使外圍境界、擾亂心緒、乃其最初方便、故凡見聞覺知、先求免迷、已逐物之病、其遇美色也、如空花之過眼、聞美聲也、如飄風之拂耳、以至俗所謂旨酒嘉肴、黃金白纒、皆修禪者所大戒、故古來高僧、如道元禪師者、深如白蓮、芬如冬梅、以此德操、稱於世焉、楨謂寡欲主義、卽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也、此言凡見聞覺知、先求免迷、已逐物之病、卽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也、不能格除物欲、則不能致知、而欲講誠意正心、必無之

事矣、

十一月五日、即廢曆十月初五日甲寅、上午二時五十分與、寒暑表五十九度、

陽明與禪云、禪與老莊契合之第四點、則無我主義是、無我乃佛教通義、禪更實行此義、以除去一己執着相爲主、若私欲妄見、我見、皆執着也、八萬四千塵勞、皆以我執爲母所生、無窮之魔道也、居士杜荀鶴、有夏日題悟空上人院詩云、三伏開門被一衲、兼無松竹蔭房廊、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蓋苦樂寒暑、皆我見妄生、但滅妄心、則雖盛夏而不感熱、隆冬而不感寒也、禎謂無我主義、實由寡欲而成、人能寡欲、則必能克己、凡事皆不爲己、自無己之見存、則外物無從來侵我、然後天地間生人、乃始有我、無我實所以存我也、論語子罕篇、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可見孔子之學、亦以無我爲主義、三教實同一源耳、

十一月六日、即廢曆十月初六日乙卯、上午二時三十分與、寒暑表六十一度、

陽明與禪云、禪與老莊哲學一致之點、第二爲隱逸主義、禪之隱逸主義、自佛教厭世思想分出、并非禪之根本義、若通觀禪學全體、則棄世遠人、潔身獨善、乃小乘之行、不足取者、雖處世間、而不染淤泥、雖與人交、而不同汙濁、如蓮花出水、明玉在泥、而無所礙、此禪學根本要義也、但禪家終與隱逸之風爲近、故古人多好山居、如天台遺則禪師云、佛入巖窟、蓋薛荔、薦落葉、飲山流、飯木實、以虎豹爲資、麋鹿爲徒、兀然如枯木、又烏巢禪

師者於泰望山峻極處見長松枝茂結蓋遂棲上松巔時復有鵲巢於橫枝物我都忘馴狎羽族如此不下近四十秋太守每到任則就而瞻仰號鳥巢禪師此爲極端之例亦所罕見然禪僧大抵避塵世之憤鬧而山居則事實也楨謂三代以上無所謂隱逸者也其稱爲逸民者大抵未得選舉爲天子諸侯之民耳稱爲隱者則未得上達而甘於隱居時未至乃隱焉耳其心固未嘗忘天下也此以隱逸爲禪與老莊哲學之一點殊可不必

十一月初七日卽廢歷十月初七日丙辰上午二時二十分與寒暑表六十度

陽明與禪云禪與老莊契合點之第三爲寂靜主義禪云者梵語禪那言靜慮也皆閒居山林幽僻淡遠故道元禪師淡草閒居詩曰生死可憐宴變更迷途覺路夢中行惟留一事醒猶記淡草閒居夜雨聲西來祖道我傳東釣月耕籍慕古風世俗紅塵飛不到深山雪夜早菴中觀其詩詞覺其清閒逸致飄飄欲仙矣又北條時賴參禪詩曰春流高似岸細草碧於苔小院無人到風來門自開雖然禪之真旨不盡在於寂靜僅其一面而已植於儒家主張靜坐者向嘗疑之此以禪與老莊契合之點第三爲寂靜主義亦所不解惟其言不盡在於寂靜則殊有同心也

十一月八日卽廢歷十月初八日丁巳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與寒暑表六十一度

陽明與禪云、禪與老莊第五契合點、則生死觀是已、禪以生死爲不生不死、大海之一波瀾也、故云生亦非生、生生不生、死亦非死、死死不死、生亦一時位、死亦時位、蒼生死變化、卽是真如妙用、生死涅槃、本無二體、此本難以詳說、但舉道元禪師垂示如下、語曰、生死中有佛、則無生死、又曰、生死中無佛、則不惑生死、此夾山定山二禪師之言、得道人之語、定非虛設、欲離生死者、當喻此旨、若人於生死外求佛、則南轅北轍、既集生死之因、更失解脫之道、但知生死卽涅槃、則不厭生死、不欣涅槃、此時乃真離生死、又曰、須知佛法身心一如、性相不二、就常住門論、則一切常住、身心無別、就寂滅門論、則諸法皆寂滅、性相無殊、故謂身滅心常、豈當正理、須知生死卽是涅槃、蓋禪之身心一如、似物心合一論、彼以死後魂靈升天國爲極樂者、按諸禪學正旨、殊非了義矣、關於此理、揭著說學新論詳之、可參攷焉、積謂生死之道、雖聖人亦不能詳、惟此云生亦非生、死亦非死、生亦一時位、死亦一時位、尙有可推尋之理由、生亦非生者、生必有死、故言非生也、死亦非死者、死必有生、故言非死也、忽而生、忽而死、故以生死爲一時位耳、忽氏所著禪學新論、惜余未得見之、不知其間有何妙論、十一月九日、卽廢歷十月初九日戊午、上午三時與、寒暑表六十度、

陽明與禪云、列子亦與莊子同主命論、其力命篇曰、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答、

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扎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楨謂此言力之所能、不能與命爭、而命之所致、則由于自己、論語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苦不欲仁耳、苟欲仁、誰能制之、自之功固無與爲比者也、

十一月十日、卽癸歷十月初十日巳未、上午一時十八分與、寒暑表五十八度、

陽明與禪、老莊之上死觀一段、後有按語云、按老莊言命、亦其學之不得已、特其命不必如今者、譬者所主之宿命論、要之一切放任、自生自滅、自貴自賤而已、列子力命篇之意甚明、其主自然而無因果、大與佛說背馳、自然無因論、卽楞嚴論所斥爲外道者也、佛一面推倒世間一切迷信之宿命說、見大集經一面卽利用三世因果

宿命說、如言人今生所受貴賤、苦樂順逆、莫非前生所造之業、今生所作、又轉爲來生所受之果、此似與宿命說相同、而實大不然、蓋以過去因果之宿命爲消極觀、使人於已受之苦樂、知爲自作自受、而無所怨尤、又於未來因果之善惡優劣、爲積極觀、使人對於將來之苦樂、知爲自作自受、而無所依賴、蓋已受之苦痛、無尤於



人將來之極樂，由我自造，已受之苦，純任於命。即過去因果未享之樂，純視吾力。即未來因果校諸莊列，誘諸無意識之自然者，有天淵之殊矣。故莊列撥無因果之自然宿命說，令人灰心厭世，而佛法三世因果，自作自受之宿命說，令人勇猛精進，永無休息，出全體大用，普度人天，其相去遠矣。昧者不察，但持迷信，以佛老莊列同觀，則大謬也。莊列自然之弊，流為狂放，對於世事，不負責任，佛則暫度衆生，豈可同日語哉。楨謂此論三世因果之說，甚通，余曩論因果亦同此意，因特錄此，願與世儒共參究之。

十一月十一日，即廢曆十月十一日庚申，上午十二時興，寒暑表五十四度。

忽氏老莊之生死觀後，復有按語云：禪之了義，亦即在此。六祖壇經般若品曰：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又曰：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懺悔品曰：不可沈守空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和光接物，無我無人，機緣品曰：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又決疑品有最妙之語曰：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言又投胎也是為大錯，自

錯猶可，更勸他人，自迷不見，又嗟佛經，噫，參禪學佛者多，不流於一念絕即死者希矣。既以死禪自修，又以死禪勸人，然則引人謗佛經者，非無故矣。各將誰歸哉。願世之勸人學禪及謗佛者，其先善讀壇經哉。楨謂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則識自本心矣。此最不易得者也。儒者之學，亦以不失其本心為主，失其本心

則離禽獸不遠矣、離禽獸不遠、即是別處受生、

十一月十二日、即廢曆十月十二日辛酉、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度、

忽氏禪與老莊之實在論云、禪與老莊第六之契合點、其實在論是已、禪以宇宙本體爲絕對平等、唯一常德、普徧圓滿者也、予於禪學新論中、既明之、故此處省略、然於老子學說、頗有相似者、老子第一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老子所謂道、即宇宙太元絕對之道、無可名、無可狀也、又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所謂獨立、即本體惟一之意、周行者、言其徧在也、天下之母、言其爲萬有本元、不改不殆、言其常德不變易也、積謂儒釋道皆有其至極無上之道、儒者之言、如中庸云、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老子獨立不改數言比之、亦未嘗不同者也、中庸爲子思傳孔子之學、明道以平天下之書、老子之言、亦皆論治天下之要、余昔著大學道德經述義、亦既詳言之、今不復贅、至忽氏之書、則頗發明禪學、以爲有實理而非沈溺空寂枯淡者、比皆所以明其道以救世而已、世人各分門戶、爭論不休、余則無取焉、

十一月十三日、即廢曆十月十三日壬戌、上午四時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二度、

忽氏又有論云、莊子亦曰、其得無偶、謂之道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道者、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此亦與老子同旨也。莊子又論道之徧在曰：東郭子問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無乎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也。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也。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也。曰：在屎溺。此可見其形容大道徧在之狀。禪所論恆久不變、唯一徧在之旨、與老莊亦相近。然有大異者、老莊之實在、多屬消極一面、歸於虛無窈冥之域、至虛如何生實、則未說明、而禪之實在論則不然、禪以實在爲真善美、爲有生命、能活動、爲佛爲神、自其真善善者言之、謂之神、自其有生命活動者言之、謂之佛、故宇宙現象妙境、宛然現於吾前、備於吾身焉。此老莊所以易沈溺空寂枯淡之域、而禪機有殺活自在之妙用也。楨謂此論禪境頗有妙用、錄之以與昨日之說參觀。

十一月十四日、卽廢曆十月十四日癸亥、上午四時十五分、與寒暑表五十五度。

忽氏又有論禪與老莊之契合點云、以上述一寡欲、二隱逸、三寂靜、四無我、五生死觀、六實在論、六者禪與老莊皆酷似、而尚有契合之點、則其第一義諦是也。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又曰：大道廢、有仁義、慧知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又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乍聞似太偏激、實則須會其言外之意。老子一書、多從反面說真理、決不從正面說、其真意多伏於言外。何者、孔子言仁、因春秋君臣不仁而起、孟子言仁義、排功利、因戰國君臣不行仁義而起、若在

唐虞何煩此詞費乎，然則孔子之言仁義，因天下無仁義，乃斷斷爭辨也。故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其言驗矣。又言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者，魚相忘於江湖故也。積謂大道廢，有仁義，非從反面說也。蓋不能行大道，則只可降一格求之，仁義尙是治國次一等之道也。道德經三十八章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此以次遞降而言之。至於無仁義而用禮，則幾乎不能維持，而亂起矣。積昔著道德經述義言之甚詳，今亦不復詳。又老子言智慧出，有大僞，言智慧去，而大僞生也。詩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鄭箋云：出猶去，是也。人之智慧日去，則生大僞以爲智，去其美善者，而易之以惡劣之性矣。

十一月十五日，卽廢曆十月十五日壬子，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五十八度。

忽氏又云：莊子又大倡此義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和，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者，工匠之罪也，殘道德以爲仁義者，聖之過也。又曰：意者仁義其非人情乎？三代以下，何其囂囂也。又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凡此皆明目張膽，與仁義戰，殊可怪也。至其借盜跖之言，贊仁義勇智爲盜之祕寶，尤足令人一噁者矣。此皆揭真面目，而喝破僞俗假面目者也。積謂此言殘樸以爲器，亦猶告子言以杞柳爲桮棬，但告子取譬於戕賊人性，此則

取譬於殘廢道德、各有用意耳、告子之說、孟子已詳駁之、此言三代以下、何其墜、蓋指夏商周以下、變國體、爲專制政體、其君主則謂之聖人、故有絕聖棄智、大盜乃止之言、自來皆稱湯武爲仁義之師、故舉仁義爲說耳、余昔者著論甚多、今亦不復再舉也、

十一月十六日、卽廢曆十月十六日乙丑、上午一時四十分與、寒暑表五十七度、

忽氏有論宋學開山周濂溪之參禪云、明儒學術、以宋儒爲淵源、宋儒之學、亦非純然孔孟之儒學、乃佛教與儒學化合而成、此古來學家通論、世所熟知矣、就中與宋學影響最大者、卽佛教中心之禪學也、宋儒開山人物爲濂溪周茂叔、而茂叔有窮禪客之號、又其行狀、世稱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酷似禪僧矣、其所棲隱之處、在廬山之麓、麓有溪流、發源蓮華峯下、合於濫江、周子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雲臥紀誥曰、周茂叔居濂溪時、有佛印禪師、相與講道、爲方外友、又佛法金湯編曰、周子與佛印講道、周子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云無心是道耶、師云、疑則別參、周子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爲道、師云、滿目青山、一任看、周子有省、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覺與自家意志一般、因呈一偈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佛印和云、大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飛潛、行觀坐看了無二、色見聲求心自厭、由是做白蓮社結青松社云、楨謂周茂叔之學、蓋從佛學而入、非從佛學而出也、觀其所著通書一編、實爲聖人之學、

純乎其純，大抵其始與佛印之徒講學，亦有借徑於禪，後則自然而然離去之矣。

十一月十七日，即廢曆十月十七日丙寅，上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忽氏又云：考周子學術內容，更知其所含老禪意趣，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曰：一爲要。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而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乎？夫以虛靜無欲爲聖學之要，儒道所無，而老莊禪家言也。楨謂明通公溥一段，周子列入通書中聖學第二十後之學者，方持爲聖學之要，安得云儒道所無，而老禪之言乎？楨方以爲佛學無從得其門徑，欲從而究心焉，非關佛者也，學者可無疑於余之言也。

十一月十八日，即廢曆十月十八日丁卯，上午二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一度。

忽氏又云：周子之學，多采老莊明甚，至禪學罕言虛，而常說空，虛與空同義，夫心虛心空者，卽無欲守靜之謂。周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子謂不止寡焉而已，蓋寡而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則賢，明通則聖，又曰：誠無爲，寂不動，誠也，感而動，神也，夫以寂冥無爲爲誠，去所謂醇儒家風，殆白雲萬里，與禪語鑑空衡平者同一矣。楨謂周子通書聖第四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此以寂然不動爲誠，方纔言不動，卽接之以成而遂通爲神，誠而無所感。

不特不可言神、亦不可言誠也。周子又於中加入幾之一德、卽易所謂知幾其神之道、不知幾尤不可語於神、卽以禪學言、幾亦其中妙諦、忽氏顯引通書而刪去幾之一字不言、且謂寂寞無爲、去醇儒家風萬里、此則大失周子本意矣。

十一月十九日、卽廢曆十月十九日戊辰、上午一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九度。

忽氏又云、周子以後、繼起而爲宋學中堅者、有二程子、與陽明學關係之深、乃非小程子而大程子也。蓋二程雖爲兄弟、氣象風格迥殊、大程明道、溫乎如春風、二程伊川、凜乎如秋霜焉。世稱其相異之點曰、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又大程子以德性寬宏、規模闊廣、光風霽月爲懷、小程子以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峭壁孤峯爲體、二程子氣象品格相異如此、學風所及、影響自異、伊川之學、後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明道之學、後得陸子而發其光采、陽明者、率陸子而推尊明道者也。於是吾人可就明道之學、而見其與禪之關係、明道十五六時、與伊川就學於其父、學友汝南周茂叔、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邊之志、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明道就何人學禪、其事不明、要其出入老釋幾十年、則必攷究禪書、既久無疑、明道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嚴合論、卻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所以諸經皆先說放光一事、頓每見釋子讀佛書、端嚴肅肅、乃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

當如此、今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得主、一日過定林寺、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并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高景逸評明道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由上述可知明道志禪之一班、但吾人所欲知者、其采用禪意旨趣、如何是已、楨謂此論二程子學術甚詳、然必謂大程子純是禪學、亦似未盡確、蓋大程子亦似周子之學、由禪入而非由禪出者也、

十一月二十日、卽廢曆十月二十日巳巳、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三度、

忽氏又云、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惟是學顯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耶、請問曰、且靜坐、明道工夫如此、陽明所主靜坐體究、知行合一論、亦略同也、伊川亦好靜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嘗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欲屏思慮、慮其紛亂、卽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使之不照、却爲難事、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使之不思、却爲難、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有主則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時、則他事更不能入、敬者以一爲主、謂之敬、一者無適謂之一、此二程子主一無適之論、住心一境、防思慮紛擾、不外所謂禪法、其言敬者、雖用儒教文語、而其義實與禪定毫髮無殊也、其云敬則虛靜者、與禪之無念無想正同、蓋在老莊固有使精神虛靜之說、而在孔子則所絕無、况靜坐乎、楨謂此既按大程子入佛、茲又以二程子主一無適之語、住心一境、防思慮紛擾、



不外所謂禪法，然則是儒是佛，無非同一法門，不特二程子是禪門，卽孔子之主忠信，亦不外所謂禪法矣，積讀之真覺莫名其妙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卽廢曆十月二十一日庚午，未交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七度。

忽氏又曰：明道定性書曰：張橫渠問：未能定性，猶爲外物累，奈何？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有絕內外之意，而不知性無內外，天地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是內非外，不若內外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右爲定性書之要點，分爲四段：一者天地常心普於物而無心，此天地之定；二者聖人常情順於物而無情，此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君子之定；四者吾人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吾人之定。故明道以宇宙與人生，其性其理同一歸趣，與周子太極圖說：主靜而人極立者相同，楨謂明道定性書，因張橫渠問未能定性，恐爲外物所累而作，學者但求其定，毋將迎之物來順應，而不動其心，則澄然無事矣。此本非論禪，但禪門能以不動心爲學，亦未始不善，却不必牽入儒家。

十一月二十二日，卽廢曆十月二十二日辛未，上午四時四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五度。

忽氏又云、呂大中理會仁字不透、上蔡曰、世人說仁、只管着於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大中起立、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談禪一段、故知上蔡說仁、與禪僧說法無異、上蔡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心者何也、仁耳、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故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蓋其知仁者、正禪所謂見性也、朱子又曰、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於禪、自上蔡以來已然、黃東發評之曰、上蔡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於禪、而終身以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楨謂以禪證儒、未見其不可、說仁從見性說、亦未嘗不是、但竟將愛字撇清、則不可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韓非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竊以爲中心欣然愛人、此語最有味、可見愛是發自其中心、如何說仁與愛不相關、余昔撰仁說、發揮已盡、今亦不復辨矣、

十一月二十三日、卽廢曆十月二十三日壬申、上午三時六分、寒暑表五十度、

忽氏又曰、由上蔡所說觀之、無非禪之儒學、略舉其言、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禮爲天、卽動作語默無非、天、內外如一、卽視聽言動無非我、楨謂動作語默無非禮、尙可言、無非天、則慳天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尙可言、無非我、則唯知有我、尤非儒者克己之學矣、上蔡之說、於儒家之理、亦不合也、

十一月二十四日、卽廢曆十月二十四日癸酉、上午二時四十五分、寒暑表五十度、

忽氏又曰、上蔡自曰、能如禪僧、透出名利之關、除去色欲之汗、或問色欲想已去多時、耶、曰、伊川卽不絕、某卽

斷此二十來年，所以斷者，當初心欲有爲，欲有爲須強盛，方得勝任，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如道家之長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又問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工夫，揀盤舍者棄却，至後來漸輕，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槓謂色欲之斷，上蔡自謂爲伊川所不能，爲而不能舉其證，則誣伊川矣。強盛之氣，不可謂是浩然之氣，亦非長生之謂，不必牽合言之也。又張南軒答劉宰書云：齊見海上蔡言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是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着耳。槓謂名利當分兩關，透利關尚不難求，透名關則誠不易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卽廢曆十月二十五日甲戌，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五十度。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動，殆爲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爲禪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教，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尙能辨之上，蔡既沒，往往着于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于儒，其術愈精，其弊又甚矣。槓謂學問之道，但求其是，禪學未嘗不可證儒術，但陰竊其術，而託名于儒，則不堪問矣。

十一月二十六日，卽廢曆十月二十六日乙亥，上午三時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七度。

積少日趨庭、先君嘗問曰、昔大程子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爾知之否、紹楨對曰、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其樂與、先君曰、斯言誠是、然孟子所謂一樂三樂、皆非能自致、惟二樂之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則學者皆可自得之耳、小子勉之、昨看宋元學案、尹和靖曰、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因而憶及先君之言、謹記之、

十一月二十七日、卽廢曆十月二十七日丙子、上午五時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忽氏又曰、王震澤與上蔡同講述程明道之學風、亦儒學之大乘、頓悟之宗派也、上蔡震澤二人、爲陸象山先驅、故朱子貶之、陽明尊之、然震澤所以近陸者、以近於禪、故有被朱子排擠之價值、震澤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心與聖人之心無異、萬美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則充是心耳、此卽禪家以心傳心之說、己心與聖人之心無異者、卽心佛諸生、三無差別、凡聖一心、迷悟不二之謂、永嘉大師曰、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此與震澤語相近矣、楨謂此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實則堯舜可言相合、禹卽大非堯舜之道、湯亦與禹不合也、文武以父子相傳、亦不能合也、其心不可見、其道則顯然矣、此謂欲傳堯舜之道、則擴充是心、奈從無擴充之者何、佛亦然、世無釋迦牟尼第二、則永無能擴充其心、使與釋迦牟尼相同者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廢曆十月二十八日丁丑、上午三時五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度、

陸桴亭思辨錄云、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心好之者、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玄、曾何足云、然徽桓譚則幾不傳、而况不爲子雲者乎、乃讀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楨謂著書亦視其心何如矣、吾之心光明正大、志在教人、吾之學又足以傳世、雖欲不傳、不可得也、苟爲名而已、其書本不足傳、則雖得朋友、又何益焉、陸桴亭此條似有所感而云然、不足爲訓、

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廢曆十月二十九日戊寅、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五十二度、

陸桴亭思辨錄云、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楨謂桴亭此說、君子公天下之心也、然吾之著書、則不必望人之傳之、吾說苟可傳、天下無不傳者也、聽其自然而已、

十一月三十日、即廢曆十月三十日己卯、上午四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法粹亭思辨錄云、亂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卽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易、垂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來、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變、然一王興則一王尊信、一代立則一代表章、卽盜賊強暴、未有不遇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鄭魯間、擇名山勝地、定爲藏書之所、區別羣書、分爲數種、如經史子集、志攷圖籍、藝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爲之、又擇其最賢者爲之、長使之任出納收藏、曬暴補緝、諸事授之以祿、每歲則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遣人視之、校其書之損益完敝、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與、是誠至妙之法、惜乎無有行之者、楨謂此言藏書之法、誠爲最要者、但宜分存各省、不必偏於一隅、則雖有變亂發生、而不至同時並及、學者讀書隨地可得、文化之興更易矣、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十一

十二月一日、卽廢曆十一月初一日庚辰、上午四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陸稼亭思辨錄云、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攷、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宇內無人、以爲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當世世奉之、以爲斯文之主也、文獻何憂不足、故愚以爲王者苟能藏書於孔氏、則凡一代典章制作、與夫彙朝實錄、史館一成、卽送入副本、後世斷無亡失、以至求之民間、采之閭巷、而有挂漏傳疑之事、不特鄒魯之間、可用此法藏書、凡天下郡邑名山、皆當仿此爲藏書之法、相擇勝地、廣置書齋、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典其事、相成雖有鬥爭訟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下自然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其術、是以前徒日繁、而其書日多、其不胥天下而化爲釋氏者幾希、積謂行陸氏之說、可使國粹保存、文化日盛、非不急之務也、况近日學者著書、多趨尙白話淫詞、以爲圖利計、淫詞多則斯文喪矣、其可不加之意乎、

十二月二日、卽廢曆十一月初二日辛巳、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五十度、

陸稼亭思辨錄云、聖賢在下、功業只在著書、蓋時未可爲、不特得位行道不可望、卽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寥寥



數人窮居談道、風聲既不足以淑四方、口耳又不足以及後世、雖稱聞道、而不能推吾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後世是亦聖賢之所不取也、孔子刪述六經、無論矣、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亦只在著書、試讀其年譜、工夫是何等精密、陸象山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雖明理盡性之人、無貴多言、然先知不覺後知、則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後世懶惰好高之人、尤而效之、輒引以自况、又曰、身將墮、焉用文之、遂以無窮歲月、浪擲於空談時酒之中、是可痛也、楨讀陸桴亭此說、良用痛心、不覺爲之流涕、聖賢當未可有爲之時、不特得位行道不可望、卽教育英才、亦不可得、此非身歷其境者不得知也、楨及門弟子、不下萬人、至於今日、誰是能爲吾傳道者乎、

十二月三日、卽廢歷十一月初三日壬午、上午四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八度、

陸桴亭思辨錄云、五經四書皆無悟字、非聖賢無悟、亦非聖賢不用悟、凡言覺者皆悟也、又言知言喻、亦皆悟類也、但言覺言知言喻、理甚平常、禪家喚箇悟字、便有飾智驚愚的意思、楨謂說文覺字、悟字互訓、無甚分別、五經四書皆言覺、便不用悟字、孟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與知當微有分別、大抵知尙可自得之、覺則必有待於開發、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此皆覺之境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與人規矩，使之知之也；使人巧，則非待其自得不可也。自得者覺也。覺字之要如此。古之聖人，恆重視之，固不比禪家之於悟字，徒以爲飾智驚愚之用而已。十二月四日，卽廢曆十一月初四日癸未，上午三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陸桴亭思辨錄云：問濂溪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豈亦所謂悟耶？曰：豈特周子，程朱之學，無日不教人窮理，窮理有得，卽是悟也。朱子補格致傳有云：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說這箇境界，楨謂這箇境界，朱子以之說格物，至知其資格物只是拒絕物，欲不可謂窮理，獨言至知則得矣。

十二月五日，卽廢曆十一月初五日甲申，上午十二時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五度。

陸桴亭思辨錄云：有友人問：儒門有悟法否？予曰：安得無悟？曰：何謂悟？曰：予能一旦覺其前日之非，而奮然就今日之是，卽謂之悟矣。曰：悟若是易乎？曰：悟安得易？予試思前日非處何在，今日是處何在，友人不悟，予曰：未也，知其非矣，何以行其非？知其是矣，何以去其是？能如此則悟，不能如此則不悟。友人復不悟，予曰：然則悟終不易。楨謂莊周稱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知非也，化也，卽悟。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亡其所能，此亦卽是悟也。然則人無日而無悟者也。

十二月六日，卽廢歷十一月初六日乙酉，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四十五度。

陸梓亭思辨錄云：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攷索之功俱在內，更多則不能精察矣。楨年十六，每日恆點書七十葉，視陸氏所言，則每日尙不能得其半也。當時同學友見之，輒詫其多，惜未舉陸氏之說示之，然亦在無事之日如此，出仕後，卽不能讀書矣。羣經諸史，惟十三經，資治通鑑，史記，兩漢，曾點一過，三國志，以欲作攷異，點閱凡十二次，四書集注則無日離去，卽今垂老，猶日夜誦四書，然欲檢注一二語，仍往往不得其所在，謫爾如是，豈不可笑。

余讀書之陋，由於少年時多記性，少悟性，多記性則自恃其過目不忘，而不願多習，少悟性則讀書如水過鴨背，無所沾染，久之乃一無所得，此其弊也。書至此，憶少年諸友，有于風八者，記性亦絕佳，光緒庚辰秋，于風八有送秦雲五赴懷遠七律四首，其時余與雲五同行，得閱之，越十餘年，已亥冬，舊友程椿軒談及諸友送行作詩之事，余輒爲朗誦此四詩，不失一字，椿軒曰：此詩殊不佳，難得君猶能背誦也。中宵無事，迴想舊游，雲五風八均歸道山，輒書此詩於後，欲存吾友也。其詩云：一葉辭柯已感秋，無端又惹別離愁。新霜昨夜窺窗眼，舊雨明宵聽枕頭。魂夢已隨楓荻冷，文章先爲稻粱謀。半肩行李半書卷，匹馬西風過柳州。叔夜疏狂阮籍貧，性情翰墨幾重深。文才共擬追三賦，禪語都能劇七禽。楓木忽來今日恨，桂花休負隔年心。寒宵解聽驪歌苦，哨入

牀頭助冷吟，嗟予已是將行客。那復鄉關更送行，爾日驅馳悲遠道。也教身世近浮名，胸中根柢城都滿。眼底干戈恨未平，九曲峯前勞悵望。江南戎馬一書生，射虎談雞總少年。旅愁鄉思太紛然，蕭條去國虞翻哭。慚愧驚人謝眺篇，秋水情懷星散後。月明心事白雲天，何當更作論文會。其上歸鞍快着鞭。

十二月七日，卽廢歷十一月初七日丙戌，上午二時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一度。

陸桴亭思辨錄云：修己治人之道，莫備於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明於修己治人之道，其庶幾乎能讀衍義衍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己治人者也。楨謂桴亭教人讀大學，卽是教人以孔子治天下之道，楨往著大學述義，亦此意也。

十二月八日，卽廢歷十一月初八日丁亥，夜未得成寐，二時興，寒暑表五十一度。

忽氏陽明與禪，內一條論陸象山之禪機云：陸子常以論語中多無頭柄之說話，例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及與守者何事、學而時習之、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則未易讀，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東林常總禪師嘗問一士人論語所謂默而識之，識個甚麼，子思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得個甚麼，皆令人反求諸心也。楨謂知及仁守，蓋言治國之道，知能得之，而仁不能守之，仍必失之，意皆顯明，不得謂

其無頭柄、若學而時習之、則學卽是頭柄、君子無人而不自得、有所入必有所得、得者道也、其道甚大、尤不必指定一事、若默而識之、則所學者何事、便指何事、必拘拘焉指定一事、則陋矣、

十二月九日、卽廢歷十一月初九日戊子、上午二時四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二度、

忽氏云、陸子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朱濟道者是爲善害、此與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石頭大師所謂執事本是迷、契理亦非悟者、正同、積謂此亦善不可爲、何况惡之說、以聖人之道論之、論語泰伯篇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蓋言我之心本來空無一物、隨所觸而發、既發則良知卽在其間、所謂常腥腥地、在陸子裏、可與爲善而不能爲惡者也、然則有善而無惡者、聖人也、無善亦無惡、則佛氏耳、

十二月十日、卽廢歷十一月初十日己丑、上午二時三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一度、

忽氏又云、陸子學問之第一義、在發見吾人固有心地、卽陽明所謂良知是已、朱濟道稱贊文王曰、文王聖人也、誠非某所能識、陸子曰、謹得朱濟道、便是文王、蓋以人皆可爲堯舜、無人無良知、卽無人不可爲文王也、夫人皆可爲堯舜、然其不能者何與、陸子曰、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而放出之耳、此心之良、人所固有、又曰、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夫良心不待外求、故陸子以爲學問急務、無急於刮

彫心鏡使之淨潔、陸子曰、學者須打墾田地、使之淨潔、不淨潔則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而資盜糧也、使精神淨潔之法、在於收斂磨練其精神、故陸子曰、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缺邪、禎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即是收其放心、能收放心、則良心自在、良心亦即所謂良知也、惟萬物皆備於我、此正是指物累而言、而宋儒則修爲美談、此亦不可不知、余別有說、今不復贅、

十二月十一日、即廢曆十一月十一日庚寅、上午一時二十五分、寒暑表五十一度、

陸象山語錄云、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勵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宜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禎年十六、先君即教以志帥氣之功、學之五十餘年矣、平日惟以持志爲要、能持其志、則自然無暴其氣、而凡天下事之足以勵吾之心者、皆無之也、苟暴其氣、則心必動、而志亦不能持矣、然陸象山於無暴其氣、加以以功、亦未嘗不是、不可厚非、

十二月十二日、即廢曆十一月十二日辛卯、上午二時四十分、寒暑表五十三度、

忽氏陽明與禪一書、禪學萬有一體觀之要素、後有按語論放生戒殺云、以今世科學家頭腦讀之、非以爲迷信、卽以爲難行、於是與物說論天演論根本衝突、無論爲國爲家爲個人、殆難生存於世界、但以鄙人平情圓融觀之、謂輪迴之說爲誣、而六道投胎託生之事、盡爲無據、此則不可、何者、歷史上及今、吾人所識之人、投生

託生之事甚多，斷非無理。然若因此而嚴戒殺生，以至放生，無論放之不可勝放也。且以科學論，一呼吸間，必殺生靈無數萬億。何況飲食，然則人能不飲食呼吸乎？鄰人多年以來，不能於佛教生信仰者，正坐此點。每以質佛學家，常無以對。嗣博閱大藏經典，乃知佛之說法，本極圓妙。所謂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大致輪迴投胎因果戒殺之論，完全存在，而一面斷不至干涉及人飲食呼吸之事。何者？佛言戒殺以量力所及爲限。且佛雖以仁民與愛物并重，而亦有五逆律，是人與物之間，非無差等。大寶積經等多述佛前生事，佛言昔爲猿猴時，則舍身度猿猴，爲鹿時，則度鹿，爲象時，則度象。今生在人中成佛，故度人。由此例之，則吾輩今在人道欲學佛者，莫如學其度人爲最急矣。誠以度人爲主，先從一身一家一鄉一省一國做起，以至世界，發願將人遭衆生，度登太平安樂之域，此卽佛法也。先以度人爲主，使天下不枉殺一人，至於愛物不殺者，姑量力所及可耳。積詣此說甚通，余昔著仁說，有論不忍人之心一篇，可以與此參觀，今錄於後。

孟子嘗答齊宣王問保民云：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此章齊宣王乍見斃鐘之牛、不忍其體、而令舍之、更不復計斃鐘之當廢與否、誠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反復曉譬、欲其推此心以行先王之仁政、惜其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耳、余十二歲時、隨宮桂林、常有有司決囚、經過門前、余見之異常驚愕、夜宿輒夢見之、後余年十七八、常到左營箭道馳馬、見一老兵曾充劊子手者、余問之曰、汝殺人有所動心否、答曰、初殺時心甚害怕、習久則不怕矣、然每次必飲三熬酒、醉乃動手、此亦卽惻隱之心也、又余幼時見廚夫割雞、先以一刀割其頸、滴血於碗、血盡乃擲之地、其雞猶屢以翅撲地、久之始死、余當時心中甚覺不忍、後遇殺狗、卽走避、不欲見之、此心存靈子尤易發見、蓋童子之心、物欲之蔽尙少、孰不知誰何之帝子而問之、皆有此心也、光緒乙未、余與陳六變景華、同客桂林、談新學甚相得、六變偶寓余家、見階前蟻、以足踏殺之、余曰、以帚掃而去之、不亦善乎、六變曰、此物好鬥、將欲列陣各據一方、其實亦有何力、吾故殺之耳、昨見君食桃、得一蟲輒起而乘之、樹脚敢問此蟲終可生之乎、余曰、彼蟲固知其不可生、要使吾不見其死耳、且吾兩人安知他日不掌生殺之權、方寸中殺機一動、何所底止、吾甚願保持此惻隱之心也、後六變補貴縣令、歷署馬平容縣、以能治盜聞、所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商民每值運貨入其



境則相慶曰、可安枕矣、壬寅在貴縣、殺陸姓一賊、爲兩廣總督春岑、噴新招安者、岑大怒、奏諸朝、且言陳好殺、戮得旨、軍前正法、數縣商民合謀營救、乃越獄而逃、辛亥秋、余以江浙聯軍總司令、督師攻南京、民國政府於以成立、六藝時在廣州、抵書於余曰、君昔者不欲殺人、今竟何如、余答之曰、陣斬外、不妄戮一人也、然陣斬之死亡、亦已多矣、兵乃不祥之器、必至萬不得已始用之、大局定、終當解除兵柄、以去、孫贖吳起、蘇秦張儀之徒、素所羞稱也、朱子註孟子、舉孫贖吳起爲善戰之類、蘇秦張儀爲連諸侯之類、余作此函、意在指斥善戰、國中、連將蘇張連類而及其實當民國初元、尙無所謂說客也、後數年、乃說客紛起、兵連禍結、無有已時、而余之此函、乃似有先見之明者、亦異矣、

十二月十三日、卽廢歷十一月十三日壬辰、上午一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陸梭山門人嚴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教之篡奪乎、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慎謂此乃堯舜以前之道、禹以後卽無此道矣、梭山在宋時、猶是傳子專制之時代、無人敢爲此等議論也、梭山路言之、含意未申、象山亦只有歎息、其意可見矣、松年以得天位爲篡奪、則不足與言者也、

十二月十四日、卽廢歷十一月十四日癸巳、上午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六十三度、

水心習學記言云、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槓謂朱子於此章解素爲現在、最合理、平時貧賤、則所行之事、自有貧賤家風、若一旦富貴、而無處富貴之道、則驕奢淫逸、幾何不爲富貴害其性情矣、孟子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卽此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道、無二理也、

十二月十五日、卽廢歷十一月十五日甲午、三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呂祖謙麗澤講義云、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弑父與君、飲酒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鬥狠順而不止、必至殺人、世俗所謂縱性、卽順之謂、懲忿窒欲、不順之也、槓謂人之性、本是至善、順其善性而養、將去、雖聖人可爲無害也、惟是人生而靜、所性固由天授、其感於物而動、則爲性之欲、非天性矣、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物至而人化物、必至滅天理而窮人欲、極其所至、殺父可爲、順性之弊、乃至如此、順猶不可、况縱之乎、曲禮曰、樂不可縱、亦猶言性不可縱也、

十二月十六日、卽廢歷十一月十六日乙未、上午二時興、寒暑表五十五度、

麗澤講義云、吾本與天地同其性、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所謂舍爾靈寢、觀我朵頤、成其股、執其隨、槓謂東萊此說甚精、所謂舍爾靈寢者、舍其天爵也、觀我朵頤、則慕人爵、所謂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矣、成其股、則有所成於股而不知所以處、徒執其下者、志在隨人、亦徒慕爵祿而已、

十二月十七日、卽廢歷十一月十七日丙申、上午一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二度、

麗澤講義云、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積謂不獨處憂患時也、處富貴時、尤當作退一步思量、卽學問何嘗不當作退一步思量、學問之道、日進無量、固是好事、然自以爲進、則必退矣、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不敢自滿也、

十二月十八日、卽廢歷十一月十八日丁酉、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七度、

麗澤講義云、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畢竟把來口做事、心被他動了、人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官王未免以事使心者、積生平最犯以事使心之弊、恆有中宵睡醒、便將來口應辦之事、如何處理、用心籌之、有時雖無事在心、亦必自問明日究有何事、而思維之、近來登老貧病、動輒因無米爲炊、而繫之於心、未嘗不知一涉及此、便與雞鳴而起、孜孜爲利者何異、恆力戒之、而轉瞬復上心來、然後知貧之動人心、甚於富貴者矣、余生平却從未爲富貴而動其心也、

十二月十九日、卽廢歷十一月十九日戊戌、上午二時十六分興、寒暑表五十度、

麗澤講義云、五帝憲老而不乞言、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醇厚、朝夕與老者親、或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誠敬懇、亦與後世問答

氣味不同，蓋尊者之至，不敢急迫叩問，伺閒乘隙，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楨謂憲者法也，但取其道德容儀，以爲法則，而不乞其建言也。古人之敬老如此，然亦祇是五帝有之，三王之時，政體已殊，雖欲不言，不可得也。三王之不乞言，或亦別有深意乎。伯夷太公亦當時所養老者，何能不言乎。

十二月二十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日己亥，上午一時四十六分興，寒暑表五十度。

東萊遺集與邢邦用書云：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釋，乃百代爲學通法。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試深思之，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楨謂此乃調停鵝湖朱陸之爭之說，其言却甚平實，使當時朱陸兩家門徒，各持平心以就之，又何致釀成此一公案。爲後人口實乎。楨自少讀書講學，卽不喜與人爭論，吾自行吾之所學而已。今垂老著書，更無相與講學之人，憶及少年同學，偶有爭論學說，轉視爲難能可貴之事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上午二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度。

東萊遺集與朱侍講書云：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與物，此一分依前張皇，要須融化得盡，乃可來論。所謂未得力，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從游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楨謂此未消

磨者九分之一、融化乃最不易、吾之力稍有未盡、則仍復潛滋暗長、更恐變本加厲、不至於前功盡棄不止、此時真是吃緊之至、不可放鬆也、呂氏之發爲此論、固是自家用功有得、然未始非有見於鵝湖朱陸之爭、覺其都是意氣不能消除、後之學者讀此、不可不加省耳、

十二月二十二日、卽廢曆十一月二十二日辛丑、上午二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三十八度、

東萊遺集、與朱侍講書云、比君易先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矢、因思去年給札當時、本意欲得數月間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迴互、卻多暗昧、此正易傳所謂邪心也、楨謂東萊言不合正理、卽是妄、卽是邪心、余嘗以之自省、蓋實無時無邪心、無一動念而非妄也、開卷得此、爲之驚心動魄、悚然不自安者久之、猶憶民國九年、有女士林逾巖問余、佛經言妄、如何始能不妄、余答之曰、事事皆能誠意、則不妄矣、當時未知舉東萊遺集對之、今與林氏不見六七年矣、不知此人尙在何處也、林氏從余讀經書數年、亦頗有悟心者、寄宿余家、吟早起一律云、曉色矇矓滿太空、惜花閑步小園中、盆蘭啣露傷春暮、隄柳籠烟畏日沖、鶯啼樹巖驚夢慣、雁翔天外覓羣匆、昨宵吟得思親句、逗對鸚哥誦一通、此詩頗有思致、余猶記得、因錄存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卽廢曆十一月二十三日壬寅、上午四時二十五分興、寒暑表三十八度、

東萊遺集與朱侍講書云：致知力行本多相發。學者有實心，則誠實玩弄固爲進德之要，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語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髣髴，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當存此意，非謂但使之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有序，夫子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楨謂東萊此說，亦因鵝湖朱陸之爭而發，意在調停其間，亦具有苦心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四日癸卯，上午二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三十八度。

東萊遺集與朱侍講書云：論學之難，高者其病墮于元虛，平者其未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沒失其傳，猶爲惛訓故，勤行義，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僞。楨謂此亦因朱陸鵝湖之爭而發。

十二月二十五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五日甲辰，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四十度。

東萊學案載饒鶴山師友雅言曰：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聖人不會有此等語。東萊于皋陶賡言惠下說，孟子既云三自反，乃有禽獸之語，孟子有鋒稜，孔子口中無之。楨謂孔子在春秋時，士大夫以禮爲口實者尙多，故孔子不必言無禮，卽是禽獸。孟子時則禮亦幾亡矣，故孟子以禮爲急，言各有當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六日乙巳，上午二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六度。

陳同甫集云：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

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楨謂陳同甫此說、偏重於勇、似乎有仁義而勇或不足、則摺當開廓不去、此實大誤也、古人修身、以知仁勇兼學、缺一不可、有勇而無義則亂、况無知仁者乎、孟子告公孫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乃聖人之真勇、告子之徒固不足以知之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七日丙午、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四十八度、

薛季宜良齋浪語集、論語直解序云、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倖之指、其能制器乎、楨謂今世已無人研究易書詩禮矣、猶匠人之盡失其規矩繩墨也、夜讀薛氏集、不勝感慨、因輒記之于此、

十二月二十八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八日丁未、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三度、

麗澤講義孟子說云、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楨謂無論爲學治事、均須立志、不獨患難之中、而思難之中、尤其要也、若思難之中、而不知立志、豈止消沮乎、先君昔教楨以志帥氣、能以志爲帥、則無消沮之患矣、

十二月二十九日、卽廢歷十一月二十九日戊申、上午一時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一度、

麗澤講義雜說云、爲學須是一鼓作氣、間斷便非學、所謂再而衰也、楨謂一有間斷、卽失其所學、不止於衰也、惟凡事以敬持之、則可久、敬之意稍衰、又復失之、連日胸膈漲悶、延醫診之、劇勿多用心、今夜亦不能多翻書、此便是間斷之漸、衰老無用如此、

十二月三十日、卽廢歷十一月三十日己酉、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五十五度、

東萊遺集、與周子充書云、實有裨益、則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楨謂凡辦事求其蹟之外見者、必無實際、余生平辦事、或爲學、皆以實爲主、不求其表著于外也、至求諒于人、更無此心、





## 學壽堂己巳日記卷十二

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廢曆十二月初一日庚戌、上午四時興、寒暑表五十五度、

東萊遺集、與喬得瞻書云、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二字甚難而有味、楨謂深體二字、亦甚有味、以吾之身、依乎道而行之、猶體物而不可遺、非深有所得不可、亦即所謂就實也、余少年時、恆以此用功、而不能日日爲之、一暴十寒、終無所得、夜讀東萊此書、猶觸及少年時情況、爲低徊久之、

是日起程赴蘇州、爲余甥吳衍慈主婚、衍慈爲吾四女珏之婿、四女死於民國十一年、遺有一子、名詠久、今十歲矣、余留之家中、余妻親撫養之、衍慈未娶、八九年、今始續娶也、其續配者爲張芝晚、能通中英文、頗有才學云、

十九年一月一日、即廢曆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辛亥、上午四時興、寒暑表未看、

是日爲柄筠甥在蘇州飯店行結婚禮、余早起未閱書、有客來問余詩經樂只君子、當作何說、余曰、詩意但言樂此君子耳、鄭箋云、只之言是也、是即此也、余曩撰詩說、但從鄭以只爲是、而未言是即此、今著之於此、一月二日、即廢曆十二月初三日壬子、上午四時三十分興、寒暑表未閱、

是日客問大學辟則爲天下僂矣、朱子云、僂與戮同、此解然否、楨謂僂戮二字古多通用、然各以本義言之、則說文云、戮殺也、僂癡行僂僂也、亦各不同、大學作僂者、蓋借僂爲戮耳、

一月三日、卽廢曆十二月初四日癸丑、上午四時三十分興、

是日客問詩衛風淇澳篇、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據說文、諼詐也、如照說、則言武公有誠德、人不忍詐而欺之、此說何如、楨謂此亦未嘗不可通、但千年已來、說詩者皆從毛傳訓諼爲忘、正亦不必故爲立異、段玉裁云、詩之諼、蓋蕙之假借、蕙本令人忘憂之草、引伸之凡忘皆曰蕙、伯兮詩作諼草、淇澳詩作不可諼、皆假借字、許傳安得蕙草、蓋三家詩也、楨上年撰詩說、只從毛傳、且大學云、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正是釋詩之不可忘、故不稱引說文之訓耳、

一月四日、卽廢曆十二月初五日甲寅、上午四時興、

是日客問大學引淇澳之詩曰、有斐君子、朱注、斐文貌、毛詩則作匪、而不作斐、此亦是假借字否、楨謂此是借斐爲彼、而非借彼爲匪、毛詩匪彼通用者多、大抵按其本義、皆多爲彼、不可誤認爲匪、尤不必解爲斐然成章之斐也、

一月五日、卽廢曆十二月初六日乙卯、上午三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四十四度、

呂祖謙原澤講義禮記說云、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楨謂古人之政事、皆以移風易俗爲本、無關風俗之政事、則剝民有餘、而益民不足、不可爲也、

一月六日、卽廢曆十二月初七日丙辰、上午一時四十五分與、寒暑表三十九度、

麗澤講義論語說云、見賢思齊、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楨謂齊之爲義大矣、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本、可使高於岑樓、言齊必揣其本也、播種雜麥而人事之不齊、則麥必不熟、人之爲學、亦猶種麥而已、一月七日、卽廢曆十二月初八日丁巳、上午十二時十分與、寒暑表四十度、

東萊遺集、與學者書云、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楨昔論知行、以探南北冰洋爲喻、知有冰洋而不探之、終與未知者同、然探之而未得達、亦與未探者同也、是則吾人學聖人、必當與聖人齊學之而未至、亦猶探冰洋而未達耳、

一月八日、卽廢曆十二月初九日戊午、上午三時三十分與、寒暑表三十六度、

韓信同中村遺書云、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於邦有道貧賤之可恥、夜讀此書、偶憶及前數年在天津、與鄭德銘、閔行過某巨公寓、見其樓閣巍然、德銘曰、吾未入此、已覺銅臭薰人、宜速避之、遂誦論語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余曰、某公雖富貴、或不至如世之擁數千萬者、德銘曰、此所以吾祇覺其銅臭也、彼之擁數千萬者、殆皆

染有血腥吾過其門必且生病矣、相與談笑而歸、韓信同號中村、宋末人、元至順間卒、年八十一、著有四書標注、

一月九日、卽廢曆十二月初十日己未、上午二時五十五分與寒暑表四十度、

陳植木鐘集、有四端說云、性是本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遂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成、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成、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成、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成、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

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適其情而達知之耳。植謂此說最爲精詳，然特是朱子之答其所問，而轉以潛學者非潛室之自作也。

一月十日即廢曆十二月十一日庚申，上午三時興，寒暑表三十九度。

本鐘集問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答曰：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即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即便近信，一出辭氣，即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應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應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緩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植謂此說斯字甚精，斯猶則也，則者承上接下之詞，亦猶卽也。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此亦猶是耳。

一月十一日，即廢曆十二月十二日辛酉，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四十七度。

大學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昨有友人來問云：朱子章句但云所以其事必有終，而未說明終字訓詁，究當作何解，余答之曰：終成也，言人能爲義，則所爲之事必有成，周語純明則終，章

注終成也。余昔著大學述義已詳言之。

一月十二日。即廢曆十二月十三日壬戌。上午十二時十五分。與寒暑表三十五度。

木鐘集問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答曰。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之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積謂性爲人與物所同。故生之謂性。此告子所知也。然人之性獨得其善者。則與物不同。且人之性善。人人皆同。物則各有其性。而不能盡同。故犬有犬之性。牛有牛之性。告子顧未知。乃至比人性於物。其弊則人與物皆恃血氣爲性。有時物之血氣。有大於人數倍者。則人必爲物所害矣。惟人獨得其善者。而物無之人。乃得是制伏物之血氣。而不至爲物所害。此人所以獨立於天地之間。物則生存無一定之理。雖至祥至惡之物。亦有滅種之時。可見血氣之不足恃也。

一月十三日。即廢曆十二月十四日癸亥。上午十二時五十分。與寒暑表四十五度。

木鐘集問。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答曰。此處猛着力不得。纔着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望。謂敬實動靜。正謂此也。戒懼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

灰死、火炎則藥死、楨謂此以道家爐火養丹法、形容此心常惺惺法、大有妙悟、下文又云、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迹、其言尤精妙也、

一月十四日、卽癸曆十二月十五日壬子、上午十二時三十分興、寒暑表四十六度、

陳植潛室語云、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着、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楨謂心居性情之間、故向裏則是性、而無不善、向外則有欲、而必致失其性矣、性在心裏、故不可放其外馳、一放則向人欲上走、喫緊工夫、要在收其放心也、

一月十五日卽癸曆十二月十六日乙丑、上午二時五十分興、寒暑表三十九度、

昨病神經痛、竟日臥椅上、不能閱書、延陳典謨先生來診、乃起坐、兩足竟不能行、服藥後卽上牀睡、夜十時又起服藥、復臥至二時五十分始起、

木鐘集云、率性之謂道、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性、所謂率性矣、楨謂中庸此章、專論人之性、不必牽入物性、人之性固有本然之善、然謂之率性、則明明是用工夫之詞、此以爲不要作工夫看亦非也、



一月十六日，卽廢曆十二月十七日丙寅，上午三時興，寒暑表四十度。

昨患頭痛，延陳典謨治之，已十分減去八九，惟兩脅仍時時作痛，不能多看書。

木鐘集問，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答曰：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窳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積謂此言鳶魚之性，各極其所能，則飛者可上至於天，躍者可深潛於淵，人何獨不然，苟竭其力，未嘗不可學聖人也，故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也，木鐘集謂不要人去昏默冥窳處求道理，似尙非合解。

一月十七日，卽廢曆十二月十八日丁卯，上午二時興，寒暑表四十四度。

木鐘集問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答曰：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敬不喚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積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固無從着工夫，而敬以直內，則萬不可少，未發時其中有敬，則發時自然中節，敬以直內，無論何時均不可失也。

一月十八日，卽廢曆十二月十九日戊辰，上午六時興，寒暑表四十二度。

木鐘集問：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答曰：志於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

學做過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於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是一個做過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楨謂此以志道據德依仁合成一片說、亦自有理、

一月十九日、卽廢歷十二月二十日己巳、上午四時與寒暑表四十五度、

唐仲友說齋文集云、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楨謂此乃象之良心偶然發現、出於不自覺、問之象固不自知也、若象之性、其始得之於天、本來有善無惡、及其爲物所感則惡者來而善者去、謾蓋都君之時、已是萬物皆備、尙烏得有善之性哉、余謂其良心偶然發現者、乃冷灰之中、存此星星熱氣、不足爲其善性也、

一月二十日、卽廢歷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午、上午四時與寒暑表四十三度、

清儒張伯行困學錄云、循天理三字、是學者第一義、又云、天理二字、是箇定盤鉢、雖世運有升降、遭遇有常變、天理二字、總移易不得、楨謂天授人以性、天理卽在其性中、所謂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卽是循天理、但人之性、自有生以來、卽爲物欲所亂、已不盡屬天理、必須分清理欲、凡天理則循之、物欲則格而拒之、學者尤

不可誤認此定繼誠也。

一月二十一日，卽廢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辛未，上午六時興，寒暑表四十四度。

困學錄云：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心，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積少年跨學，卽以求人知爲戒。今垂老矣，舊著盡燬，更無求人知之心。每夜撰日記，但以消此永夜，不以爲著書，將來存與不存，亦更不管。况人之知與不知乎？

一月二十二日，卽廢曆十二月二十三日壬申，上午四時興，寒暑表四十六度。

困學錄云：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用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弘。植謂：此以待人與用人分別言之。極當事理，余生平待人往往有失之過寬者，用人則未嘗不慎之又慎，然仍不能無失，但自問尙不至忠邪一無所辨耳。

一月二十三日，卽廢曆十二月二十四日癸酉，上午六時興，寒暑表四十五度。

困學錄云：中庸言君子戒慎恐懼，又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惟其戒慎恐懼，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此非體道之深者，未足以知之。植謂：此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解戒慎恐懼，確切之至。人之未識體道者，方以戒慎恐懼，爲多所張皇，反不能自得，誠未足與言也。

一月二十四日、即廢歷十二月二十五日甲戌、上午四時與寒暑表四十五度、

孟子公孫丑篇、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竊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竊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植謂此言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其道、無異於由此而成竊成王、無異者、譬喻之詞、非言其即成竊王之業也、朱注亦不足怪四字、似有語病、以恐懼疑惑爲動心、亦覺未協、

一月二十五日、即廢歷十二月二十六日乙亥、上午二時十分與寒暑表四十七度、

論語堯曰篇、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慢令致期爲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植謂此以有司與虐暴賊三惡同謂之惡、然則有司誠不可爲也、出納之吝、有害於人、可不誠哉、

一月二十六日、即廢歷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子、上午二時四十分與寒暑表四十八度、

宋儒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獨知之乎、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植謂此即論語知我者其天乎之意、然天知當聽之於自然、必處處以求知爲想望、亦非所以事天之道也、

一月二十七日、卽廢歷十二月二十八日丁丑、上午二時四十五分興、寒暑表四十九度、

宋儒陳淳答陳沂書曰、李公晦質弱、以騎牆爲便、講學務騎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騎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騎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騎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線、豈不知病痛不少也、  
楨謂騎牆之見、無論講學治事、均不可有、有之則一事不可爲、非細病也、學者曷宜深戒、

一月二十八日、卽廢歷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寅、上午二時三十五分興、寒暑表五十八度、

東萊遺集、與張荊州書云、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楨謂儉者約也、論語里仁篇、以約失之者鮮者矣、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此卽東萊所謂凡事斂藏不放開之意、

一月二十九日、卽廢歷十二月三十日己卯、上午二時四十分興、寒暑表五十九度、

東萊遺集、與學者書云、敬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兩語當深體、楨謂心莊則體舒一語、尤當深體、蓋體舒則往往流於自放、曷失其敬、能敬以直內、始能不放也、